

鏡

筭

綵



## 第七十八回

運巧思對酒縱諧談

飛奮句嘗筵行妙令

話說衆人離了百藥園，只見丫環稟道：「酒已齊備，夫人也不過來驚動，請諸位才女不要客氣，就如自己家裏一樣纔好。」衆人道：「拜煩先替我們在夫人跟前道謝一聲，少刻擾過，再去一總叩謝。」

說罷，一齊散步。丫環預備淨水都淨了手。香雲引至凝翠館。若花道：「這個坐兒早間妹子胡亂坐了，此刻必須從新拈過纔好坐哩。」閩臣道：「早間業已說過，今日這個坐位原無上下，何必又拈？」春輝道：「坐位自然照舊，不必說了。但妹子還有一個愚見，少刻坐了，斷無啞酒之理，少不得行個酒令方覺有趣；若照早間二十五桌分五排坐了，不知這令如何行法？」據我主意，必須減去十三桌，只消十二桌，由東至西分兩行團團坐了，方好

行令。」

蘭芝道：「若擺十二桌，每桌八人，只坐九十六人，還有四位怎樣坐哩？」春輝道：「由東至西，雖分兩行，每行只須五桌，東西兩橫頭再擺兩個圓桌，圓桌上面可坐十人，豈非十二桌就夠坐麼？」衆人聽了，齊聲讚好，都道：「如此團團坐了，既好說話，又好行令。」寶雲惟恐過擠，執意不肯。衆人那裏由他，各命自己丫環動手，又囑寶雲把送酒上菜繁文也都免了，一齊歸坐。

丫環送了酒，上了幾道菜，大家談起園中景致之妙，花卉之多。掌紅珠道：「適纔想了一謎，請教諸位姊姊：『無人不道看花回，』打論語一句。」衆人想了多時，都猜不出。

玉芝道：「妹子向來參詳題義，往往都有幾分意思，無如所讀之書都是生的，所以打他不出。可惜今日只顧對花，無暇及此。明日諸位姊姊切莫另出花樣，務必猜謎頑頑，若把明日再蹉跎過去，不知何日方能再聚。偏偏今日過的又快，轉眼已是下午，剛纔紅珠姊姊說『無人不道看花回，』此等句子，妹妹最怕入耳；如把『看花回』改做『看花來，』我就

樂了。這個「回」字，好像一本戲業已唱完，吹打送客，人影散亂，有何餘味！若換「來」字，就如大家纔去遊玩，興致方豪，正不知何等陶情，我就歡喜了。」

青鈿道：「且莫閒談，究竟他這「無人道看花回」是個甚麼用意？」玉芝道：「據我看來，內中這個「道」字，卻是要緊的；大約所打之句，必定有個「曰」字，或有個「言」字在內。至於此句口氣，剛纔我已說過，就如一本戲已經唱完，無非遊玩已畢之意。」小春道：「若果這樣，只怕是「言游過矣」。」紅珠道：「正是。」題花道：「此謎以人名借爲虛字用，不獨靈動，並可算得今日遊園一句總結，可謂對景挂畫。」

紫芝道：「遊玩一事既已結過，此刻是對酒當歌，我們也該行個酒令多飲兩杯了。」春輝姊姊可記得前月我們在文杏閣飲酒，我說有個酒令，那時姊姊曾教我吃杯令酒宣令的？後來大家只顧說笑鬪趣，也就忘了。今日難得人多，必須行令纔覺熱鬧，莫若妹子就遵姊姊前月之命，吃個令杯宣罷。」衆人道：「如此甚妙，我們洗耳恭聽。」

蘭芝道：「此時如要行令，自應若花姊姊或幽探姊姊先出一令，焉有我們倒借客哩？」

若花道：「阿姊此話過於客氣，行令只要鬧趣好頑，那裏拘得誰先誰後！」史幽探道：「今日紫芝妹妹在母舅府上也有半主之分，俗語說的「主不喫，客不飲」，就請先出一令；行過之後，如天時尚早，或者衆人再出一令，也未爲不可。就請飲杯酒宣宣罷，不必謙了。」

紫芝把酒飲過道：「請教蘭言姊姊，妹子宣令之後，如有不遵的，可有罰規？」蘭言道：「不遵的，罰三巨觥。」紫芝道：「既如此，妹子宣了。諸位姊姊在上，妹子今日這令並非

酒令之令，是求題花姊姊先出一令之令，如有不遵的，蘭言姊姊有言在先。題花姊姊，請看妹子又飲一杯了。」

題花道：「莫講一杯，就飲十杯，我也不管。這三巨觥我也情願認罰，但爲何單要派我哩？」紫芝道：「妹子初意原要自出一令，因人數過多，竟難全能行到，意欲拜懇公議一令，又恐推三阻四，徒然耽擱，因姊姊天姿明敏，一切爽快，所以纔奉求的。」衆人道：「此話卻也不錯，就請題花姊姊先出一令，如普席全能行到，那更有趣了。」

題花仍是推辭，無奈衆人執意不肯。題花道：「大衆既聽紫芝妹妹之話，都派我出令，

我一人又焉能拘得？合雖要出，但妹子放肆也要派一派了，先請諸位姊妹吃個雙杯。」

衆人都飲了。題花道：「再請紫芝妹妹格外飲兩杯。」紫芝無法，只得飲了。題花道：

「格外這兩杯，可知敬你的卻是爲何？」紫芝道：「妹子不知。」題花道：「是替你潤喉嚨的；把喉嚨潤過，好說笑話；笑話說過，我好行令。」

紫芝道：「你左一個雙杯，右一個雙杯，都教人吃了；此刻又教人說笑話，竟是一得隴望蜀，貪得無厭了。」也罷，我就把「貪得無厭」做個話頭。當日有個人甚是窮苦，一日，遇

見呂洞賓，求其資助。洞賓念他貧寒，因用「點石成金」之術，把石頭變成黃金付給此人。

以後他但遇洞賓，必求資助，不幾年，竟居然大富。一日，又遇洞賓，仍求資助。洞賓隨又點

石成金，比前資助更厚。此人因拜謝道：「蒙大仙時常資助，心甚感激；但屢次勞動，未免過

煩，此後我也不敢再望資助，只求大仙賞賜一物，我就心滿意足了。」洞賓道：「你要何物，

無不遵命。」此人上前把洞賓手上砍了一刃道：「我要你點石成金這個指頭。」蘭

言笑道：「這雖是笑話，但世間人心不足，往往如此。」春輝道：「怪不得點石成金這個法

術如今失傳，原來呂洞賓指頭被人割去了。」

紫芝道：「笑話說了，請出令罷。」題花道：「所謂笑話者，原要發笑，剛纔這個笑話並

不發笑，如何算得？也罷，我同你豁拳，賭個勝負，輸家出令，何如？」紫芝道：「你要豁拳，我

倒想起一個笑話：一人騎驢趨路，無奈驢行甚慢，這人心中發急，只是加鞭催他快走。那驢

被打負痛，索性立住不走，並將雙蹄飛起，只管亂踢。這人笑道：「你這狗頭，也過於可惡，你

不趨路也罷了，怎麼還同我豁拳！」衆人笑道：「這個笑話，可發笑了，請出令罷。」題

花道：「既派我出令，焉敢不出？但必須紫芝妹妹再飲兩杯，我纔出哩。」

紫芝道：「諸位姊姊！剛纔我同衆人飲過之後，他又教我格外飲兩杯，及至飲過，他又

教我說笑話，此時笑話說了，他又教我再飲兩杯，這明明要同我歪纏了！他的意思，總因我

派他出令，所以如此。妹子因他只管歪纏，忽又想了一個笑話：

「有一富翁帶一小厮拜客，行至中途，腹中甚飢，因同小厮下館吃飯。飯畢，店主算賬，

誰知富翁吃的只得白飯兩碗，那小厮吃的除飯之外，倒有一菜。富翁因他業已吃了，無可

奈何，只得忍痛還了菜賬。出了飯館，走未數步，富翁思及菜錢，越想越氣，回頭望見小厮跟在後面，因發話道：「我是你的主人，並非你的頂馬，為何你在我後？」小厮聽了，隨即趨行幾步，越過主人，在前引路。走未數步，富翁又發話道：「我非你的跟班，為何你在我前？」小厮聽罷，慌忙退後，與主人並肩而行。走未數步，富翁又發話道：「你非我的等輩，為何同我並行？」小厮因動輒得咎，只得說道：「請問主人前引也不好，後隨也不好，並行也不好，究竟怎樣纔好哩？」富翁滿面怒色道：「我實對你說罷，你把菜錢還我就好了。」

題花笑道：「若非派他吃酒，諸位姊姊何能聽這許多笑話。適纔我倒想了一令，往常人少，狠無意味；今日喜得人多，倒可行得，也可算得雅俗共賞。但過於簡便，不甚熱鬧，恐不合衆人之意，必須大家公同斟酌纔好。」

史幽探道：「只要雅俗共賞，我就放心；若是難題目教人苦思惡想，那不是陶情取樂，倒是討苦吃了。並且今日有百人之多，若全要行到，也須許多工夫，能散令完，大家回去不至夜深，那纔好哩。請姊姊宣宣罷。」



題花道：「此令也無可宣，就從妹子說一句書，無論經史子集，大家都頂針續麻依次接下去。假如我說「萬國咸寧」，第一字從我數起，順數至第四位飲一杯接令。」蘭言道：「既如此，就請姊姊起令。但量有大小，必須定了分數，使量大者不致屈量，量小者不致勉強，方無偏枯。據我愚見，大量一杯，小量半杯，內中還有半杯也不能的，亦惟隨量酌減纔好哩。」題花道：「此話極是。」因飲一杯道：「妹子有僭了。但我們蒙老師盛意寵召，又蒙寶雲……七位姊姊破格優待，今日之聚，可謂極歡了。我就下個註語：「舉欣欣然有喜色。」」

只見衆丫環來報：「長班纔從部裏回來，說現奉太后御旨，命諸位才女做詩。所有題目卷子，已分送寓所去了。」衆人聽了，茫然不解。

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九回

指迷圍靈心講射

擅巧技妙算談天

話說衆才女聽了丫環之話，正在不解，恰好卜濱也差家人把題目送來告知此事。原來太后因文憑平定倭寇，甚是歡喜，適值上官昭儀以此爲題，做了四十韻五言排律，極爲瑣頌。太后因詩句甚佳，所以特命衆才女俱照原韻也做一首，明晨交卷。衆人把原唱看了。幽探道：「既如此，就請主人早些賜飯，大家趕回去，連夜做了，明早好交卷。」

寶雲道：「衆位姊姊何不在此處一齊做了，豈不甚便？」顏紫綃道：「這比不得應酬詩，可以隨便謔幾句，咱要回去靜靜細想纔做得出哩。」哀萃芳道：「妹子也有這個毛病，求姊姊快賜飯罷。設或回去遲了，還不能交卷哩。好在明日承蘭芝姊姊見召，今日早些去，明日也好早些來。」

衆人齊道甚是。寶雲只得命人拏菜拏飯道：「這總是妹子心不虔，所以如此。即如

昨日教人紮了幾百燈球，以備今日頑的，那知至今還未做成，豈非種種不巧麼？」閩臣道：

「即或做成，在都要回去，也不能頑，都留着明日再來請教罷。」

大家飯畢出席，命人到夫人跟前道謝。寶雲道：「家母所要藥方，麗春姊姊不可忘

了。」潘麗春道：「妹子記得。」閩臣道：「我託寶雲姊姊請問師母之話，也不可忘了。」

寶雲連連點頭。當時恩恩別去。

次日，把卷交了，陸續都到下府，彼此把詩稿看了，互相評論一番。用過早麪，仍在園中

各處散步。遊了多時，一齊步過柳陰，轉過魚池，又望前走了幾步。紫芝手指旁邊道：「這

裏有個箭道，卻與玉蟾姊姊對路，諸位姊姊可進去看看。」張鳳雛道：「此地想是老師射

鵠消遣去處，我們進去望望。」

一齊走進。裏面五間敞廳，架上懸着許多弓箭，面前長一條箭道，迎面高高一個敞

蓬，蓬內懸一五色皮鶴。蘇亞蘭道：「這做蓬從這做廳一直接過去，大約爲雨而設。」香雲道：「正是；家父往往遇着天陰下雨，衙門無事，就在這裏射鶴消遣，恐濕了翎花，所以搭這做蓬。」

張鳳雛見這許多弓箭，不覺技癢，因在架上取了一張小弓，開了一開。玉蟾道：「姊姊敢是行家麼？」鳳雛道：「不瞞姊姊說，我家外祖雖是文職，最喜此道，我時常跟着頑，略略曉得。」紫芝道：「妹子也是時常跟着舅舅頑，我們何不同玉蟾姊姊射兩條舒舒筋哩？」瓊芝道：「蘇家伯伯曾任兵馬元帥，亞蘭姊姊自然也是善射了。」亞蘭道：「妹子幼時雖然學過，因身體過弱，沒甚力量，所以不敢常射。但此中講究倒知一二，如諸位姊姊高興，妹子在旁看看，倒可指駁指駁。」紫芝道：「如此甚好。」當時就同玉蟾鳳雛各射了三箭，紫芝三箭中，玉蟾鳳雛各中了兩箭。

紫芝滿面笑容，望着亞蘭道：「中可中了，但內中毛病還求老師說說哩。並且妹子從未請人指教，人說這是舒筋的，我射過之後，反覺胳膊疼；人說這是養心的，我射過之後，只覺

心裏發跳，一定力用左了，所以如此，姊姊自然知道的。」

亞蘭道：「玉蟾風雛二位姊姊開

放勢子，一望而知是用過功的，不必說了。

至妹妹毛病甚多，若不厭煩，倒可談談。」綠雲

道：「如此甚妙，就請姊姊細細講講，將來我們也好學着頑，倒是與人有益的。」

亞蘭道：「妹子當日學射，曾撮大略做了一首西江月。後來家父看見道：『人能依了

這個，纔算會射；不然，那也算個外行。』今念來大家聽聽：

射貴形端志正，寬襟下氣舒胸。  
五平三靠是其宗，立足千斤之重。

開要安詳大雅，放須停頓從容。  
後拳鳳眼最宜豐，穩滿方能帶中。

「剛纔紫芝妹妹射的架勢，以這西江月論起來，卻樣樣都要斟酌。既要我說，諒未必

見怪的。即如頭一句「射貴形端志正」，誰知他身子卻是歪的，頭也不正，第一件先就錯了。

「至第二句「寬襟下氣舒胸」，他卻直身開弓，並未下腰。腰既不下，胸又何得而舒？

胸既不舒，氣又安得而下？所以三箭射完，只覺噓噓氣喘，無怪心要發跳了。

「第三句「五平三靠是其宗」，兩肩，兩肘，天庭，俱要平正，此之謂五平；翎花靠嘴，弓弦

靠身，右耳聽弦，此之謂三靠。這是萬不可忽略的。以五平而論，他的左肩先已高起一塊，右肘卻又下垂，頭是左高右低，五平是不全的。以三靠而論，翻花並不靠嘴，弓是直開直放，弓梢並未近身，所以弓弦離懷甚遠，右耳歪在一邊，如何還能穩強？三靠也是少的。

「第四句」立足千斤之重，」他站的不牢，卻是我們圍觀學射道病，這也不必講。

「第五句」開要安詳大雅，」這句紫芝妹妹更不是了。剛纔他開弓時，先用左手將弓推出，卻用右手朝後硬拉。這不是開弓，竟是扯弓了。所謂開者，要如雙手開門之狀，兩手平分，方能四方不吃力。若將右手用扯的氣力，自然肘要下垂，弄成茶壺柄樣，最是醜態，不好看了。

「第六句」放須停頓從容，」我看他剛纔放時並不大撒，卻將食指一動，輕輕就放出去。雖說小撒不算大病，究竟箭去無力，樣子也不好看。射箭最要灑脫，一經拘板，就不是了。況大撒毫不費事，只要平時拏一軟弓，時時撒放，或者手不執弓，單做撒放樣子，撒來撒去，也就會了。若講停頓二字，他弓將開滿，並不略略停留，旋即放了出去，何能還講從容。

「第七句「後拳鳳眼最宜豐」他將大指並未挑起，那裏還有鳳眼？縱有些須鳳眼，並不朝懷，弦也不搯，因此後肘更不平了。」

「第八句「穩滿方能得中」就只這句，紫芝妹妹卻有的；因他開的滿，前手也穩，所以纔中了兩箭。但這樣射去，縱箭箭皆中，也不可爲訓。」

紫芝道：「姊姊此言，妹子真真佩服。當日我因人說射鴿子，只要準頭，不論樣子，所以我只記了「左手如托泰山，右手如抱嬰孩」這兩句，隨便射去，那裏曉得有這些講究！」

亞蘭道：「妹妹，你要提起「左手如托泰山」這句，真是害人不淺！當日不知那個始作俑者，忽然用個「托」字，初學不知，往往弄成大病，實實可恨！」

瓊芝道：「若這樣說，姊姊何不將這「托」字另換一字呢？」

亞蘭道：「據我愚見，「左手如托泰山」六字，必須廢而不用纔好。若按此句，托字另換一字，惟有改做「擡」字。雖說泰山不能下擡，擡字，但以左手而論，卻非擡字不可。若誤用托字，必須手掌托出，手掌既托，手背定然彎曲，手背既彎，肘也因之而翻，肩也因之而努。托來托去，肘也歪了，肩也高

了；射到後來，不但箭去不準，並且也不能執弓，倒做了射中廢人。這托字貽害一至於此！你若用了攥字，手背先是平正，由腕一路平直到肩，毫不勉強，弓也易合，弦也靠懷，不但終身無病，更是日漸精熟，這與托字迥隔霄壤了。」玉蟾道：「妹子也疑這個托字不妥，今聽姊姊之言，真是指破迷團，後人受益不淺。」

綠雲道：「據妹子意思，只要好準頭，何必講究勢子，倒要費事。」亞蘭道：「姊姊這話錯了。往往人家射箭消遣，原圖舒暢筋骨，流動血脈，可以除痼疾，可以增飲食，與人有益的。若不講究勢子，卽如剛纔紫芝妹妹並不開弓，卻用扯弓，雖然一時無妨，若一連扯上幾天，肩肘再無不痛。倘不下腰，不下氣，一股力氣，全堆胸前，久而久之，不但氣喘心跳，並且胸前還要發痛，甚至弄成勞傷之症。再加一個托字，弄的肘歪肩努，百病叢生，並不是學他消遣，倒是討罪受了。」唐閩臣道：「姊姊這番議論，俱可算得一學射金針。」

衆人離了箭道，丫環請到百藥園喫點心。大家都走進坐了。春鍾道：「昨日若不是



紫芝妹妹耽擱半日，還可多對許多好花。」

紫芝道：「我一心只想翡翠鐲子，那知青鈿妹

妹同他們談論算法，滔滔不斷，再也說不完。」

閨臣道：「適因算法偶然想起家父當日曾

在智佳訪問籌算，據說有一位姓米的精於籌算，又善筆算，久已帶着女兒來到天朝，自然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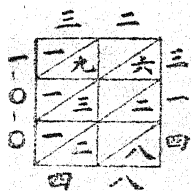
是蘭芬姊姊了。可惜這一向恩忙，也未細細請教。」米蘭芬道：「家父向在家鄉，籌算筆

算，俱推獨步；妹子自幼也曾習學，卻不甚精，將來無事，大家談談，倒可解悶。」

青鈿道：「昨日那裏知道卻埋沒這一位名公，真是瞎鬧。」因指面前圓桌道：「請教

姊姊，這桌周圍幾尺？」蘭芬同寶雲要了一管尺，將對過一量，（三尺二寸）取筆畫了一

個「鋪地錦」。



畫畢道：「此桌周圍一丈零四分八。」

春輝看了道：「聞得古法一徑一周三，」是麼？」蘭芬道：「古法不準，今定一徑一

周三一四一九二六五」甚精，只用「三一四」三個大數算的。」春輝道：「若將此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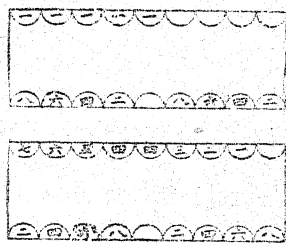
改做方桌，可得多長，多寬？」蘭芬道：「此用圓內容方算，每邊二尺二寸六分。」

寶雲指桌上一套金杯道：「此杯大小九個，我用金一百二十六兩打的，姊姊能算大小各重多少麼？」

蘭芬道：「此是「差分法」。法常用九個加一個是十個，九與十相乘共是九十個。折半四十五個，作四十五分算；用「四歸五除」除一百二十六兩，得二兩八錢；此第九小杯，其重如此。」因從丫環帶的小算袋內取出二八兩籌擺下，用筆開出：大杯重二十五兩二錢，次重二十二兩四錢，三重十九兩六錢，四重十六兩八錢，五重十四兩，六重十一兩二錢，七重八兩四錢，八重五兩六錢。

寶雲看那兩籌，只見寫着：

二籌 八籌



寶雲道：「據這二籌，自然是一二如二，至二九一十八；那八籌是一八如八，至八九七十二了。但姊姊何以一望就知各杯輕重呢？」蘭芬道：「剛纔我用四歸五除，得了小杯二兩八錢數目，所以將二八兩籌一看就知了。你看第一行「二八」兩字，豈非末尾小杯斤重麼？」

第九行「二五二」就是頭一個大杯。其餘七杯計重若干，都明明白白寫在上面。」

寶雲道：「第九行是「一八七二」怎麼說是「二五二」呢？」蘭芬道：「凡兩半圈

上下相合，仍算一團；卽如第九行中間「八七」二字，湊起來是「一五」之數，把「一一」歸在上面一團，豈非「二五二」麼？」寶雲點頭道：「我見算書中差分法，有遞減，倍減，三七，四六等名，紛紛不一，何能及得這個明白了當？」籌算之精，卽此可見。」

宋良箴指花盆所擺紅白瑪瑙兩塊道：「此可算麼？」蘭芬道：「如知長短，就可算出斤重。」取尺一量，對方三寸，算一算道：「紅的五十九兩四錢，白的六十二兩一錢。」寶雲命人舉比子一秤，果然不錯。

廖熙春道：「一樣瑪瑙，爲何兩樣斤重？」蘭芬道：「白的方一寸，重二兩三錢；紅的方一寸，重二兩二錢；今對方三寸，照立方積二十七寸算的。凡物之輕重，各有不同；如白銀方一寸，重九兩；紅銅方一寸，重七兩五錢；白銅一寸，重六兩九錢八分；黃銅一寸，只重六兩八錢。」熙春點頭道：「原來如此。」

說話間，陰雲滿天，雷聲四起。蘭芝道：「莫要落雨，把今晚的燈鬧掉，就白費寶雲姊姊一片心了。」蘭芬道：「如落幾點，雨後看燈，似更清妙。」說着，雨已大至，一閃亮過，又是

一個響雷。緇瑤釵道：『算家往往說大話，偷天換日，只怕未必。』蘭芬道：『此是誑話，但這雷聲倒可算知里數。』月輝道：『怎樣算法？』蘭芬指桌上自鳴鐘道：『只看秒針，就好算了。』登時打了一閃，少刻又是一雷。玉芝道：『閃後十五秒聞雷，姊姊算罷。』蘭芬算一算道：『定例一秒工夫，雷聲走一百二十八丈五尺七寸，照此計算，剛纔這雷應離此地十里零一百二十八丈。』陽馨香道：『此雷既離十里之外，還如此大聲，只怕是個「霹靂」。』畢全貞道：『雷都算出幾丈幾里，這話未免欺人了。』

少時，天已大晴。戚氏夫人因寶雲的奶公纔從南邊帶來兩瓶「雲霧茶」，命人送來給諸位才女各烹一盞，盞內俱現雲霧之狀。衆人看了，莫不稱奇。

寶雲把奶公叫來問問家鄉光景，並問南邊有何新聞。奶公道：『別無新聞，只有去歲起了一陣大風，把我院內一口井忽然吹到牆外去。』綠雲道：『如此大風，卻也少見。』奶公道：『不瞞小姐說，我家是個籬笆牆，這日把籬笆吹過井來，所以倒像把井吹到牆外去。今日爲何我說這話？只因府裏衆人都說我家乳了寶小姐十分發財，那知我還是照舊的。』

籬笆牆。倒是人不可不善，那惡事斷做不得。若做惡行兇，人雖欺了，那知那雷慣會報不平。剛纔我在十里墩遇雨，忽然起一響雷，打死一人。彼處人人念佛，原來是個無惡不作的壞人。」

素雲道：『十里墩離此多遠？』奶公道：『離此只得十里。那打人的地方離墩還有半里多路。我在那裏吃了一嚇，也不敢停留，一直趕到十里墩纔把衣服烘乾。』衆人聽了，這纔佩服蘭芬神算。

用過點心，來到白芷亭，大家意欲聯句。又因婉如蘭音韻學甚精，都在那裏談論『雙聲』『疊韻』。蘭芬又教衆人『空谷傳聲』。談了多時，玉芝因昨日紅珠說的『言游過矣』甚好，只勸衆人猜謎。

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鏡  
花  
緣  
第  
七  
十  
九  
回

## 第八十回

打燈虎亭中賭畫扇

拋氣球園內舞花鞋

話說玉芝一心只想猜謎，史幽探道：『你的意思倒與我相投；我也不喜做詩，昨日一首排律，足足鬧了半夜，我已夠了。』好在這裏人多，做詩的只管做詩，猜謎的只管猜謎，妹妹既高興，何不出個給我們猜猜呢？玉芝見幽探也要猜謎，不勝之喜。正想出一個，只聽周慶覃道：『我先出個吉利的請教諸位姊姊：『天下太平，』打個州名。』國瑞徵道：『我猜着了，可是『普安』。』慶覃道：『正是。』』

若花道：『我出『天上碧桃和露種，日邊紅杏倚雲栽，』打個花名。』謝文錦道：『好乾淨堂皇題面！這題裏一定好的。』董寶鈿道：『我猜着了，是『凌霄花』。』若花道：『不錯。』春輝道：『真是好謎！』往往人做花名，只講前幾字，都將花字不論，如牡丹花，



只做牡丹兩字，並未將花字做出。誰知此謎全重花字，這就如蘭言姊姊評論他們彈琴，也可算得花卉謎中絕調了。」

言錦心道：「我出一直把官場作戲場，」打論語一句。」師蘭言道：「這題面又是儒雅風流的，不必談，題裏一定好的。」紫芝道：「既是好的，且慢讀，你把好先都讀了，少刻有人猜出，倒沒得說了。」春輝道：「妹妹，你何以知他沒得說呢？」紫芝道：「卿非我，又何以知我不知他沒得說呢？」林書香笑道：「要像這樣套法，將來還變成咒語哩，連沒得說都來了。」紫芝道：「姊姊，你又何以知其變成咒語呢？」書香道：「罷罷罷！好妹妹，我是鈍口拙腮，可不能一句一句同你套！」

忽聽一人在桌上一拍道：「真好！」衆人都吃一嚇，連忙看時，卻是紀沉魚在那裏出神。紫芝道：「姊姊，是甚的好？這樣拍桌子打板凳的，難道我們莊子套的好麼？」紀沉魚道：「一直把官場作戲場，」我打着了，可是「仕而優。」錦心道：「是的。」紫芝道：「原來他打着了，怪不得那麼驚天動地的。」春輝鼓掌道：「像這樣燈謎猜著，無怪他先

出神叫好，果然做也會做，打也會打。這個比凌霄花又高一籌了。他借用姑置不論，只這「而」字跳躍虛神，真是描寫殆盡。」

花再芳道：「據我看來，都是一樣，有何區別？若說尚有高下，我卻不服。」

春輝道：「姊姊，若講各有好處，倒還使得；若說並無區別，這就錯了：一是正面，一是借用，迥然不同。前者妹子在此閒談，聞得玉芝妹妹出個「紅旗報捷」，被寶雲姊姊打個「克告於君」，這謎却與「仕而優」是一類的：一是拏着人借做虛字用，一是拏着虛字又借做人用，都是極盡文心之巧。凡謎當以借用爲第一，正面次之。但借亦有兩等借法，卽如「國士無雙」有打「何謂信」的，「秦王除逐客令」有打「信斯言也」的，此等雖亦借用，但重題旨與重題面迥隔霄壤，是又次之。近日還有一種數典的，終日拏着類書查出許多，誰知貼出麪糊未乾，早已風捲殘雲，頃刻罄淨，這就是三等貨了。」

余麗蓉道：「我出「日旁加個火字」打易經兩句。」

綠雲道：「此字莫非杜撰麼？」

哀萃芳道：「這個「吹」字，音光，見字書，如何是杜撰？」

芳芝道：「就是不成字，也可算得

「破損格。」張鳳雛道：「可是「離爲火爲日。」」麗蓉道：「正是。」薛蘅香道：

「這個「離」字用的極妙。往往人用「拆字格」都渾淪寫出，不像這個拆的這樣生動，這是拆字格的另開生面。」

宋良箴道：「我仿麗蓉姊姊意思出個「他」字，打孟子兩句。」玉芝道：「這明明是個「人也」。難道先是一句「分之」，後是一句「人也」。那孟子又無這兩句。」春

輝道：「這兩句大約戰國時還有，到了秦始皇焚書後，」妹妹不怕你惱，想是焚了。」

瓊英道：「可是「人也，合而言之。」」良箴道：「正是。」

資耕煙道：「我也效鑿出個「昱」字，打詩經一句。」華芝道：「這個昱字，若將日字

移在下面，立字移在上面，豈非「音」字麼？」麗錦春道：「必是「下上其音。」」耕煙

道：「正是。」余麗蓉道：「方纔蘅香姊姊讀我吹字拆的生動，誰知這個昱字卻用下上二

字一拆，不但靈動可愛，並且天然生出一個其字，把那昱字挑的周身跳躍，若將吹字比較，可

謂天上地下了。」

繡縉釵道：「春輝姊姊說『國士無雙』有打一何謂信」的，我就出『何謂信』打論語一句。」香雲道：「縉釵姊姊意思，我猜着了。他這『何謂』二字必是問我們猜謎的口氣，諸位姊姊只在信字着想就有了。」董花鈿道：「可是『不失人，亦不失言』？」縉釵道：「正是。」瓊芝道：「這個又是拆字格的別調。」

易紫菱道：「我出個『四』字，打個藥名。」妹子不過出着頑耍，問甚麼格，我可不知。衆人想了多時，都猜不出。潘麗春道：「可是『三七』？」紫菱道：「妹子以爲此謎做的過晦，即使姊姊精於岐黃，也恐難猜，誰知還是姊姊打着。」柳瑞春道：「我仿紫菱姊姊花樣出個『三』字，打孟子二句。」衆人也猜不着。尹紅莢道：「可是『二之中四之下也』？」瑞春道：「妹子這謎也恐過晦，不意却被姊姊猜着。」葉瓊芳道：「這兩個燈謎我竟會意不來。」春輝道：「此格在廣陵十二格之外，却是獨出心裁，日後姊姊會意過來，纔知其妙哩。」

只見芸芝同着閔蘭孫，每人身上穿着一件背心，遠遠走來。衆人道：「二位姊姊在何

處頭的？爲何穿了這件棉衣，不怕暖麼？」蘭孫道：「妹子剛纔請教芸芝姊姊起課，就在芍藥花旁揀個絕靜地方，兩人席地而坐，談了許久，覺得冷些。」

褚月芳道：「妹子從來不知做謎，今日也學個頑頭，不知可用得？」布帛長短同，衣前後，左右手，空空如也，「打一物。」蔣麗輝道：「我猜着了，就是蘭孫姊姊所穿的背心。」

月芳笑道：「我說不好，果然方纔說出，就打着了。」

司徒斌兒道：「月芳姊姊所出之謎，是「對景挂畫」，妹子也學一個：「席地談天，」打孟子一句。」芸芝道：「我倒來的湊巧，可是「位卑而言高」。」斌兒道：「我這個也是麪糊未乾的。」

譚蕙芳道：「你看蘭孫姊姊剛纔席地而坐，把鞋子都沾上灰塵，芸芝姊姊鞋子卻是乾淨的，我也學個即景罷，就是「步塵無跡，」打孟子一句。」呂瑞道：「可是「行之而不著焉，」」蕙芳道：「這個打的更快，我們即景都不好，怎麼纔說出就打去呢？」蘭言道：「姊姊，不是這樣講。大凡做謎，自應貼切爲主，因其貼切，所以易打，就如清潭月影，遙遙相

映誰人不見。若說易猜不爲好謎，難道那「凌霄花」還不是絕妙的？又何嘗見其難打？古來如「黃絹幼婦，外甥齋白」，至今傳爲美談，也不過取其顯豁。

春輝道：「那難猜的，不是失之浮泛，就是過於晦闕。即如此刻有人脚指暗動，此惟自

己明白，別人何得而知？所以燈謎不顯豁，不貼切的，謂之「脚指動」最妙。」玉芝道：

「很好！更鬧的別致！放着燈謎不打，又講到脚指頭了！姊姊，你索性把鞋脫去，給我看看

看到底是怎樣動法！」春輝道：「妹妹真個要看，這有何難？我且做個樣兒你看。」一

面說着，把玉芝拉住，將他手指擎着朝上一伸，又朝下一曲，道：「你看，就是這個動法！」玉

芝哀告道：「好姊姊！鬆手罷，不敢亂說了！」春輝把手放開。玉芝抽了回來，望着手道：

「好好一個無名指，被他弄的「屈而不伸」了！」

紫芝道：「你們再打這個燈謎，——我纔做的，如有人打着，就以麗娟姊姊畫的這把扇子

爲贈。——叫做「嫁個丈夫是烏龜。」」蘭芝道：「大家好好猜謎，何苦你又瞎吵！」紫芝

道：「我原是出謎，怎麼說我瞎吵？少刻有人打了，你纔知做的好哩！」題花道：「妹妹這

謎果然有趣，實在妙極！紫芝望着蘭芝道：「姊姊，如何？這難道是我自己讀的？」因

向題花道：「姊姊既猜着，何不說出呢？」題花道：「正是鬧了半日，我還未曾講教，畢竟打

的是什麼？」紫芝道：「呸！我倒忘了！真鬧糊塗了！打論語一句，姊姊請猜罷。」題

花道：「好啊！有個論語，倒底好捉摸些，不然，雖說打的總在天地以內，究竟散漫些。」紫

芝道：「你還是談天？還是打謎？」題花道：「我天也要談，謎也要打，你不信，且把你這透

新鮮的先打了，可是「適蔡」？」紫芝道：「你真是我親姊姊，對我心路！」

題花把扇子奪過道：「我出個北方謎兒，你們猜：「使女擇焉，」打孟子一句。」紫芝

道：「春輝姊姊，你看妹子這謎做的怎樣？你們也沒說好的，也沒說壞的，我倒白送了一把

扇子。」春輝道：「我倒有評論哩；你看可能插進嘴去？」題花妹妹剛打著了，又是一句左

傳；他剛說完，你又接上。」春輝說着，不覺掩口笑道：「這題花妹妹真要瘋了，你這「使女

擇焉，」可是「決汝……」——話未說完，又笑個不了！「可是「漢」哪？」一面笑着，

只說：「該打該打！瘋了瘋了！」

蘭芝笑道：『纔唱了兩齣三花臉的戲，我們也好煞中臺用些點心，歇歇再打罷。』  
言：『如何又吃點心？莫非姊姊沒備晚飯麼？』

寶雲道：『我就借歇歇意思，出個「斯已而已矣」打孟子一句。』春輝道：『聞得前日有個「紅旗報捷」是寶雲姊姊打的，但既會打那樣好謎，為何今日卻出這樣燈謎？只怕善打不善做罷。』呂堯賞道：『何以見得？』春輝道：『你只看這五字，可有一個實字通身虛的，這也罷了，並且當中又加「而」字一轉，卻仍轉到前頭意思。你想，這部孟子可能找出一句來配他。』田舜英道：『我打「可以止則止」。』寶雲道：『正是。』春輝不覺鼓掌道：『我只說這五個虛字，再沒不犯題的句子去打他，誰知天然生出「可以止則止」五字來緊緊扣住，再移不到別處去。況且那個「則」字最是難以挑動，「可以」兩字更難形容，他只用一個「斯」字，一個「而」字，就把「可以」「則」的行樂圖畫出，豈非傳神之筆麼？』

左融春道：『「天地一洪鑪」打個縣名；但這縣名是古名，並非近時縣名。』章蘭英



道：『可是「大治」』融春道：『正是』師蘭言道：『這個做的好。不是這個「大」字，也不能包括「天地」兩字，真是又顯豁，又貼切，又落落大方。』

亭亭道：『我出「橋臨淮北爲枳，橘至江北爲橙」打個州名。』玉芝道：『這兩句一

是周禮，一是淮南子，今日題面齊整，以此爲第一。』呂祥巽道：『妹妹道此兩句，以爲選出

他的娘家，殊不知淮南子這句還從晏子春秋而來。』蔡蘭芳道：『據妹子看來，那部晏子

也未必就是周朝之書。』魏紫櫻道：『可是「果化」。』亭亭道：『正是』掌明珠道：

『這個「化」字，真做的神化。』紫雲道：『既有那個淵博題面，自然該有這個絕精題裏

不然，何以見其文心之巧！』

錢玉英道：『我出個「鬪趣的酒鬼」打孟子一句。』玉蟾道：『這個倒也有趣。』

邵紅英道：『我打「下飲黃泉」。』玉英道：『正是』蘭言聽了，把玉英紅英望了一望，

歎息不止。

顏紫綰正要問他爲何歎氣，只見彩雲同着林婉如，掌浦珠，董青細遠遠走來。呂堯黃

## 第八十一回

白荒亭董女談詩

凝翠館蘭姑設宴

話說青鈿道：「我這『飛鞋』打個甚麼？姊姊告訴我。」紫芝道：「只打四個字。」青鈿道：「那四個字？」紫芝道：「叫做『銀漢浮槎。』」題花笑道：「若這樣說，青鈿妹妹尊足倒是兩位舵工了。」衆人聽着，忍不住笑。

青鈿呆了一呆，因向衆人道：「妹妹說件奇事：一人飲食過於講究，死後冥官罰他去變野狗嘴，教他不能喫好的。這人轉世在這狗嘴上，真真熬的可憐。諸位姊姊，你想變了狗嘴，已是難想好東西喫了，況且又是野狗嘴，每日在那野地喫的東西可想而知。好容易那狗才死了，這嘴來求冥官，不論罰變甚麼都情願，只求免了狗嘴。冥官道：「也能！這世罰你變個猴兒屁股去！」小鬼道：「稟爺爺，但凡變過狗嘴的再變別的，臭味最是難改，除非

用些仙草搽上方能改哩。」冥官道：「且變了再講。」不多時，小鬼帶去，果然變了一個

白猴兒屁股。冥官隨命小鬼覓了一枝靈芝草，在猴兒屁股上一陣亂揉，霎時就如胭脂一

般。冥官道：「他這屁股是用何物揉的？為何都變紫了？」小鬼道：「稟爺爺，是用紫芝

揉的。」紫芝道：「他要擦點青還更好哩。」題花道：「只怕還甜哩。」

青鈿道：「諸位姊姊且住住笑，妹子還有一首詩念給諸位姊姊聽。」一人好做詩，做的

又不佳。一日，因見羣花齊放，偶題詩一首道：「到處嫣紅嬌又麗，那枝開了這枝開。」寫

了兩句，底下再做不出。忽一朋友走來道：「我替你續上罷。」因提起筆來寫了兩句道：

「此詩豈可算題花？只當區區放個屁！」掌紅珠笑道：「這兩個笑話倒是極新鮮的，

難為妹妹想的這樣敏捷。」顏紫綉道：「這都從銀漢浮槎兩位舵工惹出來的。」

紫芝道：「青鈿妹妹大約把花鞋弄贖，所以換了小緞靴了。我就出個「穿緞靴」打

孟子一句。」素輝道：「這個題面雖别致，但孟子何能有這湊巧句子來配他？」姜麗樓

道：「可是「足以衣帛矣。」」紫芝道：「然也。」陶秀春道：「這可謂異想天開了。」

題花把青鈿袖子抓兩抓道：『你是穿緞靴，我是一隔靴搔癢，』也打孟子一句。』掌紅珠道：『這個題面更奇。』姚芷馨道：『此謎難道又有好句子來配他。我真不信了。』鄴芳春道：『可是不屑撓。』題花道：『如何不是。』洛紅葉道：『這兩個燈謎，並那「適蔡」「決汝漢」之類，真可令人解頤。』

紫芝道：『題花姊姊，把扇子還我罷。』題花道：『我再出個「照妖鏡」打老子一句；如打著，還你扇子。』紫芝道：『諸位姊姊莫猜，等我來。』因想一想道：『姊姊，我把你打著了，可是「其中有精」。』彩雲道：『是甚麼精。』紫芝接過扇子道：『大約不是芙蓉精，就是海棠怪，無非花兒朶兒作耗。』

廉錦楓道：『我因玉英姊姊酒鬼二字也想了一謎，卻是吃酒器具，叫做「過山龍」。打爾雅一句。』陽墨香笑道：『可是「逆流而上」。』錦楓道：『正是。』

紫芝道：『今日爲何並無一個西廂燈謎。莫非都未看過此書麼。』題花道：『正是；前者我從家鄉來，偶於客店壁上看見幾條西廂燈謎，還略略記得，待我寫出請教。』丫環

送過筆硯，登時寫了幾個。衆人圍着觀看，只見寫着：「廂」打西廂七字；「亥」打西廂四字；「花關」打西廂十五字；「甥館」打西廂四字；「連元」打西廂八字；「秋江」打西廂五字；「歎比干」打西廂八字；「東西二京」打西廂三字；「一鞭殘照裏」打西廂四字；「偷香」打孟子三字；「易子而教之」打孟子四字。題花道：「其餘甚多，等我慢慢想起再寫。」

呂祥巖道：「他以廂字打西廂倒也別致。」紅珠道：「據我看來，這個廂字，若論拆字格，必是以目視床之意。」

鍾繡田道：「請教題花姊姊，那花關二字，只怕妹子打着了。」我記得韻東有兩句「金蓮蹴損牡丹芽，玉簪兒抓住茶蘼架」不知可是？」春輝道：「這十五字個個跳躍而出，竟是花關一副行樂圖，如何不是！」

蘇亞蘭道：「那一鞭殘照裏，可是「馬兒向西」？」衆人齊聲叫好。春輝道：「這殘照二字，把向西直托出來，意思又貼切，語句又天然，真是精絕好謎，我們倒要細細打他幾

條。」

燕紫瓊道：「我記得長亭送別有句『眼看着衾兒枕兒』，只怕那個廟字就打這句

罷。」春輝道：「牀上所設無非衾枕之類，以目視床，如何不是比句？姊姊真好心思。」

陳淑媛道：「他那亥字，不知可是『一時半刻』？」春輝道：「姊姊是慧心人，真猜的不錯。若以此謎格局而論，卻是會意帶破損，不但獨出心裁，脫了舊套，並且斬釘截鐵，字字雪亮。此等燈謎，可謂擲地有聲了。」

施豔春道：「那東西二京，打的必是『古都都』。」題花道：「這個燈謎我猜了多時，

總未猜著，不想卻被姊姊打著，真打的有趣！」

紫芝道：「春輝姊姊，他這歎比干是何用意？」春輝道：「按史記『微子去，比干強諫；

紂怒，剖比干，觀其心。』以此而論，他這謎中必定有個心字在內，但必須得他歎字意思才

切。」廖熙春道：「我才想了一句，『你有心爭似無心好』，不知可是？」春輝道：「此句

很得歎字虛神，並且『爭似無心好』這五個字，真是無限慷慨，可以抵得比干一篇祭文。」

蘭孫道：『好好一個人，怎麼把心割去倒好呢？』春輝笑道：『他若有心，只怕你我此時談起還未必知他名字，即或意中有個比干，也不過泛帶一個古人。今日之下，其所以家喻戶曉，知他爲忠臣烈士，名垂千古者，皆由無心而傳，所以才說他有心爭似無心好。此等燈謎雖是遊戲，但細細揣摩，卻含著「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之意，真是警勵後人不少。』

青鈿道：『他這偷香二字出的別致，必定是個好的。我想這個偷字，無非盜竊之意，倒還易猜，第香爲無影無形之物，卻令人難想。莫非內中含著「嗅」字意思麼？』素雲道：『只怕是「竊聞之」。』春輝道：『這個「聞」字却從閨臣姊姊所說長人國聞鼻烟套出來的，倒也有趣。』

香雲道：『他這易子而教之，大約內中含着互相爲師之意。』呂堯煒道：『今人稱師爲西席，又謂之西賓，只怕還含着「賓」字在內哩。』張鳳雛道：『必是「迭爲賓主」。』春輝道：『不意這個單子竟有如此好謎，雖不如「仕而優」「克告於君」借用之妙，也算正面出色之筆了。』

紫菱道：「他這秋江二字，我打一句『清霜淨碧波』，『甥館』二字，打『女孩兒家』，連元二字，打『又是一個文章魁首』，請教可有一二用得？」春輝道：「這三句，個個出色。卽如清霜淨碧波，不獨工穩明亮，並將秋江神情都描寫出來。至於甥館打女孩兒家，都字字借的切當，毫不浮泛。最妙的又是一個文章魁首，那個連字直把題裏的又字擒的飛舞而出。這幾個燈謎，可與『迭爲賓主』並美了。」

掌紅珠道：「他這單子我們猜的究竟不知可是？倘或不是也說是的，將來倒弄的以訛傳訛，這又何必！好在所有幾個都已猜過，題花姊妹也不必再爲了，還是請教那位姊妹再出幾個，豈不比這個爽快？」

易紫菱道：「剛才紅珠姊姊所說『將錯就錯，以訛傳訛』，妹子就用這八字，打孟子一句。」哀萃芳道：「可是『相率而爲僞者也』？」紫菱道：「正是。」題花道：「題裏題面，個個字義無一不到，真好心思。」

姜麗樓道：「我出一『蟾宮曲』，打個曲牌名。」董珠釧道：「以曲牌打曲牌，倒也別



致。」崔小鶯道：「可是「月兒彎」？」麗樓道：「正是。」題花道：「這個「曲」字借的巧極，意思亦甚活潑。」

紀沉魚道：「我出「走馬燈」打禮記一句。」玉芝道：「這有何難！無非燃燈即動之意。」蔣星輝道：「妹妹何不就打「燃燈即動」呢？」鄺錦春道：「可是「無燭則止」？」紀沉魚道：「正是。」

薛衡香道：「我出「農之子恆爲農」打孟子一句。」寶鈿道：「這個「恆」字，倒像世代以耕爲業，永不改行的意思。」姜麗樓道：「必是「耕者不變」。」衆人齊聲讚好。鄒婉春道：「這耕者不變四字，最難挑動，不意天然生出農之子恆爲農六字，把個不變扣的緊緊的，此謎可謂天生地造，再無他句可以移易了。」

印巧文道：「我出「核」字，先打孟子一句，後打論語一句。」玉芝道：「這個核字有何精微奧妙，要打兩部書？」若按字義細細推求，核之外有果，核之內有仁。」董翠鈿道：「我猜著了，可是「果在外，仁在其中矣」？」巧文道：「正是。」錦雲道：「他雖結已，例

會打好謎並且說的也清爽。」

廉錦楓道：「我出「鴉」字，打孟子二句。」小春道：「這個大約又是拆字格。」田

鳳翹道：「若要拆開，必是「爵一齒一」。」紅珠道：「此謎做的簡淨。」

辛銀蟻道：「我出「重慶」，打孟子一句。」婉如道：「孟子上面祖字甚少，至於父

子子又是論語。」掌驪珠道：「必是「父子有親」。」題花道：「這個親字借的有趣。」

蘭言道：「今日主人須早些擺席纔好，我們早早吃了飯，把寶雲姊姊燈看了，彼此回去，

也好歇息歇息。昨日足足忙了一夜，今日若再過遲，妹子先支不住了。」蘭芝道：「既如

此，妹子也不再拏點心，就教他們早些預備。但此時未免過早，請位姊姊再打幾個，少刻就

來奉請。」

譚蕙芳道：「我出「其酒也可立而待也」，打個藥名。」葉瓊芳道：「可是「無根

水」？」蕙芳道：「妹妹打著了。」燕紫瓊道：「非「無根」二字不能立待其酒，真是又

切當，又自然。」

林書香道：「我出「轍環天下，卒老於行」。」秀英道：「必是「盡其道而死者」。」書香點點頭。

顏紫綃暗暗問蘭言道：「姊姊爲何聽了這幾個燈謎只管搖頭。聞得姊姊精於風鑑，莫非有甚講究麼？」蘭言道：「我看玉英、紅英、蕙芳、瓊芳、書香、秀英六位姊姊面上，都是帶着不得善終之像。那玉英姊姊即使逃得過，也不免一生獨守空房。不意這些「黃泉」「無根」「生死」字面，恰恰都出在他們妯娌姊妹姑嫂六人之口，豈不可怪！」顏紫綃道：「你看咱妹子怎樣？」蘭言道：「姊姊骨格清奇，將來自然名登寶籙，位列仙班；到了那時，只要把妹子度脫苦海，也不枉同門一場。」顏紫綃道：「咱能成仙，真是夢話了。」蘭言道：「少不得日後明白。」

紅紅道：「你們二位談論甚麼？」妹子出個燈謎你猜：「疏影橫斜水清淺，」打曲牌名。」掌驪珠道：「姊姊好嬌潤題目。」枝蘭音道：「可是「梅花塘」？」紅紅道：「正是。」素雲道：「這七個字又是梅花塘一個小照，真是如題發揮，一字不多，一字不少。」

幸玉蟾道：「我出「不重傷，不禽二毛，」打古人名。」蔣月輝道：「可是「關廉。」」玉蟾道：「正是。」紫芝道：「你當日在小瀛洲同那四員小將打仗，心裏就存這個愛惜麼？將來銀蟾姊姊同史公子成了親，有人感你當日不重傷之情，一定託他們來作伐哩。」玉蟾道：「少刻捉住你，再同你算帳。」

陽墨香道：「我出「事父母幾諫，」打個鳥名。」瑤芝道：「世上那有這樣孝順鳥兒？」田鳳翔道：「可是「子規。」」墨香道：「正是。」錦雲道：「事父母三字把個字扣定，幾諫二字把個規字扣定，真是又貼切，又自然，可以算得鳥名謎中獨步。」

米蘭芬道：「我出曲牌名「刮地風，」打個物名。」井堯春道：「可是「拂塵。」」蘭芬道：「正是。」花再芳道：「據我看來，只用刮風二字就可拂起塵來，何必多加地字？這是贅筆。」春輝道：「此謎之妙，全虧地字把個塵字扣的緊緊的。若無地字，凡物皆可拂，豈能獨指拂塵？並且還有……」

玉芝道：「夠了；今日若無春輝姊姊評論，不知還聽多少好謎。評論哩，也罷了，偏要添

岔枝兒，甚至還牽到腳指頭上去，你說教人心裏可受得？剛把腳指頭鬧過，紫姑太太適奈也來了，題姑太太漢子也來了。弄這刁鑽古怪的，教我一個也猜不着，你還只管說閒話！

紫芝道：「妹妹莫急，我出個容易的，包你猜着。題面是曲牌名，「稱人心，」打個物名，如意你猜。」題花道：「這謎又打物名，又打如意，倒難猜哩！」紫芝道：「呸！我又露風了！」

秦小春道：「我出一張別古寄信，」打兩個曲牌名。」玉芝道：「我於曲牌原生，再打兩個，那更難了。」崔小鶯道：「可是「貨郎兒，一封書」？」小春道：「正是。」

紫芝道：「你們二位如要下棋，可先招呼我一聲。」小鶯道：「告訴你做什麼？」紫芝道：「我好打掃去。」

閩臣道：「我出「老萊子戲綵，」打兩個曲牌名。」秀英道：「可是「孝順兒，舞霓裳」？」

只見丫環稟道：「酒已齊備。」畢全貞道：「今日也算慶戰了。此時既要上席，我出「鳴金，」打孟子三字。」言錦心道：「可是姊姊貴本家？」全貞點點頭。衆人不解。

周慶覃笑道：「我曉得了，必是『使羣賦』。」全真笑道：「正是。」春輝道：「此謎不但羣字借的切當，就是使字也有神情。」

蘭芝道：「今日之聚，可謂極盛了，我出『高朋滿座，勝友如雲，一打曲牌名。』衆人聽了，都不做聲。綠雲道：「他們諸位姊姊過謙，都不肯猜，我卻打着了，是『集賢賓。』」這纔叫做對景挂畫哩。」

衆人起身，都到外面散步淨手。蘭芝讓至凝翠館，仍舊撤了十三席，擺了十二席，照昨日次序團圍坐定。蘭芝只得遵照舊例，把敬酒上菜一切繁文也都燭了。酒過數巡，大家又把昨日詩稿拏出，彼此傳觀，七言八語，議論紛紛。

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鏡  
花  
緣  
第  
八  
十  
回

## 第八十二回

行酒令書句飛雙聲

辯古文字音訛疊韻

話說衆才女歸席飲酒，談起所和上官昭儀之詩，某首做的精，某句做的妙，議論紛紛。蘭芝道：『諸位姊姊且莫談詩，妹子有一言奉陳：今日奉屈過來，雖是便飯，必須盡歡暢飲，纔覺有趣；拜懇諸位姊姊行一酒令，或將昨日未完之令接着頑頑，借此既可多飲幾杯，彼此也不致冷淡。』

史幽探道：『昨日之令，又公，又普，又不費心，是最妙的；無如方纔起令，就生出和韻岔頭。今日寧可閒談，斷不可又接前令，設或再有岔頭，豈不更覺掃興？』

哀萃芳道：『酒令雖多，但要百人全能行到，又不太促，又不過繁，何能如此湊巧？據妹子恐見，與其勉強行那俗令，倒不如就借評論詩句，說說閒話，未嘗不能下酒。』



紫芝道：「妹子今日叨在主人之列，意欲拋磚引玉，出個酒令，如大家務要清談，也不敢勉強。」師蘭言道：「主人既有現成之令，無有不遵的。是何酒令？請道其詳。」紫芝分付丫環把籤筒送交蘭言道：「此筒之內，共牙籤一百枝，就從姊姊掣起，隨便挨次掣去，將所剩末尾一籤給我，以免猜疑；掣過，妹子自有道理。」蘭言點頭。

大家掣畢，看了並無一字，只見若花拏着牙籤只管細看。紫芝隔席叫道：「若花姊姊，可看明白了？請宣令罷。」衆人聽了，都不解何意。春輝道：「若花姊姊何不念給我們聽聽呢？」若花道：「他這籤上寫的是『奉求姊姊出一酒令，普席無論賓主，各飲兩杯。』」旁邊又贅幾個小字，寫着「此籤倘我自己掣了，即求自己出令，所謂求人不如求己，普席也飲雙杯。」若照此籤看來，這令自然要我出了，豈非是個難題麼？」閨臣道：「今日這籤所投得人，一定該有好令，以補昨日未盡之興。姊姊只管慢慢細想，我們且飲兩杯，再候出令。」大家飲畢，若花道：「我雖想出『雙聲』、『疊韻』一令，但恐過於冷淡，必須大家公同斟酌，可行則行，如不可行，容妹子另想別令。」

春輝道：「聞得時下文人墨士最尙雙聲疊韻之戲，以兩字同歸一母，謂之雙聲，如一烟雲」「遊雲」之類；兩字同歸一韻，謂之疊韻，如「東風」「融風」之類。姊姊可是此意？但怎樣行法，還要宣明纔好。」

若花道：「此令並無深微奧妙，只消牙籤四五十枝，每枝上寫天文、地理、鳥獸、蟲魚、果木、花卉之類，旁邊俱註兩個小字，或雙聲，或疊韻。假如掣得天文雙聲，就在天文內說一雙聲；如係天文疊韻，就在天文內說一疊韻。說過之後，也照昨日再說一句經史子集之類，即用本字飛觴，或飛上一字，或飛下一字，悉聽其便。以字之落處，飲酒接令；挨次輪轉，通席都可行到。不知可合諸位之意？」衆人道：「此令前人從未行過，不但新奇，並且又公，又普，毫無偏枯，就是此令甚好。」

若花道：「既如此，就將剛纔所用牙籤寫一令籤，每人各掣一枝，掣着令籤之家，飲杯令酒，就從本人起令。」紫芝把令籤寫了，挨次掣去，却被國瑞微掣着。若花寫了名目，放入筒內道：「此籤共二十餘門，每門兩枝，這是妹子創始，其中設有不妥，或增或減，臨時再爲斟

酌。

蘭芝道：「此令固妙，但內中怎樣可以多銷幾杯，還求姊姊設法代爲生發，纔覺熱鬧。」

若花道：「既如此，我就添個銷酒之法。此後凡流觴所飛之句，也要一個雙聲，或一個

疊韻，錯者罰一杯另說。如有兩個雙聲，或兩個疊韻，抑或雙聲而兼疊韻，接令之家，或說一

笑話，或行一酒令，或唱一小曲，均無不可，普席各飲一杯，如再多者，普席雙杯。至於所飛之

書以及古人名，俱用隋朝以前；誤用本朝者，罰一杯。其書名一切仍是本人自報，省得臨時

又費扳談。掣籤之後，宣過題目，即將原籤交給下家歸筒，以杜取巧之弊；丫環接了，送交接

令之家。如將原題記錯，罰一杯另說。不准旁人露意，違者罰十巨觥。凡接令之家，俱架

一籌，以便輪轉易於區別。所有酒之分數，昨日已有舊例，無須再判。但昨日並無監令，今

日妹子意欲添兩位監令，人數既多，並又離的窩遠，必須再添兩位監酒，庶不致錯誤。」

衆人道：「如此更妙，就請姊姊預先派定，方無推諉。」若花道：「既承大家見委，妹子

斗膽，就煩春輝題花二位姊姊盃，寶雲蘭芝二位姊姊盃酒，都請各飲盃酒一杯，妹子也奉陪一杯。」

國瑞徵把酒飲了，接過籤筒，搖了兩搖道：「妹子有僭了。」掣了一籤，高聲念道：「花卉雙聲。」閨臣道：「昨日題花姊姊起令，是「舉欣欣然有喜色，」暗寓衆人歡悅之意，今日姊姊是何用意呢？」瑞徵道：「我想五福壽爲先，任憑怎樣吉利，總莫若多壽最妙，先把這個做了開場，自然無往不利了。」適纔想了「長春」二字，意欲飛一句列子，不知可好說來請教：

長春

列子

荆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

「冥靈」疊韻，敬瑞春姊姊一杯。」

柳瑞春掣了一籤，是古人名疊韻。紫芝道：「這是今日令中第一個古人，必須出類拔

萃，與衆不同，纔覺有趣。」瑞春道：「姊姊要出類拔萃的，我想自古帝王名諱，那是不敢亂用；至於大聖大賢名諱，也不敢行之酒令；除此之外，那個出類拔萃呢？」春輝道：「我也喫

個合杯：今日我們所說一百個，必須前後接連不斷，就如一線穿成，方覺緊湊。卽如瑞微姊姊纔說了長春二字，瑞春姊姊所說古人名要與上文長春二字或成雙聲，或成疊韻，方准合歸下手；下面接令之家，也照前例緊承上文，錯者罰一杯。」衆人都道甚好。

瑞春道：「我看你們出這許多花樣，只怕把令行完，還要多多喫些天王補心丹哩。好在我已想了一個古人，是最能孝母的，俗語說的「百行孝爲先」，大約也可做得令中第一位領袖，待妹子說來求教。」

王祥

張河間集

備致嘉祥。

「備致」疊韻，敬祥羹姊姊一杯。」

唐閻臣聽了點頭道：「人生在世，最要緊的莫過「忠孝節義」四字，今瑞春姊姊於遊戲之中，卻請出一位孝子，爲令中第一位領袖，令人肅然起敬。况他當日爲徐州別駕時，民間歌頌，都稱他「溫如玉，冷如冰」，後來得列名宦。如此之人，我們都該恭恭敬敬立飲一杯，纔不失爲欽仰之意。」衆人道：「此話極是。」於是都立飲一杯。

呂祥冀掣了一籤，仍是古人名疊韻。紫芝道：「姊姊，這個古人必須與第一位相配纔好哩。」祥冀道：「當日韋彪言：『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上首既有孝子，此時必須請出一位忠臣，方覺連貫。但要「七陽」之韻始與上文相連，何能如此之巧？」飲畢，合杯道：「有了！」

張良

屈原九歌

吉日兮良辰

「吉日」疊韻，敬良箴姊姊一杯。」

蘭芝道：「史記：張良五世相韓，及韓亡，他欲爲韓報仇，曾以鐵椎擊始皇於博浪沙中，誤中副車，其仇雖未能報，但如此孤忠，也可與王祥苦孝相匹。諸位姊姊似乎也該飲一杯了。」閨臣道：「張良於韓國已亡之後，猶且丹心耿耿，志在報仇，彼時雖未遇害，但他一片不忘君恩之心，也就是奮不顧身。如此忠良，自應也照前例爲是。」於是都立飲一杯。宋良箴掣了一籤，是列女名雙聲。小春道：「這是點到我們衆人本題了，或好或醜，全仗姊姊飛的這句，不可弄出一羣夜叉纔好哩。」良箴道：「妹妹如喫一杯，我就飛個絕好。」

『句子』小春把酒飲了，良箴道：

『姬姜 鮑參軍集

東都妙姬，南國麗人。

『東都』雙聲，敬麗輝姊姊一杯。』

小春道：『請教令官諸如「東都妙姬南國麗人」之類，還是飛一句好呢，兩句好呢？』  
若花道：『若按正理，自應飛一句爲是；但眼前常見之書則可，若非常見之書，必須多贅一句，纔能明白。與其令人時刻請教上下文，何不隨嘴多帶幾字，豈不省了許多脣舌？』

蘭芝道：『請教姊姊：即如上手用過之書，下手可准再用？』若花道：『主人之意若

何？』蘭芝道：『據妹子愚見，凡上家用過之書，一概不准再用，誤用的罰兩杯另飛。况花木鳥獸蟲魚等類，惟詩經爾雅方言，釋名最多，若都用此書，不但毫無趣味，並且這幾部書句子最短，大約至多不過四五字，何能有兩個雙聲疊韻？姊姊替我所定銷酒之法，豈非有名無實麼？』

花再芳道：『若據主人所言，我們百人自然要白部書了。不瞞姊姊說，妹子腹中除了

十幾部經書並史記漢書及幾部眼面前子書，還有幾部文集，共總湊起來，不滿二十種，你要一百部，豈非苦人所難麼？」  
閔蘭孫道：「妹子腹中連二十種還不足。」  
畢全貞道：「妹子不但並未讀過百部，若認真看過百部，我也賭個誓。但書多寡不等，如左傳禮記每部有一二十萬言之多，如今連多帶少，每部只算類如毛詩一部，一年如能讀得五部毛詩，也算極等聰明，若細細核算，這一百部書也須二十年方能讀完。」  
妹子今年十六歲，即使過了三朝就去讀書，還得再讀四年，大約過了二十歲就好奉陪行此酒令了。」

蘭芝道：「妹子恐大家都飛一樣書未免無趣，妄發此論，取其多飛幾種書，既可多銷幾杯酒，又覺好看；今三位姊妹既不情願，何敢勉強。」

紫芝道：「你們三位可曉得這個才女的「才」字怎講？若一百人連百部書也湊不起來，那還稱得什麼才女！此時若不定了規例，設或所飛都在十數種書上，日後傳揚出去，豈不是個笑話麼？況且各人所讀之書不同，別人又焉能把你所讀之書恰恰都飛去呢？」  
再芳道：「姊姊不知，此中有五件難處。」



紫芝道：『爲何有五件難處？』再芳道：『卽如所報花鳥等名，要他生成雙聲疊韻，這是第一難，不必說了。並且所飛之句，又要從那花鳥等名之內飛出一字，豈非第二難麼？而所報花鳥等名，又要緊承上文，或歸一母，或在一韻，豈非第三難麼？這些雖難，還可勉強敷衍，就只最難招架的，所飛句內要有雙聲疊韻。你想，古人書上那裏能像詩經巧巧都有「窈窕」「輾轉」「參差」「優遊」之類。句內若無此等字面，隨你想出一萬句，也不中用。再要加上百部書，豈不難而又難麼？』

蘭言道：『妹子有個調停之法，此令主人既已定了，以後如有誤用前書的，外罰兩杯，卽算交卷，不必另飛，何如？』衆人道：『如此甚妙。』小春道：『既如此，必須一一登記纔能瞭然。這個差使教誰辦呢？』紫芝道：『寶雲姊妹的丫環玉兒寫的也好，記性也好，教他寫罷。』蘭芝把前面幾句寫了，交給玉兒，就在席旁茶几設了筆硯。

小春道：『你姓什麼？今年幾歲？』玉兒道：『我姓王，十三歲了。』小春道：『寶雲姊妹替丫環起名字也這樣儉省。』寶雲道：『爲何儉省？』小春道：『你把他的姓上

只添了小小一點就算名字，還不省麼？」

麗輝道：「我才掣了鳥名雙聲交卷了。」

鴛鴦

師曠禽經

鴛鴦元鳥愛其類

本題雙聲，敬芳芝姊姊一杯。」

孟芳芝掣了天文疊韻。

若花道：「這個題目甚寬，據我愚見，不但天田常陳這些星名，

不可用，就是東風夜月這些浮泛的也都避了才不過泛。」紫芝道：「姊姊此話甚是。」若

用浮泛的，莫講別的，單風月兩門，就要寫一大篇了。」芳芝飲了令杯道：

「月窟

淮南子

是以月虛而魚腦減。

「是以」疊韻，「以月」雙聲，敬玉英姊姊一杯，普席各飲一杯。」

若花道：「此令輪到主人，普席自然要發利市了。」董青鈿道：「此句如果說的不錯，

不但我們都有酒，並且玉英姊姊還要說笑話。但細細推求，「是」係去聲，「以」係上聲，

只怕芳芝姊姊說錯，要罰一杯哩。」春輝笑道：「多時未見妹妹說話，此刻才開口就有酒。」

吃，倒也有趣！你說是以二字上去不分，固然講的不差，無如沈約韻書是字歸在「四紙」，恰恰是個疊韻。若以今時語言而論，似乎上去不分；若照前人韻書，芳芝姊姊倒像說的不錯，只好奉屈妹妹飲了罰酒，再看韻書。」青鈿道：「妹子如果錯罰，自然該吃罰酒，但這「是」字要讀成「使」字，將來都不叫「是非」，只好叫作「使非」了，安有此理？」

紫芝道：「我勸大家行令罷，莫說濛話了。」青鈿道：「這個「濛」字又是何意？」

紫芝道：「古人讀夢爲濛，我勸你們莫說濛話，就是莫說夢話。」

小春道：「凡說話全要直截了當，霜霜快快，今諸位姊姊所說之話只圖講究古音，總是轉彎磨祿，令人茫然費解，何妨霜霜快快的說哩？」錦雲笑道：「小春姊姊把「爽快爽快」讀做「霜霜快快」，把「轉彎磨祿」讀做「轉彎磨祿」，滿口都是古音，他還說人講究古音！據我愚見，大家說的使古音也罷，不使古音也罷，且把使字查明再講。」婉如道：「這是西方老先生到了。」青鈿道：「卽如錦雲姊姊所說「使古音也罷，不使古音也罷」，他把是字忽然改做使字，請教諸位姊姊，若非預先講論是字，誰又懂他這話呢？」春輝道：

「此時說也無用，少刻把書看過自然明白。」

說話間，寶雲已命丫環把沈約四聲類譜取來。

青鈿展開細細看過，只得勉強飲了罰

酒道：「只願替玉英姊妹爭論，那知倒罰一杯！」

請說笑話罷，不要帶累我了！」

小春道：

「這是今日令中第一個笑話，就如戲中的一加官一樣。」

玉英姊妹先把加官跳了，我們

好一齣一齣慢慢的唱。」

錢玉英道：「適因加官二字，我倒想起一個笑話。」

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鏡花緣 第八十二回

## 第八十三回

說大書佐酒爲歡

唱小曲飛觴作樂

話說玉英道：「適因小春姊妹談論跳加官，倒想起一個笑話——並且加言二字也甚吉利，把他做個話頭，卽或不甚發笑，就算老師加官進爵之兆，也未嘗不妙——一人最喜奉承，凡事總要人讚好，方纔歡喜。這日請客做戲，偏偏戲甚平常，並無一人讚好。到晚戲散，與客閒談道：「今日之戲如何？」客人只得勉強答道：「做的甚好。」此人又問道：「究竟那幾齣做的好？」客人見問，思忖多時道：「加官跳的好。」衆人不覺好笑。蘭言道：「這就如請教人看文，那人不讚文好，只說書法好，都是一個意思。」

玉英掣了烏名蟲韻道：

「商羊——劉向說苑——百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

「之皮」疊韻，敬融春姊姊一杯。」

左融春掣了官名雙聲道：「請教若花姊姊，這個官名還是要用古名，要用時名呢？」  
若花道：「據我愚見，不論古名時名，總以明白顯豁，雅俗共賞，那纔有趣。卽如花鳥之類，案著古書，別名甚多。若說出來，與其令人不懂，又要講說破解，何妨說個明白的，豈不省了許多唇舌？」融春連連點頭道：

「士師」

桓寬鹽鐵論

有司思師望之計。

「可思」雙聲而兼疊韻，「思師」疊韻，敬紫瓊姊姊一杯，笑話一個，普席雙杯。」

燕紫瓊道：「紫芝妹妹替我說個笑話，我格外多飲兩杯，何如？」紫芝道：「妹子自然

代勞。」綠雲道：「紫芝妹妹向來說的大書最好，並且還有寶兒教的小曲兒，紫瓊姊姊既

飲兩杯，何不點他這個。」紫芝道：「如果普席肯飲雙杯，我就說段大書。」衆人道：「如

此極妙，我們就飲兩杯。」丫環把酒斟了。

紫芝取出一塊醒木道：「妹子大書甚多，如今先將「子路從而後」至「見其二子

焉」這段書說給大家聽聽。」於是把醒木朝桌上一拍道：「列位，座靜聽。在下且把此書的兩句題綱念來：遇窮時師生錯路，情殷處父子留賓。」又把醒木一拍道：「只爲從師濟世，誰知反宿田家。半生碌碌走天涯，到此一齊放下。雞黍殷勤款治，主賓情意堪嘉。山中此夕莫嗟訝，師弟睽違永夜。」

又把醒木一拍道：「話說那子路在楚蔡地方被長沮桀溺揶白了一番，心中悶悶不樂，迤邐行來，見那道旁也有耕田的，鋤草的，老的老，少的少，觸動他一片濟世的心腸，腳步兒便走得遲了。擡起頭來，不見了夫子的車輛，正在慌張之際，只見那道旁來了一位老者，頭戴范陽氈帽，身穿藍布道袍，手中擎着拄杖，杖上挂着鋤草的傢伙。子路便問道：「老大，你可見我的夫子麼？」那老者定睛把子路上一看道：「客官，我看你肩不能挑，手不能提，諱不得芝麻，辨不得菘豆。誰是你的夫子？」老者說了幾句，把杖來插在一邊，取了傢伙，自去耘田去了。」

又把醒木一拍道：「列位，大凡遇見年高有德之人，須當欽敬，所以信陵君爲侯生執轡，



張子房爲圯上老人納履，後來興王定霸，做出許多事業。那子路畢竟是聖門高弟，有些識見的人，聽了老丈言語，他就叉手躬身站在一旁。那老者鬆田起來，對着子路說：「客官，你看天色晚下來了，舍間離此不遠，何不草榻一宵？」子路說：「怎好打擾？」於是老者在前，子路在後，逕至門首。逕至中堂，宰起雞來，煮起飯來，喚出他兩個兒子，兄先跪後，彬彬有禮，見了子路。唉！可憐子路半世在江湖上行走，受了人家許多怠慢，今日饜饜雖然不豐，卻也殷勤款待，十分盡禮，不免飽餐一頓，蒙被而臥。正是：山林惟識天倫樂，鹿窟空懷濟世憂。畢竟那老者姓甚名誰，夫子見與不見，下文交代。」衆人聽了一齊讚好，把酒飲了。

紫瓊掣了蟲名疊韻道：「請教令官，卽如上文士師二字所飛之句，可準本題士師接連在內。」若花道：「二字連用，未嘗不可，但飛觴之時，只能算得本題雙聲交合，不能格外普席敬酒。」蘭芝道：「若飛本題，都無普席之酒，那還好麼？」若花道：「卽如句內有了本題雙聲，再加別的雙聲，雖係兩個雙聲，原當普席敬酒，但究有本題在內，若不區別，誰肯另想新奇句子。酒反少了。總而言之，雖如此定例，至接令之家，如有情願替主人敬酒，或說笑

話，或行小令，普席仍飲一杯，並不拘定，也可隨便銷酒了。」紫瓊把酒飲畢道：

「蟻子 劉總新論 野人畫見蟻子者。」

本題疊韻，敬鳳翽姊姊一杯。」

玉芝道：「請教姊姊，野人見了蟻子怎樣呢？」紫瓊正要回答，田鳳翽道：「下句是

「以爲有喜樂之瑞。」」玉芝道：「怪不得今人見了蟻子也有此論，大約當日命名就是

此意。此蟲按詩經爾雅叫做甚麼？」閩臣道：「毛詩「蟻蟄在戶」就是此蟲。相傳當

年有母子離別日久，其母正在想子，忽見蟻蟄垂絲落在身上，不覺喜道：「莫非吾子要回來

麼？」後竟果然，所以叫做蟻子。」玉芝道：「既有喜子，可有喜母？」閩臣道：「聞得此

蟲又名喜母，就如喜子一個意思。」玉芝道：「這邊罷了，若只有喜子，並無喜母，未免對不

住父母了。」

鳳翽掣了藥名雙聲道：

「豨蒼 王符潛夫論 西方之衆有豨蒼者。」

「之衆」雙聲，敬熙春姊妹一杯。」

廖熙春製了一籤，高聲念道：「水族疊韻。」春輝道：「水族之內，如鱸魚、鯉魚、鯽魚、銀魚之類，都是雙聲，若照這樣，未免過寬。據妹子愚見，凡說魚名，必須避了魚字，纔不重複。」熙春道：「既不進魚字露面，只好借重馱碑的交卷了。」

最屬

左思吳都賦

巨鱉最屬首冠靈山

本題疊韻，敬瑰芝姊妹一杯。」紫芝道：「好好的行令，怎麼忽然把祝大姊夫請出來。」

題花道：「你去問問他，他的夫人還會說大書哩。」

蘭芝趁便讓了一陣菜，又命丫環上了一道點心。蘭言道：「主人讓酒讓菜這些舊套

必須調了纔好。況且昨日叨擾寶雲姊妹，既無一人做假，無不盡歡，無不盡量，我們日親日近，安有今日倒來做假之理？妹子飲個合杯，此後席中如有做假的，罰兩杯；主人如再過於讓菜，也罰兩杯。行令的只管行令，用酒用菜的只管用酒用菜，各隨其便，彼此纔覺適意。並且今日所行之令，一經令到跟前，全要細心，並非粗心浮氣所能行的。若再彼此避諱，不

獨分心耽擱好合，就是過於拘束，亦甚無趣。」衆人道：「所論極是。以後如有誤犯的，無論主客均照此例。」

瓊芝掣了獸名疊韻道：

「獬豸

范蔚宗後漢書

獬豸，神羊也。

本題疊韻，「羊也」雙聲，敬浦珠姊姊一杯。」玉芝道：「妹子問得東方朔把獬豸叫做

「任法獸，」這是何意？」閩臣道：「因他能別曲直，所以皋陶治獄，凡罪疑者，俱合獬豸觸

之。古有「獬豸冠」，取義於此——我們只顧閒談，豈不耽擱浦珠姊姊笑話麼？」

掌浦珠道：「紫芝妹妹，你替我唱個小曲，我也多飲兩杯。」紫芝道：「小曲雖有，但衆

姊姊今日聚後，聞得都有告假回府之意。我想我們百人從赴宴相聚以來，內中結拜的不

一而足，即以妹子而論，除了我家七個姊妹，其餘八九十位倒有多半同我結爲異姓姊妹，將

來別後，不知今生可能再見！那昭明太子說的「歎分飛之有處，嗟會面以無期」，細想

起來，能不令人心酸！」說着，不覺滴下淚來。衆人聽了，也都觸動離懷，個個傷感。

青細道：『別後究竟怎樣呢？』紫芝道：『惟有想他們再來。』青細道：『你想他，他

不來呢？』紫芝道：『他不來，我自然要恨了，我這小曲就是這個意思。』因唱道：

『又是想來又是恨，想你恨你都是一樣的心。我想你，想你不來反成恨；我恨你，恨你不來越想的恨。想你是當初，恨你是如今。我想你，你不惹我，我可

恨不恨？若是你想我，我不想你，你可恨不恨？』

小春道：『婉如姊姊是個有名的恨人，這個小曲許多恨字，倒與他對路。小曲唱過，我們都

飲一杯，請接令罷。』

浦珠掣了昆蟲雙聲。蘭芝道：『姊姊也要替我敬一杯呢。』春輝道：『這個題目最

窄，浦珠妹妹雖受主人之託，只怕所飛之句還難得湊巧哩。不知妹妹要用何名？』掌浦

珠道：『要承上文，惟「蜘蛛」二字最好。』春輝道：『若用蜘蛛，其飛騰之句，莫若西京雜記

「蜘蛛結而百事喜」最妙了。』浦珠道：『妹子滴纔也會想到，因受主人之託，意欲想個

雙聲疊韻俱全的纔覺有趣。』把酒飲畢，想一想道：『有了！

蜘蛛

關尹子

聖人師蜘蛛，立網罟。

「師蜘蛛」疊韻，「蜘蛛」雙聲，敬玉芝妹妹一杯，普席一杯。」

玉芝一心只想早早接令，惟恐過遲容易題目被人說了，難以交卷；正在盼望，恰好這個蜘蛛字巧輪到，不覺滿心歡喜；要過籤筒，搖了兩搖，口中祝道：「籤神籤神！弟子素與韻學生疎，務必賜個容易題目，免的教我勞神！」掣了一枝列女名疊韻，念過題目，把籤交給下家歸筒。

青鈿道：「有令在先，凡接令之家，遇見雙聲而兼疊韻，俱要說個笑話，且請妹妹把笑話說了，再講下文。」玉芝道：「這更難住我了。我自從掣了題目，見上面注著雙聲疊韻，是頭一件心事；所報各名，又要記着上文，是第二件事；飛觴之句，要將所報各名飛出一字，是第三件事；所飛句內，又要湊成雙聲疊韻，是第四件事；所用之書，又不準重複，是第五件事。此刻記了這個，忘了那個；及至想起那個，又忘了這個，真是心緒如麻，何能再說笑話。諸位姊姊讓我喫一杯，算我說過，免了罷！」

春輝道：「若花姊姊有令在先，凡說本題雙聲疊韻，只算交卷，不在普席敬酒之例。今浦珠姊姊所說之句，內有蜘蛛本題雙聲，如何接令之家，又說笑話，普席又要敬酒。」剛纔姊姊自己接令，業已誤飲兩杯，託人唱曲，此刻我們何能陪你錯呢？」浦珠想了一想，不覺笑道：「只願要替主人敬酒，自己倒受罰了。」

青鈿道：「玉芝妹妹爲何只管發默？還不接令麼？」玉芝道：「左思右想，總無一個好笑話。好姊姊！我喫一杯，你替我說罷！」青鈿笑道：「怪不得發默，原來還想笑話哩。我看看你只怕有些癡了。難道大家的話，你沒聽見麼？」玉芝道：「妹子一心想笑話，你們七言八語，那裏還敢理會？實實不會聽得。」青鈿道：「這纔是一心不在焉，聽而不聞。」哩。大家免了你的笑話，快接令罷。」玉芝道：「姊姊莫非騙我麼？」青鈿笑道：「你只管接令，如有人教你說笑話，罰我十巨觥，難道還不放心麼？」

玉芝聽了，不覺滿心歡喜，正要朝下接令，因耽擱多時，只顧注意笑話，倒把題目忘了，偏牙籤業已歸筒，不由暗暗發急，猛然想道：「我記得剛纔所掣，倒像是古人名，不知可是？」

且去碰他一碰，我用一伊尹。」春輝道：「錯了，罰一杯。如有違意的，有合在先，要罰

十巨觥哩。」玉芝道：「難道「伊尹」不是雙聲麼？」春輝道：「若不是雙聲，豈止罰一

杯？」玉芝道：「共工逢蒙呢？」春輝道：「不是，共三杯了。」

玉芝道：「既非古人，我把天文地理再搜尋幾個，如說的對了，你就回我是的，設或不是，你莫答應，我就明白，不必只管不是不是，令人聽着討厭。我用天文：穹窿，河漢，玉燭，霹靂，列缺，招搖，鶉首，嫵訾，星象；時令：清明，處暑；地理：原野，長川；地名：幽州，空桐——可有想頭？」春輝道：「無想頭，共十八杯了。」玉芝道：「天文地理既不是，我到百官找找去。」

未知以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鏡  
花  
緣  
第  
八  
十  
三  
回

# 第八十四回

逞豪興朗吟妙句

發婆心敬誦真經

話說玉芝道：『我用官名少師，正詹，治中，檢校，知州，身體，眉目，股肱，勝腕，指掌，暗陞，鬚髮，毫毛——可有意思？』春輝道：『無意思，共三十杯了。』

玉芝道：『好在不過二十幾門，我就喫一罇，也不怕飛上天去！我用音樂鑿鼓，簫韶，文，具，金簡，玉硯，戲具，高竿，呼盧，財寶，玉印，金玦，器物，便面，茶船，服飾，釵釧，香囊，舟車，桴筏，玉輿，白，縠，蜀黍，黃粱，蔬菜，金針，薰風，飲食，餛飩，糟糕——可好？』春輝道：『不好，共五十杯了。』

玉芝道：『真要糟糕了！我用花果，齒齶，苜蓿，黃楊，扶蘇，花紅，林檎，橄欖，毛桃，諸蔗，圓眼，藥名，芎藭，蒲盧，阿魏，薑黃，血竭，槐花，良姜，茵陳，五味，荳蔻——可用得？』春輝道：『對曰：「否」，共七十杯了。』玉芝道：『怎麼今日忽然鑽進「迷魂陣」了！』青鈿道：『據我

看來，左一杯，右一杯，只怕還是「酉水陣」哩。」

玉芝道：「我用禽名：青雀，金雞，灰鶴，魚鷹，野鴨，鶉雉，流離，荆鳩，鶻鷂，鷓鴣，獸名：麋，夷由，於菟，水族：蝦，蟻，鱉，鱗，鯉，玉虵，蟲名：螳螂，蚱蜢，蜻蜓，蟋蟀，果蠃，蜂，螻蛄，蝸牛，蛤蚧，蜈蚣，蠅，夜，何如？」春輝道：「得罪！共九十七杯了！」紫芝道：「各門你都想到，單這一門想不到，卻也奇怪。」春輝道：「你口中露意，也想酒喫了。」

紫芝趁春輝同紫芝講話，忙向玉芝輕輕說了一句。玉芝道：「春輝姊姊聽了，我用列女：瑤英，驪姬，文君，扶都，莊姜……」正念的順口，只聽春輝叫道：「有了，不必念了。」玉芝道：「那個是？」春輝道：「扶都，莊姜都對本題。」玉芝道：「既是列女，爲何單這兩個切題，別的又不對呢？」閩臣道：「上文是蜘蛛二字，你把承上這個規例怎麼忽然忘了？」玉芝聽了，這纔明白了。

春輝道：「如今玉芝妹妹恰恰共罰一百杯，不但他自己不能全飲，就是他府上七位姊姊也不能代如許之多，必須大家公議替他設法銷去若干，自飲若干，然後好接前令。」玉

芝道：「既承姊姊美意，我倒有個善處之法：今日難得連主帶客共計一百人，這一百杯酒好在不多不少，每位只消代我一杯就完了。」

青釭道：「你們聽，好在話兒，若不認真罰幾杯，少刻都要亂令了！並且所有幾個雙聲疊韻都被你隨嘴說的乾乾淨淨，少刻別人掣籤，又不能抄你舊卷，要費人許多神思，更覺可恨，如何輕輕放了你！」因向衆人道：「他這罰酒，妹子出個主意：此刻且將罰酒暫停，先把「莊姜」流觴句子教他飛出；所飛之句，只准四字；其四字之內，如有三個雙聲或三個疊韻，一氣接連不斷，即將此酒請寶雲姊姊出個飛觴之令，都替他飛出去。倘不如式，自飲十杯，其餘九十杯，就以「莊姜」二字要在一部書上教他飛出。諸位姊姊以爲何如？」

閩臣道：「若以正理而論，凡雙聲疊韻，必須兩字方能湊成一個；今四個字內要他三個雙聲疊韻，這是打馬弔推般出色算法，未免苦他所難了。古來只有「溪西雞齊啼」五個字內含着四個疊韻，這是自古少有的。今又限他要在「莊姜」二字之內飛觴，較之「溪西雞齊啼」豈非更是難中之難麼？」

瓊之道：「既如此，何不就請青釭妹妹說個樣子。」

呢？」青鈿道：「『溪西雞齊啼』就是樣子，何必再說？」

史幽探道：「據我愚見，只要四字之內，恰恰湊成兩個，也就罷了，何苦定要三個。况句中又要或莊或姜在內，就是兩個也就儘數一想了。」青鈿道：「一百杯罰酒，若不給他一個難題目，就是大家心裏也不服，少刻別人倘或受罰，都要以此爲例了。」

秦小春道：「我用一百『秦』字在一部書上替他飛出，何如？」青鈿道：「秦字不算。」蘭言道：「據我調停，不必定限四字，就是六七字也未爲不可。」

玉芝道：「姊姊真要勸他，你越勸，他越得意了。天下既有『溪西雞齊啼』五個字內

合着四個疊韻，難道就無四個字內合着三個雙聲麼？」一面說着，舉起杯來連飲兩杯道：

「必須多飲幾杯活活機纔想的出哩。」又命丫環斟兩杯飲，不覺笑道：「我今日要學

李大白斗酒百篇了。」掌紅珠道：「這位李太白不知何時人，向來卻未聽見過。」玉芝

道：「難道自稱一臣是酒中仙」這句也未聽過麼？」呂堯賞道：「這玉芝妹妹只怕要瘋

了，他的話越說越教人不解。」

芝忽叫道：「諸位姊姊暫止誼譚，酒仙交卷了。」

莊姜

中庸

齊莊中正。

「齊莊」雙聲，「莊中」雙聲，「中正」雙聲，敬鳳雛姊姊一杯，請教笑話一個，普席各飲雙杯。」衆人齊聲讚道：「這句果然飛的有趣。」難得四個字巧巧生在一母，今日大家飛觴之句，以此爲最了。」

張鳳雛道：「妹子因昨日綠雲姊姊央衆人寫扇子，偶然想起一個笑話：一人夏日去看朋友，走到朋友家裏，只見朋友手中擎着一把扇子，面前卻跪著一人在那裏央求。朋友擎着扇子只管搖頭，似有不肯之狀。此人看見這個樣子，只當朋友素日書法甚佳，不肯輕易落筆，所以那人再三跪求，仍不肯寫。此人看不過意，因上前勸道：「他既如此跪求，你就替他寫寫，這有何妨？」只見地下跪着那人連連喊道：「你會意錯了；我並非求他寫，我是求他莫寫。」」說的衆人不覺好笑。

蘭言道：「世人往往自以爲是，自誇其能，別人看着，口裏雖然稱讚，心裏卻是厭煩，他自

己那裏曉得！這個笑話雖是鬧趣，若教愚而好自用的聽了，卻是當頭一棒，真可猛然喚醒，人能把這笑話存在胸中，凡事虛心，所行之事，自然不致貽笑於人了。」

青鈿道：「笑話業已說過，請寶雲姊妹銷這百杯酒了。」寶雲道：「恰好妹子素日有個心願，此時借此把酒銷去，卻也有趣，但恐過於迂腐，不合大家之意。」衆人道：「姊妹有何心願，只管分付，無不遵命。」

寶雲道：「妹子幼年因父母常念膝下無子，時常憂悶，每每患病，所以暗暗許個心願，親自敬錄一萬張覺世真經，各處施送。此刻意欲奉送諸位姊妹一張。當日發願之時，曾禱告神祇，有人見了此經，如能敬誦一遍的，願他諸事如意，遇難成祥。今日奉送之後，但願時時敬誦，自然消凶聚慶，福壽綿長。喜得大家分居各道，每位另有十張，拜懇帶去替我施送。」

「並且真經之後，還有幾行小字，是勸人敬避聖諱的。妹子因鄉愚無知，往往直稱聖諱，並不稱某，而於文字亦不敬避。即使有不能不用者，查「翳」字按前人韻書原可通用，似應書此，方爲尊敬。尤可駭的，鄉愚無知，往往以「天」字取爲名號。殊不知天爲至尊，

人間帝王尚且稱爲天子，若世人爲名爲號，其誇謬何可勝言！又有以一君一字爲名號的。要知人生世上，除天地之外，惟君父最大，今於名號既知父字宜避，而君在父上偏又不避，不知何意。諸如此類，總要明哲君子於鄉黨中剴切曉喻，俾知尊敬天地君親之道，自然同歸於善了。」

衆人道：「如此好事，姊姊又是寫就現成之物，並非教吾們代寫施送，怎麼還說拜懇的話，未免客套了。」

蘭言道：「他爲父母的事，況且又是聖經，這拜懇二字卻是不可少的，不如此也不顯他慎重之意。衆人因他慎重，也就不肯草草施送了。——請教怎麼又能借此可以行令呢？」

寶雲道：「如今妹子意欲借此把這真經對衆敬誦一遍，普席都以句之落處飲酒。假如「敬天地」一順數，第三位卽架一籌。周而復始。念完之後，以面前酒籌多寡，照數飲酒。雖是奉敬兩杯之意，其實要借此宣揚宣揚，這就如蘭言姊姊所說無非勸人衆善奉行之意。諸位姊姊以爲何如？」衆人道：「我們無不遵令。」



蘭言道：「如此好令，真是酒席筵前所未有的，妹子恭逢其盛，能不浮一大白！至於姊姊所囑真經，妹子不但代爲施送，並且親自薰沐也錄一千張施送，以爲老師，師母求福一點孝心。」寶雲再三稱謝。

那邊閱蘭孫同畢全真花再芳三人所坐之處，雖都隔席，但相離甚近，不時交耳接談，今聽寶雲蘭言之話，都不覺暗暗發笑。畢全真暗向二人道：「寶雲姊姊要行此令，已是迂腐討厭，偏偏這位蘭言夫子不但並不攔阻，還要從中讚揚，你說令人恨不恨？真是輕舉妄動，亂鬧一陣了。」

花再芳道：「蘭言夫子聽了寶雲夫子之話，正中心懷，樂不可支，如何肯去攔阻？你只聽他昨日那一片『但行好事，莫問前程』的話，也不怕人厭，刺刺不休，就知他素日行爲之謬。他口口聲聲只是勸人做好事，要知世間好事甚多，誰有那些閒情逸志去做？不獨沒工夫去做，並且也做不了許多。與其有始無終，不能時行方便，倒不如我一善不行的爽快。遇着錢上的方便，我給他一毛不拔，借此也省許多花消；遇着口上的方便，我給他如響似應，

借此也省許多唇舌。我主意掣的老老的你縱有通天本領，也無奈我何。行爲一定如此，這是牢不可破的。」

閔蘭孫道：「姊姊主見之老，才情之高，妹子雖不能及，但果蒙不棄，收錄門牆之下，不消耳提面命，不過略爲跟着歷練歷練，只怕還要「青出於藍」哩。這些行爲妙算，一時也說不完，好在大家言談都歸一路，將來慢慢倒要叨教。妹子平日但凡遇見喫酒行令，最是高興，從不畏首畏尾；剛纔聽了這些不入耳之言，不但興致索然，連頭都要疼了。昨日聽了蘭言夫子那番話，足足頭疼一日；今日剛覺輕鬆，偏遇寶雲夫子又是這番話，這個頭疼倒又接上了。」

寶雲見衆人個個遵令，滿心歡喜，因命丫環焚了幾爐好香，遠遠擺在香几上，隨即飲了合杯，以淨水漱了口，命丫環取了一副酒籌，一面念著，一面散籌。不多時，把真經念完，衆丫環七手八脚都在各席查看衆人面前酒籌，照數斟酒。內中如閔蘭孫，花再芳，畢全貞並還有幾位才女都厭煩怕聽真經，誰知不巧，偏偏句子落在這幾位座上較多幾籌。無如他們

又要逞強，也不等真經念完，每架一籌，趕忙飲了，就去銷籌，總是架一籌，乾一杯。俗語說的「酒入歡腸」，他們聽了此令，已是滿心煩悶，勉強應酬，偏又加上幾杯急酒，等到寶雲念完，這幾位已是東倒西歪，就要嘔吐，勉強忍住。

誰知花再芳因喫些肴饌葷腥之類，何能禁得一連幾杯急酒。那酒喫了下去，登時就在腹中同菜爭鬪起來。裏面地方甚小，爭之許久，酒既不能容菜，菜又安肯容酒，一齊都朝外奔。再芳再三攔擋，那裏攔得住，說時遲，那時快，只聽哇的一聲，連酒帶菜吐了一地。

紫芝走到那邊在地下看一看道：「罪過！罪過！」一面說着，取了一雙牙筋，在地下夾起一物，放在再芳口邊道：「姊姊快把這個喫了，不但立時止吐，還免罪過哩。」再芳果真把嘴張開，吞了下去。紫芝頓足道：「我的姊姊！怎麼並不嚼爛，還是整吞進去！少刻倘或嘔出，仍是整的了。」衆人道：「是個甚麼，你就給他喫了。」紫芝道：「剛纔我夾起的，是整整的一個鱸仁兒。」再芳姊姊當時大約喫的匆忙，未曾嚼爛，剛纔嘔出，還是一個整的，此刻他又整吞進去。」衆人聽罷，不覺掩鼻大笑。

紫芝放下牙筯，正要回席，只見閔蘭蓀擎着牙杖在那裏剔牙。紫芝走近身邊道：「姊姊是甚麼把牙塞了？這樣狠剔還剔不出，我替你剔。」把牙杖接過。閔蘭蓀張口仰首，紫芝朝裏一望道：「姊姊，你的牙縫甚寬，塞的東西甚大，你擎這根小小牙籤去剔，豈非大海撈針麼？」說罷，放下牙籤，取了一雙牙筯，放入口內，朝着牙縫向外狠狠一夾。

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鏡花緣 第八十四回

## 第八十五回

論韻譜冷言譏沈約

引毛詩佳句美莊姜

話說紫芝擎着牙筋在蘭蓀牙縫根根一夾纔夾了出來，望了一望，朝地下一丟道：『我只當肉絲子塞在裏面，原來却是整整的一個肉團子！』寶雲姊妹，這個廚子明日一定要重賞他，難爲他做的這樣結實。』說的衆人笑個不了。

鳳雛製了列女疊韻。玉芝道：『詩經極言莊姜容貌甚美，姊妹既承上文，豈可將他美貌置之不問，倘能引出毛詩讚他一句，妹子格外再飲一杯。』鳳雛道：『詩經之句原多，要與所報之名相合的，一時何能湊巧？』也罷，我借別書路爲點染一句，也就算不辱命了。

延娟

陳思王集

雲鬢娥，修眉聯娟。

「娥娥」雙聲，「聯娟」疊韻，敬華之姊妹一杯，普席一杯。」

小春道：「本題既無普席之酒，這個重字也不應普席有酒；若像這樣，少刻都飛重字了。」若花道：「嗣後凡飛本題以及重字者，只算交卷，普席一概無酒；倘接令之家，情願照常說一笑話，普席仍飲一杯。」衆人道：「如此極妙。」

華芝掣了戲具雙聲，飲了令杯道：

「秋千

陸平原集

採千載之遺韻

「之遺」疊韻，「遺韻」雙聲，敬星輝姊姊一杯，普席一杯。」蘭言道：「大家飛了若干句子，惟華芝姊姊這句纔歸到今日酒令，本題借此點明，卻是不可少的，但普席又要喫酒，未免令人接應不暇了。」蘭芝趁着大家飲酒，又在那裏讓菜，被衆人罰了一杯。

蔣星輝道：「妹子說個禪機笑話，有個和尚，道行極深，講的禪機，遠近馳名。這日有個狂士，因慕和尚之名，特來拜訪。來至庵中，走到和尚面前，不意和尚穩坐禪牀，並不讓坐。狂士不覺怒道：「和尚既有道行，就該明禮，爲何見我仍舊端坐，並不立起，是何緣故？」和尚道：「我不立起，內中有個禪機。」狂士道：「是何禪機？」和尚道：「我不立起，就是立

起。」狂士聽罷，即在和尚禿頭上狠狠打了一掌。和尚道：「相公爲何打我？」狂士道：「我也有個禪機。」和尚道：「是何禪機？」狂士道：「我打你，就是不打你。」說的衆人好笑。

星輝掣了財寶，雙聲道：

『青錢』

魯褒錢神論

錢多者處前，錢少者居後。

「前錢」雙聲而兼疊韻，敬全貞姊妹一杯，普席一杯。」春輝道：「這句當中很可點斷，普席之酒似乎可免。」畢全貞道：「就如此，我的笑話自然也免了。」閨臣道：「這句「錢多處前錢少居後」令人聽了，想起世態炎涼，能無慨歎！」

青鈿道：「姊姊因「錢」字而歎，我因「青」字忽又想起「是」以「二」字真罰的委屈。試問這個「青」字同水旁「清」字有何分別？」龍「與玲瓏之「瓏」其音又有何異？他卻分在兩韻。最令人不懂的方旁之「於」歸在「六魚」，干鈞之「于」歸在「七虞」，諸如此類，不知是何肺腑。」春輝道：「他以一身而事宋齊梁三朝之君，於忠之一字，已可



想見其餘又何必談他！」

全貞道：「二位姊姊暫停高論，妹子交卷了。」隨手掣了人倫雙聲道：

「妻妾 蔡邕月合問答 今曰御妾，何也！」

紫芝道：「他要置妾，你便怎樣？」我看姊姊倒有些醋意了。」蘭芝道：「人家話還未完，你停停再說罷。」全貞接着道：「曰御」雙聲，敬亞蘭姊姊一杯。」

蘇亞蘭掣了蟲名雙聲道：「玉芝姊姊，纔託鳳雛姊姊所飛毛詩之句，不能湊巧，如今妹子倒可引用讚美莊姜原句了：

蝓蟻 詩經 頌如螭蟻。

本題雙聲，敬舜英姊姊一杯。」蘭言道：「這句不但補足莊姜之美，並且所敬亦得其人，若是容貌稍差的，也就不配了。」舜英道：「姊姊言談最是純正，何苦卻拏妹子開心？」蘭

言道：「我是言道其實，你只問問衆人就知道了。」

舜英掣了戲具雙聲道：「青銅姊姊，又是飛鞋那個頑意到了？」

氣毬

馬融忠經

導之以禮樂以和其氣。

「樂以」一其氣」俱雙聲，敬巧文姊姊一杯，普席一杯。」

印巧文道：「這都是青鈿姊姊拋毬帶累的不但要喫酒，還要說笑話。奉告諸位姊姊，

往日妹子原喜說笑話，今日只好告罪了。」青鈿道：「今日爲何不說？」巧文道：「妹子

並非不說，其中有個緣故。」青鈿道：「是何緣故？」倒要請教。」巧文道：「既是姊姊諄

諄下問，我也不得不說了。實告訴你罷，我不說，就是說。」衆人聽了，猛然想起禪機笑話，

不覺大笑。青鈿道：「諸位姊姊莫笑，且聽巧文姊姊說笑話。」巧文道：「凡說笑話，原不

過取其發笑，令大家既已笑了，妹子纔說之話，就可算得笑話，何必再說？」閻臣道：「此言

並不勉強，自應接令爲是。」

玉芝道：「請教令官，卽如剛纔妹子誤說各名約有一百之多，以後別人可准再用？」

春輝道：「再用的罰三杯。」玉芝道：「這還罷了。」

巧文掣了古人名箋聲道：

「劉伶」國語 聞之伶州鳩。

「州鳩」異韻，敬彩雲姊妹一杯。」

玉芝道：「此時酒仙既出來，必須奠他一奠，少刻大家纔有興哩。」於是面對戲臺恭敬敬福了一福，奠了三杯。小春也奠了一杯道：「劉老先生，我也不求五斗解醒，只求他老人家保佑我莫吐，就感大情了！」

紫芝道：「此令既有二十餘門之多，何必要這古人名？妹子適纔約計由唐虞至前隋，案經史可考的共有二百餘人，都是雙聲疊韻，未免過寬，必須除去這一門，方不浮泛。」

閩臣道：「不但此籌可去，並且此令甚，若慢慢行去，恐令未完，天就晚了。據妹子愚見，莫若大家依次先掣二三十籤，再一總結算，應說笑話者說笑話，願行小令者行小令，如此分個段，落不過兩三次就可令完，既不耽誤飲酒，又可不致夜深，不知可好？」

彩雲掣了服飾雙聲道：「妹子就遵姊妹之命，早早交卷。」

輕裘

墨子

犛羊之裘，練帛之冠。

「祥羊」疊韻，敬紅英姊妹一杯。」

紅英掣了戲具雙聲道：

「琴棋

顏氏家訓

圍棋有手談坐隱之名。

「有手」疊韻，敬瑤芝姊妹一杯。」

井堯春道：「這樣寬題，不替主人轉敬，未免可惜。」

燕紫瓊道：「此題若輪到妹子，大

約也可轉敬一杯。」

邵紅英道：「你們二位一善琴，一善棋，腹中自然該有琴棋典故。既

是如此，你們就各認一字也飛一句書，如雙聲疊韻俱全，抑或兩個雙聲，兩個疊韻，我說一個

笑話，設或飛句不能如式，每人各飲三杯。」

堯春道：「既如此，我就有僭，先飛琴字。李延壽

北史：「垂簾鼓琴，風韻雅遠。」

兩個雙聲。」

紫瓊道：「邯鄲淳藝經：「夫圍棋之品有九，

一曰入神。」雙聲疊韻俱全。請教笑話了。」

紅英道：「輪我掣籤飛句，只有我聽人的笑話，此時反弄到自己身上，倒也別致。適纔

我因李延壽李字卻想起一個笑話，有個宰相去世多年，他族中有個姪兒，每與親朋交談，就

把「家伯」賣弄出來，意欲使人知他爲宰相族姪。一日，偶到杭州遊玩，因見石壁題着前朝許多名士，他也寫了幾字道：「大丞相再從姪某嘗游於此。」題畢而去。後來有個士人李某，最好談諧，看見此字，因題其旁道：「元元皇帝二十五代孫李某繼遊於此。」

言笑道：「此話雖是游戲，但鄉愚往往犯了此病，若將這話給他聽了，受益不淺。」

瑤芝掣了獸名雙聲道：

『窮奇』

王弼周易略例

一陰一陽而無窮。

「一陰」「一陰」「一陽」俱雙聲敬月芳姊姊一杯，普席兩杯。」

褚月芳掣了藥名雙聲道：

『紅花』

謝康樂集

含紅敷之續翻。

「含紅」雙聲，敬萃芳姊姊一杯。」

哀萃芳掣了地名雙聲。

春輝道：「按現在十道所轄縣名，雙聲疊韻，約有一百，若用縣

名，未免過於省事，誤用者罰。」萃芳道：「幸而妹子想了一個，卻與這些名目不同。」

中州

雜錄經

夕攬中州之宿莽

本題「州之」俱雙聲，敬小鶯姊妹一杯。」

題花道：「我飲一個令杯，以後旁令說過之書，也不准再用。至於詩句，惟闕閣之書准用，餘皆不准，纔不寬泛。違者罰。」

崔小鶯掣了藥名雙聲道：

「防風

崔寔農家諺

日沒胭脂紅，無雨也有風。

「雨也」雙聲，「也有」雙聲，敬錦春姊妹一敬，普席一杯。」

鄭錦春掣了身體雙聲道：

「肺臍

司馬遷史記

諸侯子弟若肺臍。

本題雙聲，敬婉春姊妹一杯。」

鄒婉春掣了人倫雙聲道：

「祖宗

劉向列女傳

學窮道奧，文爲辭宗。

「文爲『雙聲敬月輝姊妹一杯』」

蔣月輝掣了藥名雙聲道：「藥名雖有，就只承上甚難，這卻怎好？」只聽耳旁有人說道：「如此如此，豈不好麼？」月輝聽了，滿心歡喜道：

「蜂房」

春秋佐助期

虞舜之時，景星出房。

「之時」疊韻，敬……」一面說著，又細細數一數道：「敬二姊妹一杯。」蔣秋輝笑道：

「這個頑的好，怎麼敬到自己家裏了！」青鈿道：「這纔顯得你們姊妹親熱哩。」月輝

回頭把題花望了一眼道：「好個短命鬼！」題花把月輝一指道：「好個冒失鬼！」

秋輝掣了服飾雙聲道：

「繡徽」

金樓子

觀人以言，美於繡徽文章。

「以言」本題俱雙聲，敬蕙芳姊妹一杯。」

譚蕙芳掣了舟車雙聲道：

「風帆」

沈約宋書

願乘長風破萬里浪。

一乘長「雙聲敬蘭言姊姊一杯」。

玉芝道：「怎麼蘭言姊姊落下淚來？」蘭言道：「我因蕙芳姊姊所飛這個『風』字，

忽然想起韓詩外傳「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這兩句話，觸動思親之心，所以傷感。假如雙親在堂，此時蒙太后半支俸祿，再能內廷供奉，即使家寒，亦可敷衍養親。無

如子欲養而親不待，雖高官極品，不能一日養親，亦有何味？這總是自己早不樹立，以致親

不能待，後悔何及！」蘭芝道：「姊姊只顧如此，豈不打斷酒興麼？」

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觀花錄 第八十五回

## 第八十六回

念親情孝女揮淚眼

談本姓侍兒解人頤

話說蘭芝道：『衆人聞了此言，莫不落淚，豈不打斷酒興麼？』閩臣道：『此事雖由那個風字惹出來的，但蘭言姊姊這幾句話，令人聽了，卻勉勵我們不少。據我看來，無論貧富，得能孝養一日且孝養一日，得能承歡一日且承歡一日，若說等你富貴之時再去盡孝，就只怕的來不及了！』

蘭芝道：『好姊姊，莫傷心，接合罷。』

蘭言製了人倫雙聲，就在桌上用酒寫了一個

「厶」字，道：『玉兒，你可認得？』玉兒走來望一望，道：『這是某處的「某」字，又讀公私

的「私」字。』蘭言道：『你何以曉得？』玉兒道：『當日晉朝范甯註穀梁，曾有某字之

說，周時韓非論倉頡，卻有私字之義。』蘭言道：『我正要把這私字告訴他，好寫在底本上，

誰知他更明白。」題花道：「這叫作『強將手下無弱兵。』請罷，玉老先生，我們認得你了！」紫芝道：「他豈但在冷字上用功，還有一肚子好笑話哩。」月芳道：「少時我飲兩杯，務必代我說一個。」

青鈿道：「我記得……子欲養而親不待」這兩句倒像出在劉向說苑，怎麼說是韓嬰詩外傳呢？」春輝道：「你把這兩部書仔細對去，只怕有幾十處都是雷同哩。」蘭言道：「多謝明斷。」

公姑

韓非子

自營爲人，背人爲公。

「爲人」「人爲」俱疊韻，敬紅萸姊姊一杯。」

紅萸道：「我情願喫兩杯，這個笑話只好拜託玉姑娘了。」寶雲道：「姊姊怎麼稱他姑娘？豈不折他壽麼？」紅萸道：「這叫做『敬其主以及其使。』况他如此穎悟，下科怕不中個才女！」紫芝道：「他的笑話雖好，不知可能飛個雙聲疊韻？」蘭芝道：「如飛的合式，諸位才女自然都要賞鑑一杯。」玉兒道：「我就照師才女『公姑』二字飛焦氏。」

易林「一巢九子，同公共母」，「雙聲疊韻俱全，敬諸位才女一杯。」紫芝道：「都已賞臉飲了，說笑話罷。設或是個老的，罰你一杯。」

玉兒道：「就以我的姓上說罷。有一家姓王，兄弟八個，求人替起名字，並求替起綽號，所起名字，還要形象不離本姓。一日，有人替他起道：「第一個，王字頭上加一點，名喚王主，綽號叫做『硬出頭的王大』。第二個，王字身旁加一點，名喚王玉，綽號叫做『偷酒壺的王二』。第三個，就叫王三，綽號叫做『沒良心的王三』。第四個，名喚王丰，綽號叫做『扛鐵槍的王四』。第五個，就叫王五，綽號叫做『硬拐彎的王五』。第六個，名喚王壬，綽號叫做『歪腦袋的王六』。第七個，名喚王毛，綽號叫做『彎尾巴的王七』。第八個，名喚王全。」玉兒說到此處，忽向衆人道：「這個『全』字本歸入部，並非人字，所以王全的綽號叫做『不成人的王八。』」

月芳笑道：「這個笑話雖好，未免與你尊姓吃虧。我喫兩杯，你也替說一個，我好銷帳。倘能把他們昨日射鵰子說一笑話，我格外再飲一杯。」

玉兒道：「既如此，我就勉強敷衍一個。有一武士射鵠，適有一人立在鵠旁閒望，惟恐箭有歪斜，所以離鵠數步之外，自謂可以無虞。不意武士之箭射的甚歪，忽將此人鼻子射破，慌忙上前陪罪，連說失錯。此人用手一面掩鼻，一面說道：「此事並非你錯，乃我自己之錯。」武士詫異道：「我將尊鼻射破，爲何倒是你錯？」此人道：「我早知箭是這樣射的，原該站在鵠子面前。」」

鄺錦春笑道：「玉姑娘，我也只好奉煩了。」紅珠道：「姊姊詩學甚精，如做一首打油詩，也就算了，何必定說笑話？」

玉兒道：「才女把酒乾了，我就說個做詩笑話。有一士人在旅店住宿，夜間忽聽隔房有一老翁自言自語道：「又是一首。」士子忖道：「原來隔房竟是詩翁，可惜夜深不便前去請教。」據他所說又是一首，可見業已做過幾首了。」正在思忖，只聽老翁道：「又是一首。」士子道：「轉眼間就是兩首，如此詩才，可謂水到渠成，手無難題了。」到了次日，急忙整衣前去相會，略道數語，即問老翁道：「聞得老丈詩學有七步之才，想來素日篇什必多，

特來求教。」老翁詫異道：「老漢從不知詩，不知此話從何而起。」士子笑道：「老丈何必吝教？」昨晚隔房明明聽見老丈頃刻就是二首，何必騙我？」老翁道：「原來尊駕會意錯了。昨晚老漢偶爾破腹，睡夢中忽然遺下糞來，因未備得草紙，只得以手揩之，所謂一手一手指者，並非一首詩，乃是一手屎。」衆人聽了，不覺大笑。題花道：「凡做詩如果詞句典雅，自然當得起個「詩」字；若信口亂言，就是老翁所說那句話了。」

紅英掣了地名雙聲道：

「東都」

江醴陵集

帳飲東都，送客金谷。

本題雙聲，敬亭亭姊一杯。」春輝道：「姊姊怎麼忽然鬧出江文通別賦？恰恰又飛到亭亭姊姊面前，豈不令人觸動離別之感，黯黯銷魂麼？若要想起諸位姊姊行期，連日之聚，真是江文通說的「惟樽酒兮敘悲」了。少刻必須紫芝妹妹把將來別後大家怎樣音信常通唱個小曲，略將離愁解解纜好哩。」

亭亭掣了列女雙聲道：

「嫫母」老子有名萬物之母。

「萬物」雙聲，敬豔春姊妹一杯。」玉芝道：「我記得「嫫母」二字見之史記漢書，別的書上也還有麼？」亭亭道：「卽如「嫫母姣而自好」，一見屈原九章；「嫫母有所美」，一見淮南子；「嫫母勃屑而自侍」，一見東方朔七諫；「嫫母倭傀，善譽者不能掩其醜」，一見王諫議集；「飾嫫母之篤陋」，一見晉書葛洪傳；「警者遇室，則西施與嫫母同情」，一見稽康養生論；「使西施出帷，嫫母侍側」，一見吳質書。他如古詩「若教嫫母臨明鏡」一類，歷來引用者甚多，妹子一時何能記得？」玉芝道：「常聽人說亭亭姊妹腹中淵博，我故意弄這冷題目問他一聲，果然滔滔不斷，竟說出一大篇來。」

施豔春掣了官名雙聲道：

「祭酒」周禮 酒正掌酒之政令。

「之政」雙聲，「政令」疊韻，敬綠雲姊妹一杯。」

綠雲掣了藥名雙聲道：

「細辛」劉熙釋名

少辛，細辛也。

本題雙聲，敬珠細姊姊一杯。

珠鈿掣了時令雙聲道：

『小雪』春秋元命苞

陰氣凝而爲雪。

「而爲」疊韻，敬紅蕖姊姊一杯。

紅蕖掣了百穀雙聲道：

『麩麥』尙書大傳

過殷之墟，見麥秀之。

重字雙聲，敬幽探姊姊一杯。

幽探掣了服飾雙聲道：

『布帛』諸葛丞相集

臣本布衣，躬耕南陽。

「本布」「躬耕」俱雙聲，敬書香姊姊一杯。

書香掣了財寶雙聲道：



『寶貝

鐘磔詩品

陸文如披沙簡金，往往見寶。

「簡金」重字俱雙聲，敬瑤釵姊妹一杯。」

緇瑤釵掣了地理雙聲道：

『瀑布

孫廷尉集

瀑布飛流以界道。

本題雙聲，敬麗娟姊妹一杯。」

麗娟掣了藥名雙聲道：

『百部

大戴禮

有霧之蟲，三百六十。

「有霧」雙聲，敬堯春姊妹一杯。」

堯春掣了飲食雙聲道：

『玉液

史游急就章

有液容調。

「有液」雙聲，「液容」雙聲，敬秀春姊妹一杯，普席一杯。」陶秀春道：「這個「容」字

我們讀做「戎」字，今姊妹說液容雙聲，只怕錯了。」春輝道：「按前人韻書，容液本歸一

母若讀做戎字，那是貴處土音，豈是堯春姊姊錯哩？」秀春道：「既如此，這個笑話少時只好奉託玉姑娘了。」

紫芝道：「與其記在帳上，莫若你飲兩杯，我替你說。」秀春把酒飲了。紫芝道：「有

個公冶短去見長官。長官道：「吾聞公冶長能通鳥語，你以短爲名，有何所長？」公冶短道：「我能通獸語。」正在說話，適有犬吠之聲。長官道：「你既能通獸語，可知此犬說什麼？」公冶短聽之良久，不覺皺眉道：「這狗滿嘴土音，教我怎懂？」衆人一齊大笑。

秀春道：「怪不得教我預先喫酒，那知這短命鬼卻來罵我！」隨即掣了音律雙聲道：

「音樂

孝經

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於樂」雙聲，敬紫雲姊姊一杯。」閹臣道：「據這兩句聖經看來，可見人家演戲，那壞人心術之戲也不可唱。若是官長在廟宇敬神，以及父兄在家庭點戲，尤應點些忠孝節義的使人效法纔是。雖係遊戲陶情，其實風化攸關，豈可忽略。但人只圖悅目，那裏計及於此！」

紫雲掣了列女雙聲道：

『雲英

陶潛聖賢羣輔錄

天下忠貞魏少英。

『忠貞』雙聲，敬淑媛姊妹一杯。』

淑媛掣了藥名雙聲道：

『荆芥

曹大家集

生荆棘之榛榛。

『荆棘』之榛，俱雙聲，『生荆』疊韻，敬文錦姊妹一杯，普席兩杯。』青鈿道：『且慢斟酒。我記得揚雄反離騷有此一句，爲何說是曹大家集？只怕要罰一杯。』春輝道：

『那反離騷是『荆棘之榛榛兮，與東征賦『生荆棘之榛榛』卻微有不同，只怕妹妹錯了。』青鈿道：『呸！是我記錯，罰一杯。』

謝文錦道：『我不會說笑話，這個交易可有人做？』紫芝道：『你果真不會，把酒乾了，

我替你說。』文錦道：『莫非騙我喫酒，又是『公冶短』麼？』紫芝道：『你說話又無土

音，就是『公冶短』也與你無干。』文錦把酒飲了。紫芝道：『有個公冶矮去見長官。

長官聞其所長，原來此人乃公冶短之弟，也通獸語。正在談論適值驢鳴。長官道：「他說甚麼？」公冶矮道：「他說他不會說笑話。」

文錦忍不住發笑道：「我也不知他怎麼編的這樣快。」隨手掣了舟車雙聲道：

『錦車 易經 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有攸」「往无」俱雙聲，敬題花姊姊一杯。多飛「无咎」二字，以為日後若花姊姊飛車回鄉吉祥之兆，並非敢敬普席之酒。」

蘭言道：「聞得飛車出在奇肱，若花姊姊這個飛車可是此處借的？」若花道：「飛車原是奇肱土產，近來周饒得了其術，製造更精，所以家父從周饒借來的。」玉芝道：「將來我們過去送行，倒要長長見識哩。」

題花掣了服飾雙聲道：「我用剛纔「銀漢浮槎」那個典故，春輝姊姊以為何如？」春輝拍手笑道：「若果如此，妹子就有文章做了。」姊姊快些交卷。」

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鏡花緣 第八十六回

第八十七回

因舊事游戲仿楚詞

卽美景談諧編月令

話說春輝笑道：「姊姊快些交卷，妹子有文章做了。」題花道：

「巨屨」

孟子

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

紫芝道：「求之弗得，那裏去了？」

題花道：「飛了——」有業——於牖——俱雙聲，敬寶細

姊姊一杯，普席一杯。」

春輝道：「我因今日飛鞋這件韻事，久已要想替他描寫描寫，難得有這「巨屨」二字，

意欲借此摹仿幾部書，把他表白一番，姊姊可有此雅興？」題花道：「如此極妙，就請姊姊

先說一個。」春輝道：「我仿宋玉九辯：獨不見巨屨之高翔兮，乃墮下氏之圃。」題花道：

「我仿反離騷：巨屨翔於蓬蒿兮，豈凡屨之能捷。」玉芝道：「我仿賈誼賦：巨屨翔於千仞

兮，歷青霄而下之。」小春道：「我仿宋玉對楚王問：『巨屨上擊九千里，絕雲霓，入青霄，飛騰乎杳冥之上，夫凡庸之屨，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春輝道：「這幾句仿的雄壯。」

紫芝道：「若要雄壯，這有何難！我仿莊子：其名爲屨，屨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

其翼若垂天之雲。是屨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諧之言曰：『屨之徙於

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墮者也。』」春輝道：「這個不但雄

壯，並且極言其大，狠得題神。」

題花道：「若像這樣，仿到何時是了？莫若把五經仿了好接前令。我仿春秋：庚子，夏

四月，一屨高飛過十圍。」春輝道：「記其年，記其月，而並記其所飛之地，這是史筆不可少

的。」玉芝道：「我仿易經：初九，屨，履之則吉，飛之則否。象曰：履之則吉，行其正也；飛之則

否，舉趾高也。」春輝道：「此言事應休咎，也是不可缺的。」小春道：「我仿禹貢：厥屨維

大大，維足維臬。」春輝道：「這是言其形，辨其味，也是要緊的。」青釧道：「原來姊姊還

能辨其味，倒也難得。」

紫芝道：「我仿毛詩巨履跼矣，于彼高岡，大足光矣，于彼馨香。」春輝道：「馨香」二字，是襲中帶貶，反面文章，合著無窮，頗有風人之旨。我仿月令，是月也，牡丹芳，芍藥豔，遊下圃，拋氣毬，鞋乃飛騰。」玉芝道：「還有一句呢？」紫芝道：「足亦。」說的衆人好笑。青鈿道：「你們變著樣兒罵我，只好隨你嚼蛆，但有侮聖言，將來難免都有報應。」衆人道：「有何報應？」青鈿把舌一伸，又把五個手指朝下一彎道：「只怕都要「適蔡」哩。」衆人聽了，一齊發笑。

董寶鈿掣了鳥名雙聲道：

「錦雞

譙周法調

羊有跪乳之禮，雞有識時之候。

「羊有」「識時」俱雙聲，「時之」「靈韻」敬素雲姊妹一杯。此句當中可以點斷，不敢轉敬。」

素雲掣了花卉雙聲道：

「蒹葭

中培詩說

蒹葭君子，隱於河上。



本題「隱於」俱雙聲，敬墨香姊姊一杯。」

陽墨香掣了地連雙聲道：

「疆界

陶彭澤集

舒遠趨於促界。

「紆遠」雙聲，敬麗蓉姊姊一杯。」  
蘭言聽墨香飛的這句，把他細細望了一望，不覺歎息不已。

余麗蓉掣了列女疊韻道：

「王嫱

劉勰人物志

詩詠文王，小心翼翼。

「文王」「小心」俱雙聲，敬耕煙姊姊一杯。」

寶耕煙道：「此句幸虧當中可以點斷，省了一個笑話。」於是掣了花卉雙聲道：

「黃花

邱司空集

佩紫懷黃，贊帷幄之謀。

「懷黃」「帷幄」俱雙聲，敬翠鈿姊姊一杯。」

花再芳道：「黃花無所指，未免過於浮泛，只怕要飲一杯。」  
耕煙道：「汲冢周書：「又

五月菊有黃華。禮記月令：「季秋之月，鞠有黃華。」這兩部書都說的是菊，爲何妹子無指呢？古無「花」字，俱以「華」字通用，如光華之華，讀爲陽平，華卉之華，讀做陰平。况爾雅釋草明明寫着「荷芙蓉，其華齒蒼」。他如「唐棣之華」、「桃始華」之類，莫不以華爲花。

再芳道：「若據此說，我這賤姓竟是杜撰了。但花字始於何時，姊姊可知麼？」耕煙道：「妹子記得北魏太武帝始光二年造新字千餘，頗之遠近，以爲楷式，如花字之類，雖不知可在其內，但晉以後每每見之於書，大約就是當時所頒新字了。」

董翠鈿製了飲食雙聲，想了多時，雖有幾個，無奈總不能承上。紫之見他爲難，因暗問題花道：「他有結巴毛病，我教他奏個音樂你聽。」忙把湯匙擎起，向翠鈿照了一照，又將兩手比做一個圓形，故意說道：「飛了許多句子，可惜總未將班婕妤蘇若蘭詩句飛出來，姊姊何不飛一句呢？」翠鈿猛然被他提醒，連忙說道：「湯一湯！」

湯團

班婕妤詩

裁成合歡扇，團團如明月。

「合歡」「團團」俱雙聲，敬一吓！敬四妹妹一杯。」

董花鈿道：「怎麼敬到家裏來了？」題花道：「剛纔是蔣四姑娘敬蔣二姑娘，此刻又

是董二姑娘敬董四姑娘，怪不得我們都摸不着酒喫。」紫芝道：「他豈但敬酒，並且湯，

湯，敲起大鑼，還奏樂哩。」幽探道：「我聞翠鈿姊姊口吃毛病醉後更甚，大約今日又多飲

兩杯了。」

紫芝道：「我說個笑話：一人素有口吃毛病，說話結結巴巴，極其費事。那日偶與衆友

聚會，內中有一少年道：「某兄雖然口吃，如能隨我問答，不假思索，即可教他學做雞鳴。」

衆友道：「凡口吃的，說話全不能自己做主，不因不由就要結結巴巴，何能教他學做雞鳴？」

果然如此，我們都以東道奉請。」少年道：「既如此，必須隨問隨答，不許停頓。」因取出

一把穀米放在口吃者面前道：「這是何物？」口吃者看了，隨即答道：「穀一穀。」說

的衆人好笑。紫芝用湯勺掬了一勺湯道：「翠鈿姊姊，你看這是何物？」翠鈿看了笑遠：

「這一這一刻薄鬼，又教我奏樂了。」

董花鈿掣了列女雙聲道：

「敬姜

班蘭臺集

列肆修於姬姜。

「姬姜」雙聲，敬蘭孫姊妹一杯。」

閔蘭孫正喫的爛醉，聽見令到跟前，急忙袖了一籤，高聲念道：「身體雙聲。」想了多時，信步走到玉兒那邊道：「我看看他們用的都是什麼書，莫用重複了，又要罰酒。」紫芝趁空寫了一個紙條，等蘭孫走過，暗暗遞了過去。蘭孫正在着急，看了一看，如獲至寶，慌忙說道：

「脚筋

洛陽伽藍記

牛筋狗骨之木，雞頭鴨腳之草。

「狗骨」雙聲，敬婉如姊妹一杯。」

衆人聽了，滿心要笑，都因蘭孫性情不好，又不敢笑，只得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勉強忍住。紫芝道：「婉如姊姊這杯吃的有趣，還有狗骨可以下酒哩。」婉如皺着眉頭，自言自語道：「偏偏輪到俺，又是脚筋，又是狗骨都來了。」衆人聽了那個敢笑，只得再三忍住。花再

芳道：「所報名類，原要顯豁明白，雅俗共賞；若說出來，與其慢慢替他破解，何不就像蘭孫姊姊這個明明白白，豈不爽快。我倒要賞鑒一杯。」紫芝道：「你因有了好菜，自然想酒吃了。」

婉如掣了果木雙聲道：

「金橘」

陳壽三國志

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

「陸郎」雙聲，敬芳春姊一杯。」

芳春掣了時令雙聲道：

「人日」

宗懷歲時記

正月七日爲人日。

本題雙聲，敬麗樓姊一杯。」青釧道：「初七爲人日，請教初一初二呢？」此說可見經史麼？」鄴芳春道：「此說見董勛問答，後來魏書序亦有一雞，二狗，三豬，四羊，五牛，六馬，七人，八穀之說。大約自元旦至初八日，總宜晴和爲佳；即如初五爲牛，若是日有狂風暴雨，當主牛有災病。餘可類推。」

姜麗樓製了音律雙聲道：

「律呂

剗向別錄

吹律而溫至黍生。

「黍生」雙聲，按時音「而溫」也是雙聲，敬繡田姊姊一杯。」  
鄒婉春道：「這個「黍」字，我們讀做「褚」字，與「生」字並非一母，爲何是雙聲？」  
春輝道：「按「黍」「鼠」「暑」「三」字，韻書都是賞呂切，乃「舒」字上聲，正與「生」字同母；若讀「褚」字，那是南方土音，就如北方土音把「容」字讀做「戎」字。好在有書可憑，莫若都遵韻書爲是。」  
鍾繡田製了獸名雙聲道：「鼠」字既是賞呂切，我就易於交卷了。

「鼯鼠

姚思廉梁書

意懷首鼠及其猶豫。

「首鼠」「猶豫」俱雙聲，敬芸芝姊姊一杯。」

芸芝製了飲食雙聲道：

「菽水

蔡邕獨斷

地下之衆者莫過於水。

「之衆」「衆者」俱雙聲，敬青銅妹妹並普席一杯。」

青釧道：「我記得這句出在風俗通，怎麼說是獨斷？難道姊姊說錯也教我吃酒麼？」

春輝道：「你又記錯了。」

那風俗通是「土中之衆者莫若水，」與「地下之衆者莫過於

水」卻稍有分別，原來這酒還是要你吃的。」青釧教玉兒把書取來看，這纔把酒告乾，

掣了官名雙聲道：

「尙書

魏徵陪書

聖人在上，史爲書，誓爲詩。

「爲詩」疊韻，敬驪珠姊姊一杯。」

驪珠掣了地理雙聲道：

「山水

龍魚河圖

崑崙山有五色水。

「崑崙」疊韻，敬蘭芝姊姊一杯。」

蘭芝掣了文具雙聲。

題花道：「可惜今日已晚，只能行得雙聲疊韻之令，不能聯韻，若

一百人每人一韻做一首百韻詩，豈非大觀麼？」春輝道：「每人只得一韻，若疊起精神，細

細做去，只怕竟是曹娥碑「黃絹幼婦」那個批語哩。」蘭芝道：「就只怕的內中有幾位

姊姊不喜做詩，若果高興，豈但黃絹幼婦，並且傳出去還有一個批語：

鎮紙

房喬晉書

洛陽爲之紙貴。

「爲之」疊韻，「之紙」雙聲，敬瑞賞姊姊並普席一杯。」

呂瑞賞製了器物雙聲道：

「竹枕

令狐德棻周書

所居之宅，枕帶林泉。

「之宅」「宅枕」俱雙聲，敬蘭英姊姊一杯。」

章蘭英製了藥名疊韻道：「可惜有許多好書都不準再用，只好借着酒字敷衍完卷了。

茶奠

束皙發蒙記

貓以薄荷爲酒，蛇以茶奠爲酒。」

玉芝道：「虎以犬爲酒，鳩以桑椹爲酒。」蘭英道：「妹妹莫鬧。本題疊韻，敬乘珠姊姊一

杯。」

掌乘珠製了天文雙聲道：

「陰陽

荀悅中經

想伯夷於首陽，省四皓於商山。



「夷於」「商山」俱雙聲，敬蘭音姊姊一杯。可惜易經有人用過，若飛「日陰與陽」豈不與「齊莊中正」並美麼？」紫芝道：「若飛京房易傳「易曰陰遇陽」還是四個雙聲哩。」

枝蘭音掣了昆蟲雙聲道：

「衣魚」

元中記

一日逢魚頭，七日逢魚尾。」

玉芝道：「此魚如此之長，若喫東西，豈不要三四天纔到腹麼？」一日「七日」俱疊韻，敬紅紅姊姊一杯，我替蘭音姊姊說了。」

紅紅道：「適因「衣魚」二字，偶然想起書集往往被他蛀壞，實爲可恨。」麗春姊姊最

精藥性，可有驅除妙方？」潘麗春道：「古人言司書之仙名「長恩」到了除夕，呼名祭之，

蠹魚不生，鼠亦不齧，妹子每每用之有效，但遇梅雨時也要勤曬，若聽其朽爛，大約這位書仙也不管了。」紅紅連連點頭，掣了百穀鏝聲道：

「慧苡」

王充論衡

慧苡之莖，不過數尺。

本題雙聲敬錦雲姊妹一杯。」

錦雲製了一籤，正在高聲念道：「天文雙聲。」忽覺松林微微透出一陣涼風，個個吹的

毛骨悚然。閩臣道：「怎麼剛製天文就刮起風來？」這籤竟有些作怪！爲何風中還帶一

股清香？舜英道：「此香順風飄來，宛如丹桂，若非四季桂，安能如此？」原來此處卻有如

此佳品。寶雲道：「家父四季桂久已進上，此時那得有此？」適纔這陣幽香，芬芳異常，豈

下界所有？且陣陣俱從霄漢吹來，看這光景，果真是「天香雲外飄」了。莫非這位桂

花仙姑知道今日座有佳賓，特放此香以助妹子敬客之意麼？」銀蟾道：「據我看來，此是

師母連得貴子之兆，或主玉兒下科蟾宮折桂也未可知。」

只見丫環向寶雲道：「剛纔卜與來靈，外面有兩個女子自稱殿試四等才女，雖係四等，

卻是博學。他因衆才女在此聚會，執意要來談談，如果都是學問非凡，得見一面，死也甘心。

若非真才不敢相見，他也不敢勉強，只等衆才女回他一句，他就去了。卜與因他說之至再，

不敢不稟。如何回他，請小姐示下。」

寶雲聽了，默默無言。

閩臣道：『丫環，你教管家去回他，就說我們殿試都是徽特名列

上等，並非異才實學，何敢自不量力，妄自談文。況在酒後，尤其不敢冒昧請見。』若花道：『閩臣阿妹是謙謙君子，如此回覆，卻也省了許多唇舌。』只見亭亭題花，春輝青鈿一齊連說不可。

未知以後如何，且觀下回分解。

## 第八十八回

借月旦月姊釋前嫌

逞風狂風姨洩舊忿

話說亭亭、青鈿、春輝、題花、聞聽若花之言，一齊連說：『不可。姊姊爲何如此示弱，先滅自己威風，與其不戰而負，何不請他一會？』大家憑着胸中本領同他談談，倘能羞辱他一場，也教那些狂妄的曉得我們利害。如風頭不佳，不能取勝，那時再拜倒轅門也不爲遲。『環快去相請！』

不多時，兩女子攜手而來，一個年長的穿着青衫，年幼的穿着白衫，都是嬌豔無比，綽約異常。衆人見他器宇不凡，都不敢輕視，見禮讓坐。問了姓氏，青衣女子姓封，白衣女子姓越。寶雲命人當中另設一席。

二人歸坐，一一請問名姓，及至問到唐閨臣，白衣女子道：『聞得前者殿試，才女有一篇

天女散花賦可冠通場，可惜仍存大內，傳抄不廣，未觀全豹，甚覺耿耿。昨雖看見幾聯警句，卻自平平，恐係傳寫之誤，抑或假託冒名，均未可知。今日難得幸遇，意欲以本題五字爲韻，請教再做一賦，可肯賜教？」  
閩臣道：「當日只想求取功名，不顧顏厚，只管亂寫，今日豈可又來現醜？斷斷不敢從命。」  
青衣女子道：「他既諄諄求教，才女若不賞光，不獨負他一片美意，豈不把衆才女素日英名全付流水麼？」

亭亭道：「閩臣姊姊此番應試，原是迫於嚴命，無可奈何，勉強而來。此時一心注意伯伯遠隔外洋，時刻牽挂，急欲尋親，現在團聚業已勉強，那有閒情又做詩賦？既承二位執意見委，我雖不才，尚可塗鴉勉強應命。就煩主人預備筆硯，我好現醜。」

白衣女子道：「才女高才，久已拜服，何必再勞大筆？」  
至唐才女乃衆朝臣曾推第一之選，與衆不同，因此纔敢冒昧來教。意謂借此可以開開茅塞，那知竟是如此吝教！但既興致不佳，何敢過勞費心。只求略略見賜一二短句，也就如獲拱璧了。」

閩臣仍要推辭，無奈衆人已將筆硯另設一席，推他坐了。閩臣只得告坐，濡毫構思。白

衣女子道：「素聞才女有七步之才，果能文不起草，走筆立就，那纔算得名下無虛哩。」  
臣聽了，把神凝了一凝，只得打起精神，舉起筆來，刷刷刷，如龍蛇飛舞一般，一連寫了幾句。  
衆才女在旁看着，莫不暗暗稱讚，都道：「如此佳作，少時給白衣女子看了，不怕他不甘拜下  
風！」  
閩臣一面寫着，衆人只管點頭稱妙。登時寫完，玉兒送給兩女子觀看。

天女散花賦（以題爲韻）

昔者，魏夫人葆朱寧而遐御，鍊紫芝而上仙；宮於丹林之側，樓於絳樹之邊。  
長河煜燦，元都綺鮮；石葉彌滿，瓊草爲田。丸奕芬而霞邁，服胡麻而雲駕。惟  
懼風多作惡，月不常圓。青蘋展動而相擾，丹桂被錮而可憐。往往攀條泣若，  
執葉蹙然。

其女弟子黃令徽乃離席而前曰：「臣忝羣芳之總，竊九命之權，叨榮於二十  
七位，布華於三十六天。願盟鸞閣，共薦花筵；近披香雨，遠匝醴煙。煩草微以  
木筆，更買醉以金錢。靡弗繽紛拱震，亂纓輝乾。又豈慮乎十八之性虐，與夫



軍容狀元之異以貴而稱，夢良師博，潘河惠知之叢以幽而喚，黃則疊金，疊雪，借疊羅而並嬌，白則玉帶，玉盆，與玉版而爭燦，丹則有捲丹，番丹，月丹之各殊，墨則有濃墨，染墨，暈墨之微漫，綠則比鳳毛之垂，青則奪鴨卵之鑿。莫不綜異形於三靈，鑿殊變於一輪。將使善狀者譜而且疑，悟色者拈而竟歎。

其散之中爰有蒂也：華容之抽特秘，洛陽之並無加，畫省之二分蠟綴，昌州之一寸綃斜。其散之中更有靨也：三寸則有金鶴之徑，八寸則有青鴛之夸，雙頭則有含芳之訝，三頭則有會英之嘉。其散之中又零而爲瓣也：迎春則有九瓣之秀，拒霜則有千瓣之奢，兔耳則有二瓣之細，鹿葱則有七瓣之遮。其散之中又聚而爲蕊也：鶴頂之蕊正滿，麝香之蕊偏時，合蟬之蕊自瑞，捲獅之蕊如擎。而且殊名競紀，闕號爭誇。第覺香溫曉霧，豔失晨霞。並是太平之壽，俱爲稱意之花。

於斯之時，天帝來觀，神君駕臨，太一徠傍，羣靈奔赴，三十有二司朝，二萬四千



幸訴。天上枝枝，人間樹樹。曾何春而何秋。亦忘朝而忘暮。不夜之彩，何假乎纖阿之輝。迴飄之能，何虞乎蜚廉之怒。

魏夫人乃俯碧宮而暫翔，凌紫虛而微步。始焉迷離，既而凝注。爾召令徵

而寵以誥曰：『夫落英蟠灑，則沈墨之非固也；嘉卉灌叢，則直稟之所賦也。惟

汝之賢，符吾之素。吾其錫汝押忽之珍，方圓之璐；更饗汝凝津之漿，流甘之露；

終畀汝以下弦一規，瑀弓滿庫；俾汝如居士之息，貯皓魄於素壁之間；希神堯之

臣，繳大風於青邱之渡。汝其敬揚新命，保乃休遇，以無墜吾劇陽之垂裕。』

令徵則感激弗勝，媿謝靡喻，再拜而請於夫人曰：『今日之會，塵苞弗吐，旣旋

陰而幹陽，復釀和而吹煦。願爲短歌，敬寫長慕。』其歌曰：

『夫人之福兮廣慈，花姑之靈兮耀天路。庶幾獲此景於無窮兮，延

榮暉於億祚。』

夫人又從而和之。其歌曰：

「渺孤蓬之振根兮，每同調而難住。抑闈扶之過影兮，又悽愴而易誤。」

得女夷於今日兮，豈二者之足妬？」

令微更起而答以亂曰：

「景彼元化，紛以寓兮。嗟彼埃壘，馳且驚兮。霧余弱抱，勞冶鑄兮。」

獲從夫人，陪乘嫗兮。自今以遊，焉容汗兮？」

白衣女子見這賦上處處嘲著風月，登時怒形於色。原來此女正是月姊。他因當年

受了百花仙子譏諷，以爲謫下凡塵，可消此恨，誰知他倒聯捷直上，名重一時，太后公主均極隆重；因此頗爲不平，特邀風姨假扮白衣青衣兩個女子來此攪鬧一場，正要借著此賦吹毛求疵，羞辱幾句，那知倒被閹臣先替羣芳占了身分，不覺大怒道：「此是『天女散花賦』，並非『散風散月賦』，你只言花，何必節外生枝！况花根柢極微，只知獻媚求榮，何能竟要輕視風月！」如此措詞失當，當日殿試詩賦之謬，可想而知。太后移置十名後，可見妍媸難逃聖鑑。得能不致名落孫山，乃太后格外姑容。今自不知愧，仍復隨筆混寫，竟是信口亂言。

了！

風姨道：「他句句總不畏風，要知這些花卉又非銅枝鐵蕊，何能不怕風吹？莫講粗風暴雨不能招架，就是小小一陣涼颼，只怕也難支持了！」

言還未畢，只聽四面呼呼亂響，陡然起了一陣大風，把衆才女吹的個個清寒透體，冷氣鑽心，戰兢兢只管發抖。正在驚慌，忽見半空中現出萬道紅光，照的凝翠館霞彩四射，一片通紅。紅光之內，猛然擡下一個美女。那風已被紅光衝散。衆才女只覺眼花撩亂，更覺膽怯。紫綃、紫瓊、紫菱、紫櫻、麗蓉、玉蟾六位才女早已掣出寶劍立在一旁。

那個美女兩手執着斗筆，指着風姨嬌娥道：「爾等職掌風月，各有專司，爲何無故越俎，攪亂文教？且妍媸莫辨，品論乖張，逞風狂以肆其威，借月旦以洩其忿，豈是堂堂上界星君所爲？我職司閨秀，執掌女試大典，豈容毆辱斯文？特與問罪之師。如果知罪，亟宜各歸，以免饒舌；設仍不悟，彈章一上，後悔無及！」

嬌娥道：「我洩私忿，與爾何干？」

風姨道：「我正怪你點額失當，意存偏袒，你反出言責備，豈不自羞！」

那美女聽了，氣的暴跳如雷。正在厲聲分辯，只見丫環來報：「又有一位道姑要來求見。」言還未畢，這妍業已走來，同美女執手相見。衆才女上前見禮。道姑向嬌娥風姨道：「星君請了。」此時羣芳塵緣將及期滿，吾輩歡聚諒亦不遠，當日彼此語言雖小有芒角，但事隔多年，何必介意。若再參商，嘵嘵不休，豈非前因未了，又啓後世萌芽。且仙凡路隔，尤不應以違心之言釋當日之恨。况彼既俯首無詞，毫無較量，亦可略消氣惱。從此倘能歡好如初，不惟從前是非一概瓦解，亦足見大度汪洋，有容人之量。如其不然，何妨俟其返本還原，再明斥其非。今忽急急冒然而來，第恐舉止孟浪，物議沸騰，於二位大有不利，竊爲星君不取。拙見如此，尙望尊裁。」

風姨連連點頭道：「高論極是，敢不凜遵。」况我向無芥蒂，無非爲他相招而來。既承見教，自應卽退以副尊命。」嫦娥道：「當日無故受他譏諷，以爲被謫歷受劫磨，可消此忿，誰知他倒名重一時，優游樂土，心中頗爲不平，因此特來一會。仙姑既正言規勸，所有前事自當謹領尊命，一概盡釋，決不挂懷。倘有後言，皇天可證，永墮塵凡！」說着，同了青衣女

子出了凝翠館飄然而去。那個執筆女子仍化一道紅光不知去向。

道姑正要告別，衆人聽他剛纔那一片話，知他道行非常，必是一位仙姑，再三挽留，另設素席坐了。把賦看了一遍，連連點頭道：「前因不昧，足見宿慧非凡。」

寶雲道：「請教仙姑法號。」道姑伸出兩手道：「貧道以此爲名。」寶雲道：「仙姑

指爪如此之長，莫非「長指仙姑」麼？」道姑道：「貧道乃長指山人。」若花道：「那個

執筆美女，當日我在海外同閩臣阿妹見過一面，後來曾在尼庵仿照塑了一像，看其光景，自然是女魁星了。請教那白衣青衣兩個女子是何星君？」道姑道：「諸位才女日後在他

兩個姓上細細着想，少不得自能領會。」閩臣上前恭恭敬敬斟了一杯素酒，又奉了幾樣果品。

紫芝趁空同衆人商議：「這位仙姑來歷不凡，必知過去未來之事，我們大家何不問問休咎，將來到底是何結局，豈不放心？」衆人都道甚好。於是七言八語都要請教道姑講講休咎。道姑道：「貧道素於卜筮命相雖略知一二，但衆才女有百人之多，一生窮通壽夭，

一時何能說得完結。且今日之聚也非偶然，此中因果更非頃刻所能言的。」

閩臣道：「仙姑何不略將大概說說呢？」道姑道：「當日我在海外曾見一首長句，細

揣大略，內中因果頗有幾分彷彿諸位才女光景，如不嫌絮煩，倒可口誦一遍。」閩臣道：

「如此極妙，設有不明之處，尙望明白指示。」道姑道：「此詩義甚精微，詞多秘奧，或以數

語歷指一事，或以一言包括數人，其中離合悲歡，吉凶休咎，或隱或現，或露或藏，虛實實，渺

渺茫茫，貧道見識短淺，何能知其端倪。必須諸位才女互相參商，或可得其梗概。」

閩臣道：「據仙姑之言，此詩定非數句所能完的，若一總念去，我們何能得其詳細，必須

分個段落纔好細細請教。」道姑點頭道：「此詩隨處皆可點斷，待貧道先念幾句，大家不

妨各就所知互相評論。」設有錯誤，貧道不知則已，若有所知，無不盡言。」因向題花道：

「才女尊名莫非「題花」二字。聞得當日此詩因題羣花而作，難得尊名恰恰相合，何不

就請大筆一揮。」衆人聽了，莫不吐舌稱異。

紫芝道：「仙姑可知我的名字麼？」道姑道：「才女大名何能知道。但荷池犬兒最

劣，昨日已被傷了一口，此後仍要留神纔好。」星輝聽了，不覺拍掌大笑。道姑道：「才女休要笑人，那繡鞋裏面也非藏身之所。」話未說完，紫芝早已笑的連聲稱快。衆人不懂，個個發矇。紀沉魚把昨日釣魚各話說了，大家這纔明白，不覺大笑。

題花舉筆道：「請教仙姑此詩是何起句。」道姑道：「他這起句，倒像從大周金輪而起，待貧道念來。」

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八十九回

闡元機歷述新詩

溯舊蹟質明往事

話說道姑道：『這詩起句雖係唐朝，但內中事蹟倒像從大周金輪女帝而起，待貧道先念幾句，自然明白：』

皇唐靈秀氣，不僅界鬚眉。帝座咸推后。

這二句其義甚明，諸位才女自必洞悉了。唐閩臣道：『上二句與詔上「靈秀不鍾於男子」之句相似，第三句大約說的就是太后。』

道姑道：『才女所見不錯，』

奎垣乃現雌。

此句對的何如？可知其義麼？小春道：『「帝座」「奎垣」對的極工，而「推后」



「現雖」四字尤其别致。據我拙論，閩臣姊妹海外所見女魁星，大約就是此句。」

道姑點頭道：「不錯。」

科新逢聖誕，典曠立坤儀。」

春輝道：「這是總起女試頌詔之始，而並記其年，雖是詩句，卻是史公文法。」閩臣道：「據我管見，這兩句定是緊扣全題，必須如此，後面文章纔有頭緒，纔有針線。」仙姑以爲何如？」

道姑道：「才女高論極是。」

女孝年纔稚，親遊歲豈衰。潛搜嗟未遇，結伴感忘疲。著履循山麓，浮槎泛

海涯。攀蘿防徑滑，捫葛訝梯危。橋渡虬松偃，衣眠怪石欹。霧腥黏屐沫，霞

紫接蛟螭。縱比蓬萊小，寧同培塿卑。

花再芳道：「這幾句說的必是閩臣姊妹。昨日聽他尋親那段話，以爲不過隨口亂說，那有

十四五歲的孤身弱女就敢拚了性命深入荒山之理。莫講若花姊妹一人結伴，就再添幾

個，無非是個弱女有何能爲。今聽這幾句詩，纔知他跋涉勞碌，竟是如此辛苦。末一聯對

句雖佳，但何以比蓬萊卻小，而又不卑呢？  
『若花道：』那座大山生在海島，雖名小蓬萊，其實甚高，故有此二句。』

道姑道：『這是才女身歷其境，所以明白。』

泣紅亭寂寂，流翠浦澌澌。秘篆偏全識，真詮許暗窺。拂苔名已改，拾果路

仍歧。』

彩雲道：『前幾句大約是泣紅亭碑記。但「拂苔名已改……」二句卻是何意？』若花

道：『閩臣阿妹原名小山，後來困在小蓬萊，遇見樵夫，接着家信，纔遵殿命改名閩臣。起初

上山時，惟恐道路彎曲，日後歸時難識舊路，凡遇岔道，於山石樹木上俱寫「小山」二字，以

便他日易於區別。那知及至回來，卻都變作「閩臣」二字。』芸芝道：『以此看來，原來

唐伯伯竟是已成仙家了。』

道姑道：

『轍涸鱗熬渴，倉空雀忍飢。清腸茹異粒，滌髓飽祥芝。他日投簪去，憑誰

仗劍隨

婉如道：『前四句是海外絕糧，以及閩臣姊姊餐芝之事，這都明白。至「憑誰仗劍隨」一請教仙姑卻是何人？』道姑道：『上面明明寫着「劍」字，其義甚明，才女何必細問？』

玉芝道：『詩上所敘閩臣姊姊事蹟，長篇大論，倒像替他題了一個小照。我們一百人，若都像這樣，倒也有趣。』青鈿道：『都像這樣，卻也不難，大約刪繁就簡，只消八百韻也就夠了。就只可惜韻書無此寬韻。』道姑道：『若將四紙所收「是」字之類歸在四賓，再把別的湊湊，大約也就夠了。』青鈿道：『他們打趣我，已難招架，怎麼仙姑也來同我做對？』道姑笑道：『原來此中卻礙着才女，貧道如何得知？偶爾失言，罰一大杯。』蘭芝親自斟一巨觥送去。

道姑飲畢道：

『林幽森黯淡，峯亂盡崎嶇。星彈奔殲寇，雷鎗滾瘡獅。』

蘭英道：『上一二句大約描寫山景。下一二句請教怎講？』司徒斌兒道：『妹子記得麗蓉姊

姊前在兩面曾以鐵彈退寇，第三句倒像說的就是此事。」婉知道：「若論第四句看來，坐中除了紫櫻姊姊，惟有俺最瞭然。當日唐家姑夫同俺父親在麟鳳山被一羣猛獸困住，幾遭大害，虧得紫櫻姊姊一陣連珠鎗把猛獸傷了，纔解此圍。那獸名狻猊，也是獅之種類。」閩臣道：「『星彈』『雷鎗』可謂天生絕對。聽了這種雄壯句子，遙想二位姊姊當日那般神威，能不凜凜可畏！」

道姑道：

「雅馴調駿馬，叱咤駭蟠螭。潮激鱗揚鬣，濤掀鱗奮鱗。」

閩臣道：「不料駿馬人魚今日忽於詩中出現，令人意想不到。」瑤芝道：「原來姊姊知道，請教怎講？」閩臣道：「上兩句說的是若花姊姊同妹子虧得駿馬纔不致爲虎所傷，下兩句說的是家父同我母舅虧得人魚纔不致爲火所害；一獸一鱗之微，此詩亦必敘及，可見有善必書。以此看來，魚馬之善，尚且不肯埋沒，何況於人？真是勉勵不小。」

道姑點頭道：「誠哉是言！」

踏波生割蚌，跨浪直劃驪。習挂逃魚腹。

此三句坐中只有兩位才女曉得。」婉如道：「這是錦楓姊姊之事。」衆人正要細問，只

聽道姑道：

「裙遮條虎皮。」

婉如道：「此事也只得兩人明白。前年俺父親同姑夫在東口山游玩，忽見一隻大蟲，正在害怕，誰知那虎把皮去了，卻是紅蕖姊姊。」衆人不明，洛紅蕖把前事說了。衆人都吐舌道：「這個豈非女中楊香麼！」

道姑道：

「荏苒遭困厄，荆棘脫羈縻。」

若花道：「『荏苒』『荏苒』二字，大約說的是紅紅阿姊遇盜被擄，後虧女盜釋放，我們纔得逃下山來。」

道姑道：

「符籙踰牆逸，枚銜掣電追。」

婉如道：「這是娥兒姊姊盜旗，駙馬遣將追趕，兩齣熱鬧戲。怪不得麗蓉姊姊說他善能飛簷走壁，只這「踰牆」二字就可想見了。」

道姑道：

「簷身騰美俠，赤足嚇纖兒。挺刃從容劫，懷箋瞬息馳。」

紅蕖道：「這幾句不但描寫紫綃姊姊黑夜行劫以及寄信之事，並且連赤足亂躑躅態一總也露了出來。」寶雲衆人都向紅蕖盤問，不覺大笑。玉芝道：「他劫甚麼？」宋良箴見問，惟恐洛紅蕖失言，心內十分着急。

道姑道：「才女慢慢自然明白。」

智囊會起瘡，仙藥頓扶羸。紡績供朝夕，機樞藉漸炊。蒸蒸剛煮繭，軋軋又縑絲。歷線消寒早，穿針乞巧遲。」

蘭芝道：「上兩句大約是蘭音姊姊向日所言蟲積之患。下四句婉如姊姊都知麼？」

紫菱道：「此事前在綠香園久已開得蘅香芷馨二位姊妹都善養蠶織機，若據末句，只怕還是好針黹哩。」

道姑道：

「劇憐編網罟，始克奉盤飴。」

玉芝道：「據這兩句，莫非我們隊裏還有漁婆麼？」婉如道：「豈但漁婆，並且堂堂御史還做漁翁哩！」於是把尹元取魚爲業，紅萸織網養親各話說了。衆人無不歎息，都道：「若非仙姑今日念這詩句，我們何能曉得海外衆姊妹卻有這些奇異之事。最難得婉如姊妹都能句句破解出來，真比古蹟還好聽，求仙姑莫要消漏纔好。」

道姑道：

「棄國甘膏薺，來王願託葵。瀝誠遙獻表，抒悃密緘辭。」

萃芳道：「這段話若非花姊妹前在朝中說過，少不得又要勞動婉如姊妹破解了。」

道姑道：

「韻切留青目，談雄賓素髯。穠妍鍾麗質，婉孌產邊陲。」

錦楓道：「怪不得都說亭亭姊姊談文不肯讓人。據這「窘」字，當日九公受累光景可想而知。那知如今路上倒虧他老人家起早睡晚，種種照應，真是人生何處不相逢。但談論反切，爲何又留青目呢？」婉如道：「那時若不虧他另眼垂青，豈止問道於盲，只怕罵的還不止哩。原來這詩用的字眼卻如此尖酸。」閩臣道：「若以末句而論，倒像總結海外之意。不知下面是何起句？難道我們考試這樣曠典只輕輕點了一句就不談了？」道姑道：「如何不談？下面緊接就是此事，並且還將來源指出哩。」春輝道：「若說末句係結海外而言，那紫綃姊姊並非海外人，爲何也列其內？」道姑道：「前路茫茫，誰得而知？但此詩既將顏才女也列外洋，安知他日後不是海外人呢？」

米蘭芬道：「請教女試來源究竟從何而起？就請詳細指示，我們外鄉人也好知其梗概。」道姑道：「你問來源麼？」

綠繹迴文字，旋圖織錦詩。掄才學睿慮，製序費宸思。昔聞能臻是，今聞或



過之。金輪爰獨創，玉尺竟無私。鵝薦鳴鸞闕，鵬翔集鳳墀。堆鹽誇詠絮，賦

粉說吟柅。巨筆洵稀匹，宏章實可師。璠瑜尤重品，蘋藻更添姿。」

閨臣道：「我說安有如此大典竟置之不問，原來卻有如許議論，並將幽探萃芳兩位姊姊釋詩，太后製序，也都一字不遺。」  
舜英道：「就只缺了婉如小春二位姊姊榜前望信一段佳話。」

道姑笑道：「才女莫忙，只怕就在下面：

盼捷心徵夢，遷喬信復疑。榜開言咄咄，筵撤語期期。」

陽墨香道：「這幾句豈但描寫榜前望信情景，連翠鈿姊姊赴宴滿口結結巴巴也都活畫出來。」  
舜英道：「若把末聯改作「廁中言咄咄，筵上語期期」還更好哩。」  
芳芝道：「這卻爲何？」  
舜英把婉如小春聞報入廁狂笑光景說了，衆人無不發笑。

道姑道：

『盛事傳三輔，歡呼動九夷。』

閨臣道：「九夷」二字用的得當，連海外諸位姊姊赴試也一字不遺。據我看來，這首長句只怕就是仙姑做的。」道姑道：「何以見得？」閨臣道：「適纔我剛說怎麼不講考試，你就滔滔不斷說出一大篇來，豈非是你大筆麼？」道姑道：「貧道向來只知貿易，那會做詩？若會做詩，久已也來觀光了。」婉如道：「仙姑所說『只知貿易那會做詩』，這話倒像俺姑夫在白民國同那先生講的；至觀光二字，是海外道姑對俺閨臣姊姊說的。原來仙姑話中卻處處帶著鈎兒。」道姑道：「我又不曾垂釣，那得有鈎？即使垂釣，也是無鈎之釣。」紫芝道：「我看這話只怕從那鈎中又套出一個鈎兒。」

道姑道：

「千秋難儼儷，百卉有專司。」

閨臣道：「女試自然是千秋罕有之事。但『百卉有專司』是何寓意？」道姑道：「其中奧妙，豈能深知？若據字面而論，那『百卉』二字倒像暗寓百位才女嬌豔如花之意；至『專司』二字，大約言諸位才女或授女學士之職，或授女博士之職，或授女儒士之職，豈非

各有專司麼？」閩臣聽了，不覺笑道：「仙姑講的卻也在理，我敬一杯。」

道姑也微笑飲畢道：「才女莫非說我講的不是，要罰我麼？我是隨口亂道，何足爲憑？」  
摹仿承弓冶，綿廷衍派支。」

閩臣道：「昨日繡田月芳二位姊姊只推不會寫字，若據這詩，豈非都是家傳麼？」

道姑道：

「隸從丹籀化，額向綠香廳。」

余麗蓉道：「紫瓊姊姊府上「綠香園」三字是鳳雛姊姊大筆，這卻知道；至於善隸書的卻不曉得。」  
田鳳翽指著婉如道：「這位就是行家。」

道姑道：

「御宴蒙恩眷，欽襲值政熙。」

閩臣道：「書香文錦位姊姊前任「紅文宴」蒙太后稱讚，業已名重一時，今又見之於詩，這纔是真正名下無虛哩。」

道姑道：

「吐絨開滌墨，剪絹愛和脂。邃谷聲彌潔，層崖影自垂。蜻蜓蘆繞，絡緯

肯纏離。團扇於揮翰，齊紈羨折枝。」

紫芝道：「這是昨日畫扇一段韻事，連花卉草蟲也都一一標明，就只「層崖影自垂」說的雖是撇蘭，幾乎把豬尾也露出來。」題花道：「我在這裏手不停毫，僅夠一寫，你還鬧我，設或寫錯，我可不管。」

道姑道：

「凝神驚絕技，審脈辨良醫。」

閨臣道：「若以「良醫」二字參詳，可見麗春姊姊歧黃原非尋常可比。但上句不知所指何人。」紫芝道：「你問他麼？就是那個拍桌子，打板凳，出神叫好的。」

道姑道：

「詹尹拈堯龜，君平擲孔著。」

花再芳道：『這兩句大約說的芸芝姊妹同妹子了。』

未知以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紫芝不覺鼻中哼了一聲。

## 第九十回

乘酒意醉誦淒涼句

警芳心驚聞慘淡詞

話說紫芝聽了再芳之言，不覺冷笑道：『這詩倒像只講善卜之人，至於姊姊初學起課，似乎不在其內。』

道姑道：

『祇因胸磊落，屢晰貌嶽巖。』

聞臣道：『這兩句不獨讚闈言姊姊風鑑之精，連磊落性情也描寫出來，真是傳神之筆。』

道姑道：

『盤走珠勤撥，籌量算慎持。乘除歸揣測，默運計盈虧。』

紫芝道：『此言素精算法幾位姊姊。但我昨日曾要學算，不知可在其內。』再芳道：『夠

了！莫刻薄了！

道姑道：

『釁致焦桐惜，絃與草縵悲。』

紫芝道：『這個大家都知，就只再芳姊姊一心只想學課，只怕是聽而不聞。』再芳道：『對牛彈琴，牛不入耳，罵的狠好，咱們一總再算帳。』

道姑道：

『繁音聞李嶠，翁響媿桓伊。』

閨臣道：『此是品簫吹笛諸位姊姊考語。』

道姑道：

『庭院深沉處，鞦韆蕩漾時。綵繩微雨濕，絳袖薄暉移。』

紫芝道：『這四句只好去問「老蛆」「小蛆」，他們昨日都瞻仰過的。』衆人不懂，施豔春把黃食笑話說了，無不發笑。

道姑道：

『鬪草蜂聲鬧。』

春輝道：『昨日我們在百藥圃摘花折草，引的那些蜂蝶滿園飛舞，真是蝶亂蜂狂。今觀此句，古人所謂「詩中有畫」，果真不錯。』

道姑道：

『評花猿意知。』

閨臣道：『此句對的既甚工穩，而且這個仙猿非比泛常，此時點出，斷不可少。』

道姑道：

『經綸收把握，竿笠弄漣漪。博奕耽排遣，檮蒲屬戲嬉。含羞撕片葉。』

青細道：『這幾句所講垂釣，博奕，都切題，就只麗輝姊姊撕牌二字未免不切。』紫芝道：『妹妹，你那裏曉得？那時他雖滿嘴只說未將剪子帶來，其實只想以手代剪。這個「撕字乃誅心之論，如何不切？』麗輝道：『此時我一心在詩，無暇細辨，隨你們說去。』



道姑道：

『角勝奪枯莢。』

閻臣笑道：『連他們奪狀元籌也在上面，可謂無一不備了。』紫芝道：『豈但奪籌，只怕還

有奪車哩！』小春道：『斷無此事。』

道姑笑道：『何能斷其必無？』

門後爭車，覓樽前賭硯貽。』

小春道：『真是怕鬼有鬼！你這仙姑不是好人，我敬一杯。』青鈿道：『下句是玉芝妹妹

同老師賭東以硯爲贈的話，且不必管他。此詩我不喜別的，只喜這個「覓」字用的得神。』

小鸞道：『何以見得？』青鈿道：『桌上只見棋盤並不見人，及至我到門背後，纔知他們奪

車，豈不得神麼？』小春道：『你且慢些笑人，安知詩中就無飛鞋那齣戲哩？』青鈿道：

『這樣好詩，如何有這腌臢句子？』

道姑笑道：『他只知做詩，那裏還管腌臢？就是有些屁臭，亦有何妨？』

鞋飛羅襪冷。」

小春道：「這個「冷」字用的雖佳，但當時所飛之鞋只得一隻，必須改爲「鞋飛一足冷」纔妙。」

道姑道：

「秤散斧柯糜。校射肩舒臂，烹茶乳沁脾。」

宰玉蟾道：「這三句含着三個典故：一是馨香二位姊姊觀棋，一是鳳雛姊姊射鵲，一是紫瓊姊姊品茶。妹子素日雖有好茶之癖，可惜前者未得躬逢其盛，至今猶覺耿耿。」紫芝道：

「你既如此羨慕，將來燕府少不得要送茶與你，何必着急。」玉蟾登時羞得滿面通紅。

道姑聽了，不覺暗暗點頭道：

「藏鈎猜啞謎，隔席疊芳詞。抵掌羣傾倒，潯唇衆悅怡。」

紫芝道：「這是猜謎，行令以及笑話之類。但爲何缺了剔牙一件韻事？」再芳道：「你拏鏡子照照，滿鼻子都是鼻烟，若編在詩裏還更好哩。」紫芝道：「若把鼻烟也編成詩句，我

真服他是個神仙。」

道姑笑道：「我雖非神仙，曾記詩中卻有一句：

指禪參郢鼻。」

衆人聽了，莫不發笑。閔蘭蓀道：「這句自然是聞鼻煙了。請教「郢鼻」二字是何出

處？」閔臣道：「妹子記得莊子曾有「郢人漫壘鼻端」之說，大略言郢人以石灰如蠅翼之大，抹在鼻尖上，使匠人輪起斧斤，運斤成風，照着鼻尖用力砍去，把灰削的乾乾淨淨，鼻子還是好好，毫無損傷。今紫芝妹妹鼻上許多鼻烟，倒像郢人漫壘光景，所以他用「郢鼻」二字。」紫芝道：「仙姑只顧用這典故，我看你下句怎麼對。」果真對的有趣，我纔服哩。」

道姑道：「那得好對。無非也是本地風光。」

牙慧剔豐頤。」

紫芝拍手笑道：「這句真對的神化，我敬一杯。」再芳道：「郢是地名，豐是豐滿之意，以郢對豐，似乎欠穩。」春輝道：「難道姊姊連書經「王來自商至於豐」也不記得麼？况如

今沛郡就有豐縣，此是借對極妙句子，姊姊說他欠穩，未免孟浪。

道姑道：

「嘲謔工蟾甲，談諧任蝶欺。」

閨臣道：「此句大約又是紫芝妹妹公案。他是座中趣人，與衆不同，所以「郢鼻」之外，又有這個考語。」

道姑道：

「聰明纏黠婢，綽約豔諸姬。」

畢全貞正在打盹，忽聽此句，不覺睜眼朦朧道：「爲何又鬧出丫環？這是何意？」麗蓉同斌兒只管望着小鶯，小鶯只急的滿面通紅。林香道：「據我看來，這句或者說的是玉兒也未可知。」

道姑道：

「倦每噉休矣。」

紫芝道：「此句描寫座中磕睡光景，卻是對景挂畫；但這「矣」字是個虛字，頗不易對。」仙姑你可曉得他們不但愛睡，還愛吐哩！」

道姑點頭道：

「哇恆鄙出而。」

衆人聽了，忍不住一齊發笑。紫芝道：「這個「而」字對的雖密密可圈，就只他們哇的還有一個蝦仁兒，可惜不曾表出，未免缺典。」

道姑道：

「白圭原乏玷，碧玳忽呈疵。」

紫芝道：「這兩句我最明白，大約上句說的是諸位姊姊美玉無瑕，下句是我醜態百出了。」花再芳道：「座中就只你愛罵人。」閔蘭蓀道：「而且你又滿嘴亂說。」畢全貞道：「這句說的不是你是誰，真有自知之明！」

道姑道：

『戌鼓連宵振』

青釭道：『爲何忽要播鼓？莫非要行「擊鼓催花」之令麼？若果如此，這個「戌」字只怕錯了，還請另改一字。』

道姑點頭道：『貧道只顧多飲幾杯，那知卻已醉了。』

軍笳徹曉吹。』

寶雲道：『這句更古怪，莫非要打仗麼？可謂奇談了！其中是何寓意？尙望仙姑指示。』

道姑道：『此詩語句莫不明明白白，何須指示？况暗寓仙機，誰敢洩漏？』

將驍軍守隘，卒勁盡登陴。蘇緊妖氛黑。』

閩臣道：『仙姑旣言仙機不敢洩漏，我們也不必苦人所難。况這詩句明明說着軍前之事，何必細問？據我拙見，大約將來總有幾位姊妹要到軍營走走。就只末句「妖氛」二字，只怕其中還有妖術邪法之類，這到不可不防。請教仙姑這話可是？』

道姑道：『剛纔有言在先，此詩虛虛實實，渺渺茫茫，貧道何能深知？好在所剩無幾，待

我念完，諸位才女再去慢慢參詳，或者得其梗概也未可知。

旗招幻境奇。短帘飄野店，古像塑叢祠。炙熟陶朱宅，搓酥燕趙帷。銜冠

徒爾爾，橫槩亦蚩蚩。」

花再芳道：「據這幾句細細參詳，卻含着『酒色財氣』四字，莫非軍前還有這些花樣麼？」

道姑道：「若無這些花樣，下句從何而來？」

裂帛凄環頸。」

衆才女聽到此句，個個毛骨悚然，登時都變色道：「據這五字，難道還有投環自縊之慘麼？」

道姑歎道：「豈但如此！」

雕鞍慘抱屍。壽陽梅碎骨。」

衆人都驚慌戰栗道：「這竟是傷筋動骨，軍前被害不得令屍了！何至如此之慘！」一面

說著，都滴下淚來。

道姑道：「你道這就慘麼？還有甚於此的！此時連貧道也不忍朝下念了。」

姑射嫩肌。染積模糊血，埋塵斷缺膏。」

小春，婉如，青銅諸人聽了，都垂淚道：「這個竟是死於亂箭之下，體無完膚了！莫講日後自己不知可遭此厄，就是別位姊妹如此橫死，令人何以爲情，能不肝腸痛碎！」說着，都哽咽起來。

道姑道：

「甫爲攜帝婦，遽作易齒嫠。」

畢全貞道：「這是合歡未已，離愁相繼。若由上文看來，大約必是其夫軍前被害，以致拆散鴛鴦，做爲嫠婦了！」

道姑道：

「淚滴天潢胃，魂銷梵宇尼。」

錦雲道：「我們這裏那有皇家支派，這個尼姑又是何人，真令人不解。」洛紅葉惟有暗暗嗟歎不已。



道姑道：

「井幾將入井。」

玉芝道：「若以『入井』二字而論，豈不又是一位孀婦？以此看來，那碑記所說『薄命誰言座上無』，這話果真不錯。」井堯春道：「請教仙姑，此句莫非是我休咎麼？」道姑道：「此詩虛虛實實，何能逆料就是才女？總而言之，此皆未來之事，是是非非，少不得日後自然明白。」青細道：「這兩個井字不知下句怎對？請仙姑念來，我們也長長見識。」

道姑道：

「緇卻免披緇。」

閩臣歎道：「據這『緇』字，除了瑤釵姊妹再無第二人。但彼時他雖微倖入場，何以竟至『免披緇』？難道那時竟要身入空門麼？」緇瑤釵乳母在旁歎道：「那時若非老身再三解勸，他久已躲入尼庵了。這位仙姑果真猜的不錯。」衆人聽了，這纔明白，都道：「這兩句竟是天生絕對，若非仙筆，何能如此！」

道姑道：

「瑟瑟葩俱發，萋萋蕊易萎。」

小春道：「剛纔仙姑說『百卉』二字係指我們而言；若果如此，你們聽這下句，豈不令人鼻酸麼？請教仙姑，據這詩句看來，我們衆姊妹將來死於非命的不一而足，難道都是生平造了大孽而遭此報麼？」道姑搖頭道：「如果造了大孽，又安能名垂千古？」小春道：「既然如此，爲何又遭那樣慘死呢？」道姑道：「慘莫慘於剖腹剜心，難道當日比干也造甚麼孽？這總是秉着天地間一股忠貞之氣，不因不由就把生死置之度外。」

小春道：「世上每有許多好人，倒不得善終，那些壞人，倒好好結果，這是何意？」道姑道：「『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豈在於此？若只圖保全首領，往往遺臭萬年。卽以比干而論，當日他若逢迎君上，紂必甚喜，比干亦必保其天年；今日之下，衆人一經說起，莫不唾罵。因其不肯逢迎，遇事強諫，以致不得其死；今日之下，衆人一經說起，莫不起敬。豈非不得善終，反強於善終麼？所以世間孽子，孤臣，義夫，節婦，其賢不肖，往往只在一念之差。只冀主

意奪得穩，生死看得明，那遺臭萬年，流芳百世，登時就有分別了。總之人活百歲，終有一死。當其時，與其忍恥貪生，遺臭萬年，何如含笑就死，流芳百世？貧道爲何忽發此言？只因內中頗有幾位要應含笑就死這句話哩。但世事變遷莫定，總須臨時方見分曉。下面還有兩段結句，待我念來：

卜家分主客，孟氏列墳籬。凡此根牽帶，奚殊鍊引磁？」

蘭言道：「據這幾句，可見大家連日聚會，果非偶然。」玉芝道：「若據「根帶」二字，豈非把我們認真當作花卉麼？」

道姑道：

「武功宣近域，儒教聘康達。巾幗紳聯笏，釵鈿弁系綵。」

史幽探道：「幸而還有這幾句，畢竟閨中添了若干榮耀，可以稍快人意。」

道姑道：

「四關猶待陣，萬里徑尋碑。瑣屑由先定，窮通悉合宜。」

小春道：『也不知四關所擺何陣；若請教仙姑，大約又是不肯說的。自從「戍鼓連宵振」一連幾十句，鬧的糊裏糊塗，只怕還是迷魂陣哩。』融春道：『上文明明說着妖氛幻境，如何不是迷魂陣？若據第二句，只怕還有人到泣紅亭走走哩。』

道姑道：『諸位才女，你看後兩句豈非凡事都不可勉強麼？下面貧道也有幾句妄語。』因伸出長指道：『總要搔着他的痛癢，纔能驚醒這一場春夢哩。』

爪長搔背癢，口苦破情癡。積毀翻增譽，交攻轉益訾。朦朧嫌月姊，跋扈逞

風姨。鏡外埃輕拭。

貧道今日幸而把些塵垢全都拭淨，此後是皓月當空，一無渣滓，諸位才女定是無往不利。但此中誤事之由，誰得而知？待我再續一句，以足百韻之數，以明此夢總旨：

紛紛誤局棋。』

閨臣聽了，猛然想起碑記一局之誤，連忙問道：『請教仙姑，何以誤在棋上？』道姑道：『其中奧妙，固不可知；但以管窺之見，人生在世，千謀萬慮，賭勝爭強，奇奇幻幻，死死生生，無非一

局圍棋；只因參不透這座迷魂陣，所以爲他所誤。此時貧道也不便多言，我們後會有期。」

當卽作別而去。

衆人送過，各自歸席，重整杯盤。

玉芝道：「被這道姑瘋瘋顛顛，隱隱約約，說得心裏七

上八下。起初聽見那幾個慘死的，心中好不害怕，惟恐將來輪到自己身上；及至聽到名垂

千古，流芳百世幾句話，登時令人精神抖擻，生死全置度外，卻又惟恐日後輪不到自己身上。

只要流芳百世，就是二十四分慘死，又有何妨！不知區區日後可有這般福氣。」花再芳

道：「妹子情願無福，寧可多活幾時，那怕遺臭萬年都使得；若教我自己朝死路走，就是流芳

百世，我也不願。」閔蘭孫舉全貞聽了，莫不點頭稱善道：「現成的真快活，倒不圖，倒去顧

那死後虛名，非痴而何？」

題花聽見這些不入耳之言，心中着實不快，只得用言把他們話頭打斷道：「他這百韻

詩雖不能字字工穩，其中佳句卻也不少。剛纔我一面寫着，細細看去，共總一千字，並無一

個重字，倒是絕調。」蘭孫鼻中哼了一聲道：「就只「遠作易茵簾」「萋萋蕊蕊易萎」重

了兩個「易」字。」春輝撲嗤笑道：「姊姊既不明白，不該亂說。」「萋萋蕊易萎」之易列在四貨，「遽作易茵蔯」之易列在十一陌；一是去聲，一是入聲，迥然不同，如何卻是重字？若是這樣，難道那兩個「從」字也算重字麼？」

紫芝道：「姊姊說他無重字，我同你賭個東道。」題花道：「如有，我喫三杯；若無，你喫三杯；何如？」紫芝道：「既如此，你先喫六杯，若無重字，照樣罰我。」題花看實詫異，只得飲了六杯道：「快說，快說！」紫芝道：「一泣紅亭寂寂，流翠浦漸漸，」這是兩個重字。還有……」題花不等說完，忙走過道：「原來是這重字。若不好好喫六杯，大家莫想行令！」

紫芝只得照數飲了道：「姊姊，請人接令罷。」蘭芝道：「還有兩個笑話未曾交卷哩。」衆人道：「纔聽道姑「壽陽梅碎骨」那些話，雖說無妨，畢竟心裏還跳個不住，莫若此時再掣一二十籤，略把心神定定，一總再說。如不能說的，照例飲三杯。」

錦雲道：「如此甚好。剛纔掣的是天文，妹子交卷了。」

雲芽

魏伯陽參同契

陰陽之始元合黃芽。

「陰陽」「合黃」俱雙聲，敬蘭芬姊姊並普席一杯。」

米蘭芬掣了禽名疊韻道：

「杜宇

尸子

天地四方曰宇。

「曰宇」雙聲，敬沉魚姊姊一杯。」

沉魚掣了百穀雙聲道：

「大豆

崔豹古今注

宣帝元康四年，南陽雨豆。」

紫芝道：「上天雨豆，雖是祥瑞之象，不知那時可曾雨過蝦仁兒。」

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九十一回

拆妙字換柱抽梁

掣牙籤指鹿爲馬

話說紫芝道：『上天雨豆，雖是祥瑞之象，不知那時可曾雨過蝦仁兒？』  
紀沉魚道：『姊姊又要鬧了。』  
「陽雨」一雙聲，敬錦楓姊姊一杯。』

廉錦楓掣了百官雙聲道：『今日行這酒令，已是獨出心裁，另開生面，最難得又有仙姑這首百韻詩，將來傳揚出去，却有一句批語：

邵督

張景陽集

價兼三鄉，聲貴二都。

「價兼一雙聲，敬堯堯姊姊一杯。」

呂堯堯掣了身體雙聲道：『錦楓姊姊大約喜愛此詩，所以讀他。』  
妹子就承上文再替  
你足一句。



髮膚

劉鑑文心雕龍

辭采爲肌膚。

「辭采」雙聲，「爲肌」疊韻，敬小春姊妹一杯。」

秦小春道：「妹子不會說笑話，倒可以賤姓行個酒令。」玉芝道：「秦字之多，莫過戰

國策，不知怎樣行法。」小春道：「此時就從妹子說起，把戰國策秦字，或句或讀，從一個字

起，要如寶塔式，至十個字爲止，句句不離秦字。說出者免酒，說不出飲一杯接令。」玉芝

道：「若是這樣，卽如「事秦」、「入秦」、「於秦」之類，不計其數，我們一百人，說到何時是

了？」小春道：「這都不用，只用國名「齊秦」、「楚秦」之類，妹子先說一個，錯者罰

秦；韓秦；韓與秦；韓不聽秦；韓謁急於秦；韓必入臣於秦；韓出銳師以佐秦；韓令

冷向借救於秦；韓相公仲使韓侈之秦；韓爲中軍以與天下爭秦。」

小春方纔念完，衆人紛紛都要交卷，這個說「我有「楚秦」」，那個說「我有「齊

秦」」。小春笑道：「此事若非妹子預先埋伏，大家若都說出，還沒一人喫酒哩。我這

「韓秦」句句都是韓字起頭，秦字落尾，一直到底，皆有次序，並非句中有了國名就算完了。」

玉芝道：「教我白想了兩個『齊秦』，那知這刻薄鬼用這壞心思！」  
小春道：「我替你主人敬酒，還說壞麼？」

閻臣道：「幸而我還湊了一個，不至被他考倒！」

秦；魏秦；魏攻秦；魏不勝秦；魏插盟於秦；魏折而入於秦；魏王且入朝於秦；魏因

富丁且合於秦；魏令公孫衍請和於秦；魏請無與楚遇而合於秦。」

衆人道：「國名雖有，要像魏字句句起首，卻想不出，只好各飲一杯。怪不得那道姑說『隔席疊芳詞』，原來又有這些花樣。」

小春製了天文雙聲道：

「月牙 春秋保乾圖 日以圓照，月以虧全。」

「以圓，」一月以「俱雙聲，敬素輝姊妹一杯。」玉芝道：「如今又製出天文，莫非那位仙

姑又要來了。但他指爪俱有數寸之長，聞得麻姑指爪最長，莫非他是麻姑前來點化麼？」

閻臣點頭道：「妹妹這話，只怕竟有幾分意思。」

蔣素輝掣了蟲名雙聲道：「他臉上光光的並無一個麻子，如何說是麻姑？」我去請教揚子到方言找找去。

蚰蜒

揚雄方言

蚰蜒自關而東，謂之蟻蜋。

本題，「蟻蜋」俱雙聲，敬紫綃姊妹一杯。」

顏紫綃掣了宮室雙聲道：「誰知因談麻姑，咱倒想起金剛經來：

園囿

金剛經

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

「園與」雙聲，敬麗春姊妹一杯。」蘭芝道：「我們座中只有閩臣紫綃二位姊妹最喜靜養功夫，那知行令飛起書來也是不離本意。」

潘麗春掣了藥名雙聲。

玉芝道：「這牙籤有些作怪，倒像曉得麗春姊妹知醫，他就鑽

出來。請教姊妹，假如今日多飲幾杯，明日喫什麼可以解酒？」麗春道：「葛根最解酒毒；

葛粉尤妙。此物汝山谷及禮鼎之間最多。據妹子所見，惟有海州雲臺山所產最佳，冬

月土人採根做粉貨賣，但往往雜以豆粉，惟向彼處僧道買之，方得其真。」

寶雲道：「昨日家母所要方子，姊姊可曾帶來？」麗春道：「此方乃人家必需萬不可

少的，妹子意欲濟世，所以都記在心裏。此時就教玉兒寫著，待我念來：全當歸八錢，川芎三

錢，益母草三錢，炙甘草一錢，炮薑炭五分，桃仁（研）十粒，水對黃酒各一椀，煎一椀溫服。」

幽探道：「此方治何病症？」麗春道：「昨日師母因家父做過御醫，命寶雲姊姊告訴

我當日老師有位姨娘，因產後瘀血未淨，以致日久成痞去世，惟恐別位姨娘再患此症，所以

問我可有秘方。恰好我家祖傳有這「生化湯」古方，凡產後瘀血未淨，或患腹痛，即服三

五劑，最能去瘀生新，每日再能飲一杯童便，可保永無存瘀之患。此方若能刊刻，家家施送，

真是陰騭不少。至師母所問腫毒之藥，惟「五黃散」最妙。其方用黃連，黃柏，黃芩，雄黃，

大黃，每樣五錢，共研細末，磁瓶收貯，凡腫毒初起，用好燒酒調搽數次即消。這也是我家秘

方。大家記了，即或自己不用，傳人濟世，也是好的。」

蘭芝道：「這算麗春姊姊行了一個小令，我們也飲一杯。」麗春道：「妹子就借葛根

交卷了。

葛根

管子

地者，萬物之本原，謠生之根莖。

「萬物」雙聲，敬紫櫻姊姊一杯。」唐閩臣道：「妹子聞得葛根人都叫作葛梗，這是何

意？」麗春道：「前人醫書並無梗字之說，大約這是近日醫家寫錯了。」

魏紫櫻掣了宮室雙聲道：「若非根字，何能承上？我只好也用元韻。」

門楣

晏子

楚人爲小門於大門之側而延晏子。」

紫芝向再芳道：「姊姊如發倦，何不進這小門打個盹去。」再芳不解此書之義，因答道：

「他們既延晏子，我就進去何妨？」衆人忍不住發笑。紫櫻道：「延晏」雙聲，敬紫菱

姊姊一杯。」

易紫菱掣了列女雙聲道：

「婉兒

皇甫謐高士傳

老萊子爲嬰兒戲以娛親。」

「老萊」以娛」俱雙聲，敬蘅香姊姊並普席一杯。妄用時音，自行檢舉，謂「一杯」

春輝道：「「兒」字讀作時音，與「婉」字同母，倒可不罰；但誤用時人，卻是要罰的。」

紫菱道：『我用靈飛經所載愛兒何如？』

青鈿道：『「愛兒」二字，見陶宏景真靈位業圖。

不始於鍾紹京，誤用時書，也罰一杯。』

玉芝道：『命中不准用時人，爲何姊姊要用婉兒？』

況且當日閱卷也有他在內，還算我們不及門的老師哩。』紫菱道：『我因他有個評論，心中甚爲不平，因此特將他的小名叫出，解解悶氣。』

青鈿道：『是何評論？』

紫菱道：『妹子聞他向日曾以牡丹等類三十六花爲師友，婢

上中下三等，別的失當之處也不管他，我只不服爲何好好把個鳳仙列之於婢。他說芙蓉朝開暮落，其性不常，不能列於友。至於鳳仙，非芙蓉可比，若澆灌得宜，不使結子，能開三月之久。俗語說的花無百日紅，以鳳仙而論，實有百日之紅。向來有千層的，有並帶的，又有

一株而開五色的各種顏色，無一不備。卽如桃紅一種，就有深淺三四等之分，其餘可想而

知。又有一種千層並帶，能葉上開花，名叫「飛來鳳」。近日又有千層頂頭鳳，其花大如

酒杯，宛如月季。各樣異種，不能枚舉。栽種既易，又最長久。花之嬌妍，無過於此。妹子

每年總以絕好美種栽植數百盆，以木几由高至下，層層羅列，覺秋光明豔，賽過春花。如此

佳品，求其列之於友而不可得，能不替他叫屈！」

青釧道：「此花雖好，就只無香，列之於婢，或者因此。」紫菱道：「凡花有色者往往無香，即如有翼者皆爾其足。天下之事，那能萬全。若因有色無香，就列之於婢，試問牡丹，芍藥，海棠之類，又何嘗有香。大約色香俱全的惟有梅花，其次玫瑰，皆花中妙品。除此之外，豈可多得？」

那邊若花聽了，暗向閨臣道：「當日你說碑記我們都有司花字樣，紫菱姊姊這樣替鳳仙抱屈，莫非他是鳳仙主人麼？」閨臣點頭道：「看這光景，只怕是的。」

蘭芝道：「諸位姊妹或說笑話，或行小令，也該結結帳帳替我生發了。」薛蘅香道：「我

不會說笑話，只好行個抽梁換柱小令。」青釧道：「一切酒規照前，不必再宣，姊姊說罷。」

蘅香道：「我說一個「軍」字，把當中一豎取出，搓成團兒，放在頂上，變成「宣」字。」蘭

言道：「這令雖有趣，只怕一時要湊幾個倒費事哩。」秀英道：「我說一個「平」字，把當

中一豎取出，搓團放在頂上，變成「立」字。」衆人齊聲叫好。玉芝道：「我說一個「車」

字，把當中一豎取出，捲團放在頂上，是個……」春輝道：「說了半截，怎麼不說了？」王芝道：「纔想的明明白白，怎麼倒又忘了？」青鈿道：「據我看來，你這抽梁換柱，大約也同一分之人也。」又是自創的時樣兒。」

紫芝道：「蘅香姊姊是搓成團子，我要拉做長條兒，可使得？」蘅香道：「只要有趣，何所不可？」紫芝道：「我把玉芝妹妹搓壞的那個團子，拉做長條兒，放在破車當中，仍是一個整車，這叫做反本還原。」衆人笑着，都飲一杯。

米蘭芬道：「我飲兩杯，託玉姑娘替我說個笑話；我的表兄是個秀才，你若教我一個罵秀才的，格外再飲一杯。」玉兒道：「有一老翁，最喜說笑話。這日元宵佳節，出去看燈，遇見幾個秀才把他攔住，求他說笑話。老翁道：「笑話倒也不難，就只今日飲食不消，身子甚覺發癩。」衆秀才道：「爲何飲食不消？」老翁道：「前日偶爾喫了幾個未煮熟的湯圓，肚腹一連疼了兩日，剛纔大解，細細一看，誰知還是幾個生團。」」青鈿笑道：「顏色可曾發綠？」綠雲道：「未發綠，倒變青了，所以都穿着青衫。」



呂瑞覺道：『我還欠着一個笑話，我飲兩杯，只好也煩玉兒了。』玉兒道：『有個解子，解一和尚發配，行至中途，偶然飲醉，不知人事。和尚趁其睡熟，即將解子頭髮剃去，並將自己僧衣脫下，給解子穿了，又把枷鎖除下，也與解子戴了，登時逃去。解子酒醒，不見和尚，甚爲焦躁，徘徊許久，忽見自己身穿僧衣，因將頭上一摸，宛然光頭和尚；及至細看，枷鎖也都戴在頭上，不覺詫異道：『和尚明明在此，我往何方去了。』』蘭言笑道：『這個解子忘了本來面目，究竟醉後，還情有可原。近來世上竟有明明白白的，忽然胡言亂道，忘了本來面目，不知又是何意。』紫芝道：『大約還是宿酒未醒。』

青鈿道：『玉兒快接下去，我飲兩杯。』玉兒道：『有一道學先生，教人只體貼得孔子一兩句言語，便終身受用不盡。』忽遇一個少年道：『在下生平也只體貼孔子兩句極親切，自覺心寬體胖。』道學先生聽了，不覺起敬道：『不意先生如此，青年竟有這等穎悟！不知是那兩句。』少年道：『食不厭精，膾不厭細。』說的衆人個個發笑。

紅珠道：『笑話完了，請蘅香姊姊接令罷。』蘭芝道：『此後酒台所剩無幾，所有酒規，

自應仍照前例，似可不必一總結算了。」  
蘅香掣了橋梁雙聲道：

「城池 嚴遵道德指歸論

通千達萬而志在乎城池。

「陂池」疊韻，敬紫芝姊姊一杯。」

紫芝道：「這兩日我手氣不好，看牌就輸，何能掣着好籤？玉兒替掣一枝。只要掣着

天文地理寬寬題目，就有文章做了。」玉兒答應，掣了一籤。正要時，青鈿奪過，望望是

個天文，忙朝筒內一丟道：「蟲名雙聲。」紫芝道：「完了！我因上手漏報「萬而」雙聲，

正在得意，那知又弄出這個難題目！原來他的手氣比我還醜。我最惡的是蟲名，他偏要

鑽出來，真是怕鬼有鬼。莫非不是蟲名，你亂說罷！」

青鈿道：「姊姊既嫌此題太窄，就另掣一籤何妨？」紫芝道：「呸！混說！我豈肯

亂令！這總怪玉兒手氣不好。你想，這個蟲名，即如他們所飛蜘蛛蝴蝶之類，所有雙聲疊

韻，都在本題身上，豈能教人喫酒？你若掣個天文地理，有的是風雲雷雨，江河湖海，處處都

可生發。如今弄了這個，還不知可能敷衍交卷？我被你鬧的真是「江郎才盡」了！」

春輝道：「別人製籤，不過略想一想，即刻就接令，他是先要談論一番，然後慢慢再搆思。玉兒，你寫了多時，只怕乏了，且到花園頑頑歌歌去，這裏接令還早哩。」紫芝道：「姊姊倒不必激我。我雖想了一個蟲名，但報過之後，有人把這名字，不論顛倒，或在經史子集，或在註疏之中，道此兩字的，我另外說一笑話，道不出各飲一杯，何如？」蘭言道：「這倒有點意思。假如座中有兩人道此二字呢？」紫芝道：「那怕十位道此二字，我就說十個笑話。倘你們說過之後，我也說出一個，怎樣呢？」衆人道：「我們自應也飲一杯。」

幽探道：「忽又套出許多令來，還不知是個什麼驚天動地的蟲名哩，妹妹請罷。」紫芝道：「諸位姊姊躲遠些，我說出來，被他咬了，我可不管。」

臭蟲

山海經

其狀如人而二首，名曰驩蟲。

「如人」雙聲，「人而」雙聲，「而二」雙聲，敬瓊英姊姊一杯，笑話一個，普席兩杯。」

呂祥雲道：「你弄出許多雙聲，倒不如每人喫一壺罷。」青釧道：「這個頑的好，忽又鬧出臭蟲來了。」蘭言道：「我的菩薩，這兩個字卻從那部書上找去？我先認輸喫一

杯。」戴瓊英道：「蘭芝姊姊不準一總結帳，我這笑話誰肯替我說，我好喫酒。」紫芝道：「你喫兩杯，我替你說個『翻筋斗』的令。」

星輝道：「怎麼叫做翻筋斗？」紫芝道：「假如說一個字，一個筋斗翻過來，筆畫雖然照舊，卻把聲音變了。說不出仍照前例飲一杯。我說一個『士』字，翻了一個筋斗，變成『干』字。」月芳道：「這倒有趣，可惜一時想不出。」秀英道：「我用『由』字，翻個筋斗，變成『甲』字。」春輝道：「紫芝妹妹故意弄這酒令惑亂人心，誰去想他！我們且將這杯飲了，再把普席兩杯乾了，好去替他捉臭蟲。」

紫芝道：「去年我因臭蟲多的狠，買了一包毒臭蟲的藥，甚為歡喜；及至展開一看，裏面寫着：『如捉住臭蟲，把藥塞他嘴裏，登時就可毒死；設或不死，再塞一二次，總以毒死為度。』今年又買一個秘方，展開一看，卻是『勤捉』二字。」

亭亭道：「姊姊且慢談論，妹子有話請教：這『臭蟲』二字，剛纔姊姊宣令時，曾有不諱顛倒之語，我卻想起一句。」紫芝道：「姊姊這話，好不令人毛骨悚然，莫非此書是兩個

「王」字做的麼？」  
亭亭連連點頭。

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九十二回

論果癡佳人施慧性

辨壺盧婢子具靈心

話說亭亭點頭道：「還是五行哩。」紫芝道：「不必說，我喫一杯。」春輝道：「我也曉得了，上面還有『卯金刀』哩。」衆人不懂。春輝道：「漢書五行志曾有『爲蟲臭惡』之句，卻是班固引劉向的話，所以他說五行篇，我說卯金刀了。」

衆人道：「請教臭蟲主人可能也說一個。」紫芝道：「你們可曉得本朝有個喜喫臭蟲的。」衆人道：「又說本朝了，罰一杯。」紫芝道：「我說晉朝郭璞，可使得。他註爾雅，曾言『負盤臭蟲』，難道你們還不該喫……」略停一停，又接著道：「一杯麼？」閩臣道：「你把一句話分做兩截說，這個意思，也教我們喫臭蟲了。」

紫芝道：「話雖如此，但喜喫臭蟲之人，乃喫的是負盤，其形似蜂，若認做咬人的臭蟲，那

就錯了。」春輝道：「喫到這些臭東西，還要替他考正，你也忒愛引經據典了。」紫芝道：

「若不替他辯明，將來都要亂喫，姊姊還當得什麼？」春輝道：「他喫臭蟲，爲何我當不住？」

看這光景，我又變做臭蟲了。——你可曉得我這臭蟲是愛咬人的。」說着，走了過來。紫

芝道：「好姊姊！莫咬！算我說錯，罰一杯。」閻臣道：「二位姊姊莫鬧臭蟲了，天已不早，

快接令罷。」

瓊英掣了宮室雙聲道：

「承塵 干寶搜神記 飛土承塵。」

本題雙聲，敬世馨姊姊一杯。」蘭言聽了，望了一望，不住搖頭。寶耕煙暗問道：「姊姊

爲何搖頭？」蘭言道：「此書原是「鳩來爲我禍也飛土承塵」一連十個字，纔是一句，今

瓊英姊姊因上半句話語不好，只飛下半句。我細細把他一看，那知此句竟是他的讖語，也

是一位不得其死的。」耕煙道：「待我問他一聲。」因叫道：「姊姊要飛塵字，書中甚多，

卽如劉峻辨命論，班彪北征賦，以及晉紀總論，屈原漁父之類，都可用得，必定要用搜神記，這

是何意？」瓊英道：「妹子原想用何水部集『尋玉塵於萬里，守金龜於千年』誰知不由，忽把此句飛了出來。」

姚芷馨掣了財寶雙聲道：

『真珠

陸賈新語

禹捐珠玉於五湖之淵。

『玉於』雙聲，敬秀英姊姊一杯。』

閨臣道：「適因此珠，偶然想起昨託寶雲姊姊請問師母之話，可曾問過？」寶雲道：

「昨日姊姊去後，妹子細問家母，據說姊姊之珠，乃無價之寶，務須好好收藏，家父真珠雖多，類如此等的，也只得兩顆。但各珠名號不同，其類有龍蛟，蛇魚，鯊蚌之分，龍珠在額，蛟珠在皮，蛇珠在口，魚珠在目，鯊珠在足，蚌珠在腹。姊姊之珠，乃大蚌所產，名『合浦珠』。」

廉錦楓道：「師母真雙慧眼，真是神乎其神，此珠果是大蚌腹中之物。」寶雲道：「姊姊何以曉得？」閨臣就把錦楓取參殺蚌各話說了。衆人聽了，莫不讚歎錦楓之孝。春

輝道：「剛纔我們說王休徵臥冰求魚，已是奇孝，誰知錦楓姊姊入海取參，竟將性命置之度



外如此奇孝，普席也該立飲一杯，大家也好略略學個樣子。」

衆人飲畢，秀英掣了列女雙聲，想了多時，忽然垂下淚來，道：「此時我們只願在此飲酒，只怕家中都是：

朝姝

戰國策

汝朝去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

玉芝道：「汝暮去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閨臣同錦楓亭聽了，都淚落如雨。座

中凡有老親而在異鄉的，聽了此句，又見秀英閨臣這個樣子，登時無不墮淚。蘭芝道：「姊

姊，這是何苦？什麼飛不得，單要飛這兩句。究竟那位接令，真鬧糊塗了。」司徒斌兒

道：「他在那裏傷心，我替盟姐說罷：『而晚』『而望』俱雙聲，敬斌兒妹妹一杯。此係時

音，不敢替主人轉敬。」

題花道：「時音還在其次，至戰國策正令雖未飛過，寶塔詞卻用的不少，只怕要罰一

杯。」秀英道：「我用枚乘七發，『麥秀漸兮雉朝飛。』」紫芝道：「姊姊何不用齊書

「『虱有諺言朝生暮孫，』或用徐幹中論『小人朝爲而夕求其成，』普席豈不都有酒麼？」

聞臣道：『秀英姊姊不必另飛，省得接合換人又要爭論，好在戰國策與正令還不重複，也可用得。』

司徒斌兒掣了蟲名疊韻道：

『蒲盧 爾雅 果贏蒲盧。』

「螺贏」本題俱疊韻，敬玉蟾姊姊一杯。聞臣道：『詩經是「螟蛉有子，蜾蠃負之」，爾雅又是「果贏蒲盧」，一物而兼三名，原不爲奇，最難得都是疊韻，古人命名之巧，無出其右，這可算得千古絕唱了。』題花道：『此中還有幾個奇的：若把贏字當中「虫」字換個

「鳥」字，博雅謂之「果蠃桑飛」，卻又變成鳥名，再把「鳥」字換做「果」字，詩經謂之「果蠃之實」，忽又變成瓜名。三個都是同音。這個不但命名甚巧，並且造字也巧。』

玉兒道：『祝才女把「虫」字讀做「蟲」音，不知有何出處，只怕錯了。』題花道：『我原知「虫」是古「虺」字，應當讀「毀」，只因一時匆忙說錯，罰一杯。你這玉老先生，我實在怕了！』

蘭言道：「玉兒，你既這樣聰明，我再考你一考：請教店鋪之「鋪」，一應做何寫？」玉兒道：「應寫金旁之「鋪」。」蘭言道：「帳目之「帳」呢？」玉兒道：「此字才女只好考那鄉村未曾讀書之人。我記得古人字書於帳字之下都註「計簿」二字，誰知後人妄作聰明，忽然改作貝旁，其實並無出處。這是鄉村俗子所寫之字，今才女忽然考我，未免把我玉兒看的過於不知文了。」

蘭言道：「玉老先生莫動氣，是我唐突，罰一杯。」玉嬌掣了花卉疊韻道：「我們連日在老師府上，妹子有個比語，說來求教：

芫蘭

家語

入善人之室，如入芝蘭之室。

「如入」雙聲，敬香雲姊姊一杯。」閨臣道：「此句飛的……」乃言道：「其實萬不可少，恰恰飛到香雲姊姊，尤其湊巧。明日老師看見這個單子，見了此句，必說我們這些門生雖然年輕，還是識得好歹的。」小春道：「獨讚寶雲姊姊，豈不把今日的主人落空麼？」春輝道：「何嘗落空？你把飛的「芝蘭」二字翻個筋斗，豈不是今日的主人麼？」衆人聽了，不覺大笑，都道：「這句飛的原巧，也難得春輝姊姊這副錦心，這張繡口。」

香雲掣了蟲名疊韻道：

『螳螂

吳越春秋

夫黃雀但知伺螳螂之有味。

本題疊韻，敬再芳姊一杯。』閻臣道：『每見世人惟利是趨，至於害在眼前，那裏還去管他？所以俗語說的「人見利而不見害，魚見食而不見鈎」，就如黃雀一心要捕螳螂，那知還未到口，而自己卻命喪王孫公子之手，豈非爲螳螂所害？古人因貪利之藎，不顧禍患，故設此語以爲警戒。無如世人雖知其語之妙，及至利到眼前，就把害字忘了。所謂「利令志昏，一能不浩歎」』

青鈿道：『再芳姊姊接合了。』花再芳因紫芝臭蟲之令又多飲幾杯，正在打盹，忽聽此言，連忙接過籤筒，掣了一枝，高聲念道：『身體雙聲。』衆人聽了，想起蘭孫的脚筋，由不得又要發笑，因再芳性情不好，大家也不敢多言。紫芝卻暗暗寫了一個紙條，拏在手裏。只見再芳在那裏一面搖著身子尋思，一面拏着牙杖剔牙，紫芝趁勢過去道：『姊姊只怕也是肉圓子塞在牙縫裏，我替你剔出來。』再芳仰首張口。紫芝朝裏望一望道：『這

個好剔，只有豆大，是個紅的。」接過牙籤，放入口內，朝外一剔，看了一看，擱在地下道：「我說爲何通紅，原來是個臭蟲。」再芳道：「左邊也塞的狠，你也替我剔出來。」紫芝又剔出朝地下一丟道：「我只當是些芝麻，原來是幾張虱子皮。」就勢把紙條遞過，隨即歸位。再芳看了，樂不可支，慌忙說道：

「禿頭

穀梁傳

季孫行父聘於齊，齊使禿者御禿者。

重字雙聲，敬讓芳姊姊一杯。」

引的衆人由不得好笑。

春輝道：「這都是紫芝妹妹造的孽。」

我同你賭個東道：除前書之外，如再飛個禿字，或雙聲，或疊韻，我喫一杯。並且所飛之句，仍要歸到形體。至於蘇武禿節效貞，孔融禿巾傲行之類，那都不算。」

紫芝想一想道：「有了：東觀漢記「寶后少小頭禿，不爲家人所齒。」這是本題雙聲。

又許氏說文「倉頡出見禿人伏禾中，因以制字。」這是「因以」雙聲。還有風俗通

「五月忌鬻蒼屋瓦，少髮禿。」這是「屋瓦」雙聲。別的雖有，大家用過之書，我都忘了，

必須查查單子去。」春輝道：「查出不算。」紫芝道：「既如此，就喫三杯饒你罷。」春

禪道：「我記得他們議論菽水，風俗通到像有人用過。」紫芝道：「呸！我也喫一杯。」青釧道：「剛纔玉兒替紫芝姊姊掣的實係天文，我因題目過寬，所以改個蟲名，那知還是教他灌了好幾杯。」紫芝道：「並且亭亭姊姊說的那句漢書，還多謝你們把笑話也免了。」春輝道：「這個虧喫的不小。怎麼九十多人都被他鬧臭蟲糞糊塗了，少刻這笑話一定要補的。」

葉瓊芳掣了獸名雙聲道：

「駟駟」

司馬文園集

駟野馬，馳駟駟。

「野馬」疊韻，本題雙聲，敬銀蟾姊姊一杯。」題花道：「這兩句竟是套車要走了。」衆丫環道：「車都套齊，久已伺候了。」玉芝道：「祝才女說的是書，何嘗問你們套車？看這光景，你們倒回家了。」史幽探道：「正是，天已不早，令不知還有幾人。」玉兒道：「還有八位。」衆人齊備擎飯。蘭芝只說：「天時尚早儘可從容。」

李銀蟾掣了蔬菜疊韻道：

錦花錄 第九十二回

「壺盧」

劉義慶世說

東吳有長柄葫蘆，卿得種來否？

本回雙聲敬蘭芳姊姊一杯。

閻臣道：「玉兒，我考你一考，此句怎講？」

玉兒道：「這是

當日陸士衡弟兄初見劉道真，以為道真不知問些什麼大學問的話，誰知他只問壺盧種可

曾帶來。」紫芝道：「我也學劉道真，請問婉春姊姊，你們會稽山的老虎最多，你來時可

曾把虎鬚帶來？」婉春道：「姊姊要他何用？」紫芝道：「我要兩根送蘭孫再芳二位姊

姊做剔牙杖。」

蘭言道：「玉兒，你把單子拏來看。」

玉兒送過，蘭言看了道：「這「壺盧」二字，為

何寫做兩樣？究竟用那個為是？」玉兒道：「歷來寫草頭雖多，但據我的意思，壺是飲器，

盧是飯器，北邊此物極大，人都做為器用，古人命名，必是因此。詩有「八月斷壺」之句，並

非草頭。至於草頭二字，葫是大蒜，蘆是蒲葦，會義指事，迥然不同，不如無草頭最切。當日

崔豹雖未言其所以，却已用過。」蘭言道：「玉老先生請罷，將來我們再寫這兩個字，斷不

依樣葫蘆，一定要改新樣壺盧的。」

蔡蘭芳掣了地理雙聲，付一付道：「妹子雖想了兩句，但一有普席之酒，一無普席之酒；若取吉利，卻無普席之酒。」蘭言道：「且把吉利的交了卷再講。」蘭芳道：

『黃河』

王嘉拾遺記

黃河千年一清，聖人之大瑞也。

本題雙聲，「千年」疊韻，敬錦心姊妹一杯。」

蘭言道：「普席之酒，卻是何句？」

青鈿道：「我猜着了，莫非虞勃鼎錄，「寇盜平，黃河

清」麼？」

蘭芳道：「並非鼎錄，是呂氏春秋，「呂梁未發，河出孟門。」」蘭言道：「這句

卻有「呂梁」「孟門」兩個雙聲，既如此，我們普席各飲半杯。」

言錦心掣了花卉雙聲道：「妹子並無好句，不過糖塞完卷。至於以上所飛之句，處處

入妙，却有一比：

荷花

李延壽南史

此步步生蓮花也。

重字雙聲，敬閨臣姊妹一杯。」青鈿道：「且慢斟酒，這部南史正令雖未用過，我記得剛纔

紅英堯春二位姊妹以琴棋二字打賭，曾用李延壽南史，並且紅英姊妹曾借「李」字說過



元元皇帝一個笑話，姊姊誤用重書，只怕要罰一杯。」并堯春道：「青釭姊姊記錯了，我用的是李延壽的北史，並非南史。」青釭只得飲了一杯道：「我今日鬧的糊裏糊塗多喫了許多酒，總是『湖州老兒』把我氣的。」

閩臣掣了時令雙聲道：「蘭芝姊姊，天已黃昏，所謂『臣卜其晝，未卜其夜』，請賜飯罷。妹子就用『黃昏』二字交卷，以記是日歡聚幾至以日繼夜之意。」青釭道：「黃昏二字，雖是對景掛畫，就只可惜是個俗語。」閩臣道：「『日至虞淵，是爲黃昏』，見淮南鴻烈，豈是俗語？」春輝道：「他纔把酒乾了，倒又想喫，真是好量。」

忽聞遠遠的一片音樂之聲，只見丫環同寶雲道：「各燈都在小鼈山樓上樓下分兩層挂了，請小姐先去看看，如有不妥，趁此好改。」夫人恐衆才女過去看燈，未備花砲覺得冷淡，現命府中女清音在彼伺候。」衆人道：「既已挂齊，我們就同去走走，少刻再來接令。」一齊出席，離了凝翠館。

寶雲道：「蘭芬姊姊如把這些燈球算的不錯，我纔服哩。」蘭芬聽了，甚覺不懂，只得

含糊應道：「妹子只能算算天文地理，勾股之類，何能會算燈球？」  
董花鈿道：「我們今年正月在小鼇山看燈，那知轉眼又交夏令了。」  
只聞音樂之聲漸漸相近，不多時，來到小鼇山，原來三面串連，大樓二十七間，只南面一帶是低廊，樓上樓下俱挂燈球，各種花樣，五色鮮明，高低疎密，位置甚佳。  
蘭芬道：「怪不得姊姊說這燈球難算哩。」

未知後事如何，再看下回分解。

鏡花緣 第九十二回

## 第九十三回

百花仙卽景露禪機

衆才女盡歡結酒令

話說蘭芬道：「怪不得姊姊說這燈球難算，裏面又有多的，又有少的，又有長的，又有短的，令人看去，只覺滿眼都是燈，究竟是幾個樣子？」寶雲道：「妹子先把樓上兩種告訴姊姊，再把樓下一講，就明白了。」樓上燈有兩種：一種上做三大球，下綴六小球，計大小球九個爲一燈；一種上做三大球，下綴十八小球，計大小球二十一個爲一燈。至樓下燈也是兩種：一種一大球，下綴二小球；一種一大球，下綴四小球。」

衆人走到南邊廊下，所挂各色連珠燈也都工緻，一齊坐下，由南向北望去，只見東西並對面各樓上下大小燈球無數，真是光華燦爛，宛如列星，接接連連，令人應接不暇，高下錯落，竟難辨其多少。

寶雲道：「姊姊能算這四種燈各若干麼？」蘭芬道：「算家卻無此法。」因想一想

道：「只要將樓上大小燈球若干，樓下大小燈球若干，查明數目，似乎也可一算。」

寶雲命人查了樓上大燈球共三百九十六，小燈球共一千四百四十；樓下大燈球共二百六十，小燈球共一千二百。

蘭芬道：「以樓下面論，將小燈球一千二百折半爲六百，以大

球三百六十減之，餘二百四十，是四小球燈二百四十盞。於三百六十內除二百四十，餘一百二十，是二小球燈一百二十盞。此用「雉兔同籠」算法，似無舛錯。至樓上之燈，先將

一千四百四十折半爲七百二十，以小球三百九十六減之，餘三百二十四，用六歸六三添作

五，六二三十二，逢六進一十，得五十四，是綴十八小球燈五十四盞。以三乘五四，得一百六

十二，減大球三百九十六，餘二百三十四，以三歸之，得七十八，是綴六小球燈數目。」寶雲

命玉兒把做燈單子念來，絲毫不錯，大家莫不稱爲神算。又聽女清音打了一套十番，惟恐

過晚，都回到凝翠館。

青鈿道：「聞臣姊姊要用卽景「黃昏」二字，可曾有了飛句？」聞臣道：「我因剛纔

禪機笑話偶有所感，却想起葛仙翁一句話來：

黃昏

抱朴子

謂黃老爲妄言，不亦惜哉！

「爲妄」雙聲，「亦惜」疊韻，敬紅珠姊姊一杯，普席一杯。」

蘭言道：「閨臣妹妹這兩句，因世人不信人可成仙，特引此書爲之提醒，雖是一片婆心，但看破紅塵，能有幾人？莫講成仙了道，略把爭名奪利各事看的淡些也就好了。我看賢

妹仙風道骨，大約上了小蓬萊已得了元妙，日後飛昇時倘將愚姊度脫塵凡，也不枉今日結拜一場。」閨臣道：「姊姊說我日後飛昇，談何容易！這纔叫作望梅止渴哩。」閨蘭蕊道：「你們只顧說這不中聽的話，豈不把笑話就攔麼？」

掌紅珠道：「姊姊莫忙，適因成仙了道之話，倒想起一個笑話：一人最喜飲酒，並且非肉不飽，每日惟以賭錢消遣。一日，遇見仙人，叩求長生之術。仙人道：「看你骨格，乃有根基之人；我有仙丹一粒，你拿去服過之後，即可長生不老。但有幾件禁戒之事，必須牢記，設或誤犯，雖服仙丹，也是無用。」此人接過仙丹道：「請教所戒何事？」仙人道：「只得七個

字戒酒除葷莫賭錢。」此人思忖良久，把仙丹退還道：「這有何趣！」  
蘭言笑道：「以此而論，放著現成仙丹還要退回，你若教他苦修，豈不難麼？」

紅珠掣了飲食雙聲道：「今日蒙蘭芝姊姊賜飯，明日還不能出門哩。」  
蘭芝道：「這卻爲何？」  
紅珠道：「當日北齊皇甫亮曾對文宣有句話，妹子說來，姊姊就明白了。」

酒漿

李百藥北齊書

一日醉一日病酒

「一日」「一日」俱疊韻，敬春輝姊姊一杯，普席一杯。」  
閩臣道：「今日的酒，真是絡繹不絕；又有兩位令官監酒，絲毫不能容情，大約座中未有不是盡歡盡量，明日病酒這話，真真不錯。」  
小春道：「只要有丁雲臺山的葛粉怕他怎麼？」

春輝道：「妹子因古人造字有象形之說，意欲借此行個酒令；但大家都是急欲回去，如不高興，我就說過笑話，好接前令。」  
蘭芝道：「天時尚早，好姊姊，你把象形酒令宣罷。」

春輝道：「我說一個「甘」字，好像木匠用的鉋子。」  
閩臣道：「果然神像。此令倒還有趣。」  
玉芝道：「玉兒，這個字怎麼寫？」  
玉兒道：「金旁加個包子。」  
玉芝道：「只

怕有些杜撰。』玉兄道：「此字見顧野王玉篇，如何是杜撰。」題花道：「你剛纔說那八個弟兄都有綽號，我也送你一個綽號，叫做『知古今。』」

施豔春道：「我說一個『且』字，像個神主牌。」褚月芳道：「我說『非』字，好像書

子。」紫芝道：「倒是一張好篋子，可惜齒兒太稀了。」斌兒道：「我說『母』字，好像書

吏帽子。」書香道：「我說『山』字，像個筆架。」秀英道：「我說『酉』字，像個風箱。」

小春道：「我說『傘』字，就像一把傘。」紅蕖道：「我說『冊』字，像一座柵欄。」紫芝

道：「我說一個『出』字，像兩個筆架。」春輝道：「這是抄人舊卷。」尹紅蕖道：「我說

『皿』字，像一頂紗帽。」印巧文道：「我說『乙』字，像一條蛇。」柳瑞春道：「我也說

個『一』字，像一條扁擔。」衆人道：「這兩個乙字都好。」

春輝道：「諸位姊姊如不賜教，請用一杯，好接令了。」紫芝道：「姊妹如喫三杯，我再

說個頂好象形的。」春輝道：「我酒已十分，再喫三杯，豈不醉死麼？」紫芝道：「或者題

花姊姊說個笑話也使得。」題花道：「笑話倒不難，但說過之後，你的字設或無趣，並不貼



切，卻怎樣呢？」紫芝道：「如不貼切，我也還你一個笑話。」

題花道：「我因春輝姊姊纔說醉死之話，卻想起一個笑話：一人最好貪杯，這日正喫的爛醉，那知大限已到，就在醉中被小鬼捉去，來至冥官殿上。冥官正要問話，適值他酒性發作，忽然大吐，酒氣難聞。冥官掩鼻埋怨小鬼道：「此人如此大醉，為何捉來？」急遂放他回去。」此人還陽，只見妻妾兒女都圍着慟哭，連忙坐起道：「我已還魂，不必哭了。」快拏酒來。」妻妾見他死而復生，不勝之喜，一齊勸道：「你原因貪杯太過，今纔活轉，豈可又要飲酒？」此人發急道：「你們不知，只管快些多多拏來，那怕喫的人事不知，越醉越好。」妻妾道：「這卻為何？」此人道：「你不曉得，我如果醒了，就要死了。」

蘭言笑道：「過於明白，原非好事，倒是帶些糊塗最好。北方有句俗語，叫做「憨頭郎兒增福延壽。」又道：「不痴不聾，不作阿家翁。」這個笑話，細細想來，卻很有意思。」

題花道：「笑話已說，你的字呢？」紫芝道：「我說一個「帥」字，神像祝大姊夫用的兩把剛叉。」引的衆人好笑。題花拏着酒杯過來道：「你不好好說個笑話，我一定灌三

杯」紫芝道：「我說！我說！你過去！那公冶矮的兄弟名叫公冶矮，也能通獸語。這日正向長官賣弄此技，忽聽豬叫。長官道：「他說甚麼？」公冶矮道：「他在那裏教人說笑話哩！」」

春輝道：「蓮花姊姊，今日且由他去，明日我們慢慢編幾個再罵他。」紫芝道：「這豬昨日尾撒蘭，今日又要聽笑話，倒是極風韻的雅豬。」閨臣笑道：「「雅豬」二字從未聽過。至於豬能風韻，尤其新奇，豬又何幸而得此！」

春輝掣了一籤，高聲念道：「水族雙聲。」紫芝道：「忽然現出水族，莫非祝大姊夫果真要來娶又麼？」春輝道：「妹妹莫鬧。我纔想了一個石首，意欲飛竹書紀年「帝遊於首山」之句，雖可替敬一杯。但今日我們所行之令，並非我要自負，實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竟可算得千古獨步。此時只剩三人就要收令，必須趁此將這酒令略略表白一句，庶不負大家一片巧思。」

玉芝道：「你說這是獨步，將來設或有人照這題目也湊一百雙聲疊韻，比我們還強，豈

不教人恥笑麼？」春輝道：「若照我們題目，也把古人名地名除去，再湊一百個，何得能覓？況且你又誤猜將及百條，也要除去，尤其費事。即使勉強湊出，不是博雅，方言的別名，就是山海經，拾遺記的冷名，先要註解，豈能雅俗共賞？我們這個好在一望而知，無須註解，所以妙了。總而言之，別的酒令，無論前人後人，高過我們的不計其數；若講白韻詩並此令，妹子斗膽，卻有一句比語：

石首

任中丞集

千載美談，斯爲稱首。

「斯爲」疊韻，敬寶雲姊姊一杯。」

蘭芝道：「這個雖是魚名，若據左傳，卻是人名，按地理又是縣名，雖與果贏之義不同，難得一名卻是三用，如此之巧，大家也該賞鑑一杯纔是。」閨臣道：「這杯一定乾的。」衆人道：「手只剩兩位就要收令，姊姊分付快些拿飯，行令的行令，用飯的用飯，纔不耽擱。」衆人道：「姊姊既不拿飯，少刻令完一齊都散，看你攔住那個！」蘭芝見天色不早，又因酒已不少，只得分付拿飯。

寶雲掣了人偷雙聲道：「剛纔起令，良箴姊姊曾有「東都妙姬，南國麗人」之句；此時將要收令，必須仍要歸到我們身上，纔有歸結。並且妙姬麗人，只言其美，至於品行，尙未言及，妹子意欲點他一句，心裏纔覺釋然。無奈難得湊巧之句，雖有幾句好的，偏偏書又被人用過。」  
閩臣道：「品行一層，乃萬萬不可少的，姊姊若不略點一句，將來後人見這酒令，還把我們當做一羣酒鬼哩。」  
寶雲忖一忖道：「曹大家乃自古才女，莫若用他著作點染，尤其對景：

夫婦

班昭女誡

女有四行，一曰婦德。

「一曰」雙聲，敬周慶覃姊姊一杯。」

玉芝道：「周者，普徧之意，只怕令要全了。」

青鈿道：「好容易我纔捉住一位！請教

寶雲姊姊：「夫婦」同「石首」既不同韻，又不同母，失了承上之令，豈不要罰麼？」  
紫芝

道：「我同妹妹格外賭個東道，如寶雲姊姊被罰，我也喫一杯；倘你說錯，也照此例。你可敢

賭？」  
青鈿道：「我就同你賭。」  
寶雲道：「婦首同韻，青鈿妹妹輸了。」  
青鈿道：「我不

信；婦首聲音懸殊，豈能歸在一韻？而且一上一去，斷無此理。」玉兒把沈約韻譜送過，青鈿繙開看了，氣的閉口無言；一面飲酒，只將「潮州老兒」罵個不了。蘭芝道：「你雖恨他，我卻感激他，不想這位老先生倒會替我敬酒。」說的青鈿撲嗤一笑，把酒都噴出道：「我活到如今，纔曉得夫婦卻叫做「夫否」。」

周慶覃掣了地理雙聲道：「今日諸位姊姊所飛這些雙聲疊韻，經史子集無般不有，妹子在旁看着，何敢贊一詞？只有莊子一句恰對我的光景：

湖河

莊子

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

「河漢」古音雙聲，「而無」今音雙聲，敬若花姊姊一杯，普席同慶一杯。」

若花道：「偏偏輪我收令，又教我說笑話，這卻怎好？」題花道：「容妹子略想一想，替你說罷。」

玉芝道：「剛纔春輝姊姊說我們今日之令乃千古絕唱，既如此，妹子明日就將此令按着次序寫一小本，買些梨棗好板，雇幾個刻工把他刻了，流傳於世，豈不好麼？」

題花道：「有一教書先生最好放屁……」

玉芝道：「我正說刻書，題花姊姊忽說放

屁，這是怎講？」

閩臣笑道：「他替若花姊姊說笑話哩。」

玉芝道：「原來如此。你快說，

先生好放屁便怎麼？」

題花道：「惟恐學生聽見不雅，就在坐位之後板壁上刻一小洞，以

便放屁時放在洞外，可掩其聲。」

一日，先生外出，東家偶進書房，看見此洞，細問學生。學生

告知其故。

東家皺眉道：「好好板壁，為何如此糟蹋？」

卽或忍不住放幾個屁，也是人之常

情，何必定要如此？」

少刻先生回來，你務必告訴先生，以後屁只管教他放，板是亂刻不得

的。」衆人聽了，笑的個個噴飯。玉芝道：「我剛要刻酒令，他就編出這個笑話，真是刻

薄鬼。」

若花把籤筒搖一搖道：「起首是「五百歲爲春」以及「吉日良辰」等句，莫不暗寓

祥瑞之意，此刻輪到妹子收令，必須也用一個佳句纔有始有終。但一句要把他收起，業已

費事，且又有承上及雙聲疊韻之難，不知題目可能湊巧。」隨卽掣了一枝花卉雙聲。青

細道：「此題還不甚窄，姊姊擬用何名？」若花道：「我纔想「合歡」二字，既承上文，又與

現在光景相符，必須用此纔妙。」  
青鍾道：「既如此，所飛之句，何不用嵇康養生論呢？」

若花搖頭付一付道：「有了。」

合歡

禮記

酒食者，所以合歡也。

「合歡一雙聲，合席歡飲一杯。」

衆人讚道：「此句收的不獨酒食二字點明本旨，且合歡二字又寓合席歡飲之意，雖只數字，結束之妙，無過於此，若非錦心繡口，何能道出，能不佩服！」  
玉芝道：「結的固好，但

禮記有人用過，要罰一杯。」

未知後事如何，再看下回分解。

## 第九十四回

文豔王奉命回故里

女學士思親入仙山

話說玉芝道：『禮記有人用過，要罰一杯。』若花道：『這又奇了。剛纔我看單子，無論正令旁令，並無「禮記」二字，爲何有人用過？』只怕玉兒寫錯了。玉芝把單子取來一看，只見『齊莊中正』之上寫着『中庸』二字，這纔明白，道：『原來是我未報禮記，報了中庸，無怪姊姊忽略過了。』題花道：『如今看着雖算重了一部，安知後世不將中庸另分一部哩？好在旁令所飛之書甚多，也補得過了。』閩臣道：『我只喜起初是若花姊姊出令，誰知鬧來鬧去，還是若花姊姊收令，如此湊巧，這纔算得有始有終哩。』衆人因天色不早，當即出席再三致謝而散。

次日，蔣董掌呂四家小姐彼此知會，都稟知父親，就借卜府遊請衆才女聚了一日。



臣若花同史幽探諸人也借凝翠館還席。接着大家又替若花、蘭音、紅紅、亭亭分着餞行。一連聚了幾天，那「長安送別圖」詩詞竟有數千首，恰恰抄成四本，極盡一時之盛。登時四處轟傳，連太后公主也都賦詩頌賜。

這日欽限已到，若花同蘭音、紅紅、亭亭前去叩別老師，方纔回寓，禮部早有官員把勅命齎來，並催急速起身，以便覆旨。四人忙備香案接了御旨，上朝叩謝，適值國舅也因接了勅命上朝謝恩，一同回到紅文館。那九十六位才女也都齊會等候送行。衆人因國舅雖係男裝，並非男子，都來相見。聞臣預備酒飯，大家都是戀戀不捨，略略坐了一坐，當即出席。

國舅家人已將三輛飛車陸續搭放院中，都向西方按次擺了。衆人看時，那車只有半人之高，長不滿四尺，寬約二尺有餘，係用柳木如牕櫺式做成，極其輕巧，周圍俱用絞箱爲幔，車內四面安着指南針，車後拖一小木如船舵一般，車下盡是銅輪，大小不等，有大如面盆的，

有小如酒杯的，橫豎排列，約有數百之多，雖都如同紙薄，卻極堅剛。

當時議定國舅若花坐前車，紅紅亭亭坐中車，蘭音與僕人坐後車。國舅把鑰匙付給僕人，又取三把鑰匙遞給紅紅道：「一是起匙，一是行匙，一是落匙，上面都有名目，用時不可錯誤。如要車頭向左，將舵朝右推去；向右，朝左推去；緊隨我車，自無舛錯。車之正面有一絞綃小帆，如遇順風，將小帆扯起，尤其迅速。」並引紅紅亭亭將車內如何運動鑰匙之處交代明白，道聲慢請，輕輕上了前面飛車。僕人上了後車。國舅道：「就請賢甥同三位學士及早登車，以便趨路。」

若花、蘭音、紅紅、亭亭望着衆才女不覺一陣心酸，那眼淚那裏忍得住，如雨點一般直朝下滾，個個哽咽不止。衆人無不滴淚。

亭亭向閨臣泣道：「前寄家書，不知何時方到，賢妹回到嶺南，千萬叮囑我母不可焦心，俟到彼國，自必卽託若花妹妹遣人伴我前來迎接，設或此去不能安身，亦必星夜仍回嶺南。我無着己之親，只得寡母一人，今忽隔遠外洋，不能侍奉，惟望妹妹俯念當日結拜之情，替我

早晚照應，善爲排解，使無倚闈之望，永感不忘！妹妹！你今受我一拜！不覺放聲大哭，跪了下去，只管磕頭道：『妹妹！你同我不啻嫡親手足，這個千斤擔子要放在你身上了！』霎時哭倒在地。閨臣正因姊妹離別傷感，適聽亭亭囑託堂上甘旨，猛然想起父親流落天涯之苦，跪在地下，也是大放悲聲，同亭亭抱頭慟哭。衆人看着，無不心酸。

國舅在車內催了數遍。婉如小春一面哭著，把亭亭閨臣攙起。亭亭哭的如醉如癡，暈過幾次。禮部官員又差人前來相催。亭亭那裏捨得上車，只管望着閨臣慟哭。多九公惟恐誤了欽限，暗暗分付衆丫環，硬把亭亭攙着，同紅紅上了當中飛車。若花蘭音也只得含悲上車。國舅同紅紅僕人都將鑰匙開了，運動機關，只見那些銅輪橫的豎的，莫不一齊亂動，有如磨盤的，有如轆轤的，好像風車一般，個個旋轉起來，轉眼間離地數尺，直朝上升，約有十餘丈高，直向西方去了。大家望眼連天，淒然各散。

隔了幾日，紅文館衆才女紛紛請假回籍。閨臣仍同林婉如，秦小春，田鳳翽，洛紅蕖，廉錦楓，宋良箴，顏紫綃姊妹八人同回嶺南。余麗蓉，司徒斌兒，同林書香，陽墨香，崔小鶯也同

淮南。尹紅萸，魏紫櫻，薛蘅香，姚世馨各自回家。其餘衆才女也就四散。

陰若花乘了飛車，自從長安起身，沿途因遇逆風，走了十餘日纔到本國。那知女兒園王因次子之變受了驚恐，又因思想若花，竟至一病不起，及至若花趕到，業已去世。諸臣扶立若花做了國王，將蘭音，紅紅，亭亭都封爲護衛大臣，卽差使臣到天朝進表謝恩。亭亭因思親心切，隨卽請了飛車，帶了熟悉路境之人到了嶺南，接了緇氏回女兒園去了。及至闈臣到家，亭亭早已起身。

林氏見衆人回來，歡喜非常。

闈臣把赴試光景及若花各事都向母親叔嬖略略告訴

一遍。林氏命人大排筵宴，並命外面也擺筵席。原來小峯廉亮近日都把書籍丟了，求唐

敏請了兩位教師日日跟着習武。當時唐敏請多九公就在外面廳房同教師坐了。飯罷，

林婉如，秦小春，田鳳翹都拜辭，同多九公回去；顏紫綃因聞祖母去世，急急回家，同哥哥顏崖

扶柩回籍去了。宋良箴仍把祁氏留下做伴；廉錦楓同良氏廉亮在新房居住；紅蕖，良箴，闈

臣住在樓上。

次日，閩臣同林氏商議，因父親至今不歸，要到小蓬萊再去尋訪。林氏道：「此雖要緊之事，我因紅蕖媳婦業已長成，意欲秋天替小峯成親，你何不再就擱幾月，把這喜事辦了再去呢？」閩臣道：「母親既有此意，女兒自應在家照應，分分母親之勞。」忙了幾時，到了重陽吉期，小峯同紅蕖成了百年之好。纔過滿月，接着尹元差人來接廉亮錦楓完姻，並接良氏同去，大家餞行，忙了幾日，良氏帶着兒女去了。閩臣心內雖急如星火，偏偏婉如同田鳳翽的哥哥田廷結了婚姻，因田廷父親向任山南總兵，現在告老，必須等他來年三月回來方能迎娶，林之洋何能離開，閩臣只好呆呆等候。

轉眼到了新春，那時雖有許多媒人來替閩臣作伐，林氏同女兒商議，閩臣是要等父親回來隨父親做主，林氏只得把媒人回丁。

到了四月，婉如姻事纔畢，洛承志也遣人來接宋良箴到小瀛洲合卷。林氏替他備辦妝奩，即託祁氏送去。恩恩忙忙，一直到了七月纔把上小蓬萊的行程定了。

聞臣因明日就要起身，這晚正在樓上收拾，忽聽喚的一聲，擲進一片紅光，仔細一看，原來是顏紫綃，連忙見禮讓坐，道：「妹子聞得姊姊扶柩回籍安葬，屢次遣人到府問信，總無消息，那知姊姊却已回來！爲何晝夜至此？」

顏紫綃道：「咱自京師歸家，適值咱哥哥顏崖也中武舉回來，因父母靈柩久在異鄉，心甚不安，同哥哥商量，把靈柩扶歸故土，葬在祖塋，纔同哥哥回來。到了家中，聞得賢妹就要遠行，因此晝夜趕來，一者送行，二者還有一事相商。咱家中現在一無牽挂，賢妹此時迢迢數萬里前去尋親，婉如妹妹聞已婚配，此次諒不能同去，賢妹一人未免過於寂寞，咱情願伴你同去。你意下如何？」

聞臣聽了，雖覺歡喜，奈自己別有心事，又不好直言，躊躇半晌，只得說道：「雖承姊姊美意，但妹子此去，倘尋得父親回來，那就不必說了；設或父親看破紅塵，竟自不歸，抑或尋不着父親，妹子自然在彼另尋一個修煉之計，歸期甚覺渺茫。尙望姊姊詳察。」

顏紫綃道：「若以人情事務而論，賢妹自應把伯伯尋來，夫妻父子團圓，天倫樂聚，方了人

生一件正事。但據咱想來，團圓之後，又將如何？樂聚之後，又將如何？再過幾十年，無非終歸於盡，臨期誰又逃過那座荒邱？咱此番同你前去，却另有痴想，惟願伯伯不肯回來，不獨賢妹可脫紅塵，連咱也可逃出苦海了。」

閩臣忖道：「怪不得碑記說他「幼諳劍俠之術，長通元妙之機，」果然竟有道理。」連忙說道：「姊姊既如此立意，與妹子心事相合，就請明日過來，以便同行。」紫綃點點頭，將身一縱去了。

次日，把行李搬來，林氏正愁女兒無伴，今見顏紫綃同去，甚是歡喜。當時閩臣拜辭祖先，並向母親叔嬸灑淚拜別，因對小峯道：「你年紀今已不小，一切也不消再囑。總之，在家須要孝親，爲官必須忠君，凡有各事，只要俯仰無愧，時常把天地君親放在心上，這就是你一生之事了。」又向紅蕖拜了下去。紅蕖急忙跪下道：「姊姊爲何行此大禮？」閩臣續淚道：「你當年替母報讎，忿不顧身，又能不憚勞悴，侍奉祖父餘年，如此大孝，將來母親甘旨，妹妹自能侍奉承歡，無須諄囑；但恐姊此番遠去，缺了孝道，全仗妹妹一人偏勞。你當受我

一拜。』二人拭淚起來。林氏又囑付一番，合家灑淚而別。

閩臣紫綰帶着乳母到了林之洋家，婉如同田鳳翽都從婆家過來送行。多九公因京中回來，一路過於辛苦，不能同去。小春有病，也未過來。林之洋又帶了幾樣貨物，託丈母江氏在家照應，帶着兒子，呂氏，閩臣紫綰辭別衆人，上了海船，一直望小蓬萊進發。沿途雖賣些貨物，也不敢過於耽擱，只向抄近水面走去。

不知不覺過了新春，於四月下旬到了小蓬萊。閩臣同紫綰別了衆人，上山去了。林之洋等到兩月之後，不見回來，十分著急，每日上山探聽，那有蹤影。看看又是一月，海上秋涼，山林蕭瑟。這日正在山上探望，忽過一個採藥的女道童。

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鏡花緣 第九十四回

## 第九十五回

因舊恙筵上談醫

結新交庭中舞劍

話說那個女童手中擎着兩封信遞給林之洋道：『這是唐顏二位仙姑家書，拜煩順便替他寄去。』林之洋把信接過，正要細細盤問，那個女童忽然不見，迎面卻站著一個青面獠牙宛如夜叉一般，吼了一聲，奔了上來。林之洋連說：『不好，』直向山下飛跑，那夜叉也隨後跟來。林之洋跑到船上，忙叫放鎗；衆水手放了幾鎗，雖打在他的身上，那夜叉只當不知，仍是吼叫連聲，要向船上擄來，嚇的衆人連忙開船。

林之洋連日上山辛苦，又喫這一嚇，竟自渾身發燒，臥牀不起，足足病到次年三月回到嶺南，還未大好。呂氏把兩封信送交林氏；林氏看了，知道閩臣看破紅塵，不肯回家，只哭的死去活來。顏崖接了妹子之信，也是訴說看破紅塵之語，並囑哥哥即到小瀛洲投奔洛承

志，日後勤王，立點功業，好謀個出頭之日。顏崖得了此信，約了婉如丈夫田廷一同前去，並託小峯向洛紅蕙要了一封家信。

原來小峯自閩臣起身後，日日跟着顏崖田廷習武，甚屬投機；去年同多九公說了把秦小春配了顏崖；今見顏崖田廷要到小瀛洲，卽向母親說知，也要跟去碰碰機會。顏崖把家眷託多九公照應，同了小峯田廷向小瀛洲進發，路上恰好遇見廉亮、尹玉、魏武，辭選都因武試落第回來，一路同行，頗不寂寞。大家談起行藏，小峯把實情說了，廉亮等四人都有願去投奔之意。顏崖道：『咱正愁人少不能壯觀，若得四位兄長同去，添了許多威風，那更妙了。』

七人曉行夜住，這日來到小瀛洲山下，顏崖把信交小卒投了，史述同洛承志、宋素迎下山來。大家見禮，彼此問了名姓，顏崖把衆人來意及大家姊妹都是同年的話說了。史述見七個人相貌堂堂，威風凜凜，如同七隻猛虎一般，十分歡喜，卽請上山；小卒在前引路。進了山寨，只見裏面有兩個少年大漢迎了出來，一個面如重棗，一個臉似黃金，都是虎背熊腰，

相貌非凡，彼此也見了禮。洛承志指着紅面少年道：「這位是我們各家姊妹的世兄，乃禮部侍郎之子，姓卞名璧。那黃面的乃新科才女燕紫瓊之兄，名叫燕勇。我們雖然初會，但各家姊妹卻久已相聚多時了。」史述把七人名姓來意也向二人說了，大家敘談，甚是相投。

顏崖問起後秦有無家眷在內，洛承志道：「史家哥哥嫂夫人就是新中才女，姓宰名銀蟾；燕勇哥哥娶的是史家嫂嫂令妹名宰玉蟾；宋素哥哥娶的是燕勇哥哥令妹燕紫瓊；卞璧哥哥尚未定婚；小弟賤內是宋家哥哥令妹，都是前歲在此完姻，家眷都在後寨。後面房屋甚多，略爲消停，七位哥哥自應也將家眷接來在此同居，纔覺放心。」衆人點頭。

史述命人擺了酒席，十二位公子各按年齒坐了。酒過數巡，顏崖道：「卞家哥哥爲何不隨任京華，到此幾年？」卞璧歎道：「提起此話甚長。小弟於三歲時染了驚風之症，一病垂危，彼時合家正在悲泣，適值有一道人化緣，問知此事，把我看了，說尙有一分可救，如肯給他抱去，等他醫好，再抱來送還。」那時我家父母因我業已無救，只好隨他抱去，誰知

他竟把我治好！

廉亮道：「這個道人也就非凡，莫非是位仙家麼？」卜璧道：「此人並非真是道人，乃

隴右寒士。當年上京不第，流落京師，家父念他斯文一脈，延請管理書啓，時常周濟；後來他父母殯葬各事，也是家父幫他辦理。此人更爲感念，只恨無以報答。那年小弟染了驚風，他原有奇方可以療治；無如當年先兄也於三歲時染患驚風，此人獻方，我家父母聽了醫家之話，竟不肯用，以致耽擱無救；所以到了小弟染患此症之時，不敢再去獻方，只好託了一個道家，暗用此計，把小弟騙出，他卽替我推拏服藥，竟自醫好。他辭了家父，把小弟帶到隴右，就在他家住了多年。」

薛選道：「此人是何名姓？」那時既將哥哥治好，爲何不送還伯伯，卻帶回他鄉，是何道

理？」卜璧道：「這人乃史家哥哥族兄，名叫史勝，素精岐黃。他因母病不能治好，立誓不再談醫。他將小弟療治，實因要報家父之情；及至治好，不將小弟送還，更有深意，至今談起，猶令人感激涕零。」

田廷道：「不知有何深意？」

卜璧道：「他因驚風一症，固因受熱，受寒，受風，以及傷食，

痰火皆可染患，但富貴人家，惟恐小兒受涼，過於愛護，莫不由於受熱而起；他恐把我送回，日後再染此症，卽難醫治，因此特將小弟帶到他家，相待如同手足。好在他自從做了這件好事，凡百事務，莫不如心，連那從不生草的不毛之地，也都豐收起來，家道大轉。起初延請西席教我念書，過了幾年，又請教師教我騎射，習學武藝。他本要將我送到史伯伯麾下謀一出身，因我年紀尚小，後來因聞史洛二位哥哥在此，纔把我送到山上，到此已三個年頭了。」

魏武道：「那時哥哥所服是何妙藥，可能百發百中麼？」

卜璧道：「我那史家哥哥說，

小兒驚風，乃第一險症，醫家最爲棘手，歷來小兒因此喪命的固多，那療治訛錯的也就不少。卽如今人凡遇小兒驚風，不論寒熱，不問虛實，總以一派金石寒涼之藥投之，如牛黃丸，抱龍丸之類，最害人不淺。卽使百中治好一個，那知受了金石之毒，就如癡獸一般，已成廢人。

「他說你要曉得小兒驚風，其症不一，並非一概而論，豈可冒昧投治驚之藥？必須細細調查是因何而起，如因熱起，則清其熱；因寒起，則去其寒；因風起，則疏其風；因痰起，則化

其痰因食起，則消其食如此用藥，不須治驚，其驚自愈，這叫做「釜底抽薪」。再以活蠟一個，足尾俱全的，用蘇薄荷葉四片裹定，火上炙焦，同研爲末，白湯調下，最治驚風抽掣等症。蓋蠟產於東方，色青屬木，乃是厥陰經要藥；凡小兒抽掣，莫不因染他疾引起風木所致，故用活蠟以治其風，風息則驚止。此史家哥哥因傷了兒女無數，臨症極多，方能得此不傳之秘。如無活蠟，或以醃蠟泡去鹹味也可，但不如活蠟有力。

「小弟只喫了數十個活蠟，又服了十數丸羌活膏，並未喫過牛黃抱龍之類，病倒好了。當日在家，那些小兒科用的總是一派驚風的藥，那知越喫越離鬼門關近，這樣治病，無怪又生出鬪殿的事來。」

小峯道：「這卻爲何？」卜璧道：「那大方脈對小兒科道：『我把年紀大的都醫的變成小孩子給你醫了，你爲何總不教他長大給我醫呢？』」因此把小兒科痛打。豈非又生出鬪殿的事麼？」大家不覺大笑。

顏崖道：「小弟向有便血之症，不知這位史家哥哥可有妙方，拜煩便中替我問問。」

卜璧道：『凡便血以柏葉炒成炭研末，每日米湯調服二錢，或以柿餅燒存性亦用陳米飲調服二錢，連進十服，無不神效。這也是日觀的秘方。』

飯罷散坐。

洛承志道：

『燕家哥哥向來飯後總要舞一回劍，今日爲何把這工課闕了？』

燕勇道：『剛纔俺見他們七位哥哥所帶器械莫不雄壯精緻，想來武藝必是高強，所以不敢班門弄斧。』

尹玉道：

『小弟向在海外只知讀書，因前歲廉家哥哥到了舍下，忽要習武，家父請了教

師，小弟這纔跟着學了兩年，雖然勉強進了武學，其實並無一技之長。向日在家會要學劍，

奈教師此道不精，不過敷衍教了兩個勢子，卻是一毫無用。哥哥既精此技，倘蒙指點，情願

拜從爲弟子。』燕勇道：『大家弟兄相聚，原該彼此切磋，兄長爲何說這客套話？若是這

樣，小弟倒不敢亂談了。』衆人道：『燕家哥哥說的不錯，以後都不准客氣，纔見我們弟兄

親熱。』

燕勇道：『尹家哥哥向日既學過兩個勢子，何不給俺們看看呢？』尹玉道：『小弟正



要求哥哥指教。』即將衣服結束，掣出寶劍，就在庭中使了幾路。燕勇道：『哥哥身段倒是四平八穩，並且轉動盤旋極其輕捷，手脚亦極靈便，真是絕好質地。可惜被這庸師欺騙，諸法全未講究。如果要學，小弟倒可指點，但必須把舊日這些步法勢子盡都棄了，從頭另外講究一番，慢慢學去，纔能日見其妙。』尹玉道：『當日那教師原說過他不諳劍法，不過胡亂學兩路欺那外行，若講戰鬥，必須另求明師纔能有濟；今聽哥哥之言，果然不錯，可見教師並非有心欺人，竟是苦於不諳。應如何習學之處，尙求指示。』

燕勇道：『古之劍可施於戰，自古帝王各有劍士。至劍士之多，莫過我朝太宗。太宗有劍士千人，都有萬夫不當之勇，惜其法不傳，斷簡殘編中雖有一二歌訣，亦不詳其說。近有好事者得之朝鮮，其勢法俱備，小弟略知其詳。』即如初學先要曉得眼法，擊法，刺法，格法，洗法，這些勢子，俺都有圖，哥哥且看了，小弟再慢慢指點，自然就能領會。還有兩首劍訣，可惜後面一首遺失二句，現在只存得十四句，待俺念來：

電掣昆吾晃太陽，一升一降把身裁；搖頭進步風雷響，滾手連環上下防；左進

青龍雙探爪，右行單鳳獨朝陽。撒花蓋頂遮前後，馬足之中用此方。  
第二首是：

蝴蝶雙飛射太陽，梨花舞袖把身藏。鳳凰展翅乾坤少（以上遺失二句）

掠膝連肩膀兩旁。進步滿堂飛白雪，回身野馬去思鄉。』

把詩念完，手中執劍，即照上面勢子舞了一回。尹玉惟有佩服。小峯廉亮在旁看著甚覺眼熱，也都跟着習學，一連學了幾日，莫不心領神會。

衆人看見魏武薛選放的連珠鎗，竟是百發百中，個個稱奇。大家住在山上，不是操練人馬，就是各人習學武藝。衆人因聞燕勇顏崖都會劍俠，意欲跟着習學，誰知二人胸襟鄙不能至公無私，遇事每存偏袒，所以此術久不靈了。

過了幾時，七位公子暗暗回去，都把家眷陸續迎來。不知不覺過了一年。這日，洛承志因文府久無消息，不知何時纔起義兵，要到淮南探聽一番。未知後事如何，再看下回分解。

鏡花緣 第九十五回

## 第九十六回

秉忠誠部下起雄兵

施邪術關前擺毒陣

話說洛承志要到淮南探聽信息，史述道：「小弟記得女試那年，下家哥哥初到山寨，我們去到淮南，文家哥哥會再三囑付：嗣後萬萬不可親自下山，惟恐被人看出，彼此性命交關；如有起兵之舉，自然先令徐家哥哥前來送信。爲何此時又要前去？況且那時回到半路，果被巡兵看出破綻；若不虧燕家哥哥拔刀相助，我們何能敵得許多官兵？」燕勇道：「小弟只因一時路見不平，此刻四處緝捕，教俺有家難奔，怎麼哥哥又要前去？」

忽見小卒來報：「余公子到了。」衆人甚喜，迎進山寨，同史述洛承志道了闊別，問了衆人名姓，序齒歸坐。

史述問起文府之事，余承志歎道：「文伯伯自從平了倭寇，就在劍南鎮守；後因各才女

俱請假回籍，卽命弟兄五個一同完姻。誰知剛過吉期，文伯伯竟在劍南一病不起，及至他們弟兄趕到，延醫診治，奈積勞成疾，諸藥不效，竟至去世。幸虧武后因念文芸哥哥向日代理節度印務尙屬出力，仍命承襲父職。去歲孝服已滿，今因心月狐光芒已退，特囑小弟前來暗暗通知：明年三月初三桃會之期，一同起兵，先把武氏弟兄四座大關破了，諸事就易如反掌。」

廉亮道：「四關都叫何名？」余承志把北名西水，西名巴刀，東名才貝，南名无火，以及命名之意也說了。尹玉道：「他因「木」字犯諱，缺一筆也罷了；就只「无」字暗中缺一筆未免矯強。」

薛選道：「這四關那一處易破？那一處難破？」余承志道：「聞得西水无火二關易破；巴刀最凶；才貝尤其利害。文家哥哥命小弟到此，一來通信，二來就命與諸位兄長商量破關之策；並命小弟到河東同章家十位哥哥酌議。」

洛承志道：「爲何不請章伯伯示下，倒同十位哥哥商酌？」余承志道：「章伯伯也於」

三年前去世，如今章莊哥哥接襲其職。」

宋素道：「據文家哥哥意欲先破某關？」

余承志道：「有人議論宜先破難的；若把易

的破了，恐他兵馬并在一處，那難的更難了。」

若據文芸哥哥之意，先破易的爲佳。蓋四關

破他兩關，先挫動他的銳氣，那兩關就勢如破竹。」

衆人道：「此說甚善，將來自應先攻西

水无火二關爲是。」

余承志連連點頭，即欲別去。

衆人再三挽留。

余承志道：「我還要到河東把事議定，

好回文府送信，豈可在此耽擱？」

卜璧道：「哥哥既有正事，弟等也不敢過於扳留；但臨期

在何處會齊，還要通個信息纔好。」

余承志道：「如先攻南北二關，自然在西水關會齊。

到了臨時，少不得自有關照。」

前日文家哥哥說成敗在此一舉，彼時所有各家眷屬，都要帶

在軍營，惟恐事有不測，與其去受武氏弟兄茶毒，莫若合家就在軍前殉難，完名全節，以報主

上，倒可免了許多後累。」衆人連連點頭。

余承志別了衆公子，到了河東，見了章府十位公子，即回淮南，將各話回了文家弟兄。

那時承志已同司徒斌兒婚配，林書香、陽墨香也都招贅在家，只有余麗蓉因隱姓埋名住在文府，尚未許字，恰好洛承志差人下書替下璧作伐，余承志當即應允，把余麗蓉送到小瀛洲草草完婚。

過了新正，文芸、章紅、史述彼此知會，約定桃會之日，在酉水關會齊。

至期一齊起兵前進，都說奉了太后密旨，調赴酉水關有緊急軍情會議，沿途盡是淮南河東官軍旗號。史述一枝人馬也充做官軍。恰好三月初三日三路約有二十萬人馬陸續到齊，離關五里，放了三聲大炮，安營下寨。各家眷屬在大營後面也立了一個營盤。大

營裏而是文芸、文蒞、文其、文穆、文不、章紅、章芝、章蘅、章葵、章薌、章莒、章荅、章芹、章芬、章艾、史述、下璧、燕勇、宋素、顏崖、田廷、魏武、薛選、尹玉、廉亮、唐小峯、余承志、洛承志，還有文府小姐林書香、丈夫林烈、陽墨香、丈夫陽衍、章府小姊蔡蘭芳、丈夫蔡崇、譚蕙芳、丈夫譚太、葉瓊芳、丈夫葉洋、褚月芳、丈夫褚潮，共三十四位公子。女營是文府章氏夫人、章府水氏夫人、柳氏夫人、燕勇。

之母葉氏夫人，小峯之母林氏夫人，廉亮之母良氏夫人，魏武之母萬氏夫人，薛遷之母宣氏夫人，共八位夫人。那衆公子之妻是章蘭英，邵紅英，戴瓊英，田秀英，田舜英，錢玉英，并堯春，左融春，廖熙春，鄴芳春，鄺錦春，鄒婉春，施豔春，柳瑞春，潘麗春，陶秀春，林書香，陽墨香，蔡蘭芳，譚蕙芳，葉瓊芳，褚月芳，宰銀蟾，宋良箴，余麗蓉，辛玉蟾，燕紫瓊，秦小春，林婉如，薛蘅香，魏紫櫻，廉錦楓，尹紅萸，洛紅蕖，司徒斌兒，共三十五位才女。

衆人初意，原想起兵之時，把中宗迎至大營，纔好起事，不意是時太后已命中宗仍回東宮。好在宋素原是中宗堂弟，當時衆公子即推宋素權在大營執掌兵權。

彼時朝中是張易之，張昌宗，張昌期用事，日日殺害忠良，荼毒生靈，無惡不爲。文芸章蒞，史述商議，此時朝中惟張柬之，桓彥範，李多祚，袁恕己，薛思行，崔元暉最爲忠直可靠，必須此六人做了內應，先除內患，裏外夾攻，方易成事。於是替宋素寫了六封書信，暗把此意通知，並囑六人即到東宮預先通信，以免臨時倉卒。發過書信，大小營盤四面扯起義旗。

早有探事的報進關去。武四思忖道：「連日各處關津來報，都說文芸章蒞帶領人馬。」



前來，我正疑惑，那知他要追步徐敬業賂竇王的後塵，竟來太歲頭上動土，若不給他一個下馬威，他也不知利害！」即分付大將毛猛在關前把西水陣擺了。

次日，文芸、章紅史述帶領人馬，同衆兄弟殺奔關前，武四思領了一枝人馬出來迎敵。文不早已提槍躍馬，直奔武四思殺來。毛猛輪動大斧，與文不殺在一處。鬪未數合，文不用了一個撥草尋蛇勢，一桿銀鎗，直向下身刺來。毛猛說聲「不好」，只聽嗤的一聲，肚腹着了一鎗，跌下馬去。文芸、章紅史述催動人馬，一擁齊上，掩殺一陣。

武四思來到西水陣前，大聲叫道：「文芸、章紅史述得無禮！我這裏有座小小西水陣，你如破了此陣，我將此關情願奉獻；若要膽怯不敢進陣，我刀下開恩，饒你們去罷！」文不道：「老狗休得誇強！你看老爺破此狗陣！」正要躍馬進陣，文芸連忙叫道：「五弟不可造次；今日已晚，明日再同老狗計較。」即令鳴金收兵，一同回營。

文不道：「今日武四思傷了許多人馬，也就挫他銳氣，小弟正要趁勝破他西水陣，爲何卻要收兵？」文芸道：「他這陣不知是何邪術，賢弟如何輕入重地？況頭一次就得勝仗，

何必急急定要破他此陣？」文不道：「他把這陣恰恰攔在關前，你不把此陣破了，如何進得關去？」我明日一定要到陣裏看看。」薛選道：「既如此，小弟也奉陪走走。」宋素道：「據我愚見，總以慢慢智取最爲上策。」

次日，武四思又在軍前喊叫：「那個敢去破陣？」衆公子齊到戰場，文芸一馬當先道：「武四思，你連日只管教我們去破陣，我也有個盤蛇陣，你敢破麼？」你如敢進我陣，我們也進你陣。」武四思道：「我進你陣，安知你不用暗劍傷人？」文芸道：「既如此，爲何你又教我進你陣呢？」武四思道：「孤家這陣，不但不用暗劍傷人，若傷損你們一根毫毛，久後我定死刀箭之下。」

文不道：「老狗既對天賭誓，我就前去看看。」將馬一縱，跟着武四思闖進陣去。武四思早已不見，但見柳暗花明，山清水碧，徧地芊眠芳草，駿馬驕嘶。從容下了馬，幾忘身在戰場，手牽着絲韁，順步行去。路旁有一竹林，林中有七個人，都是晉代衣冠，在那裏小酌，那股酒香，陣陣直向鼻中撲來。只聽林中有個白衣少年道：「此刻爲何只覺俗氣逼人，莫非

有什麼俗子來此窺探麼？」文萃聽了，知他明明譏刺，意欲發揮幾句；看了看，這七個人都是放蕩不羈，目空一切，只得忍耐走過道：「這些狂士，滿臉酸氣，總是書在肚內不能鎔化，日積月累釀出來的。凡讀書人沾了酸氣，未有不迂，若同他較量，他一味歪纏起來，如何擺脫只好由他說去。」

正朝前進，忽覺酒氣薰人，忙掩鼻道：「那裏來的這股酒臭！」只見迎面來了一羣醉貓，把去路攔住，都是酒氣醺醺，身子亂幌，搖着頭，伸着手道：「來，來，來！豁三拳放你去！」文萃笑道：「你這羣醉貓，喫了幾杯酒就這樣爛醉，這宗酒量也出來丟醜，還敢攔我去路！」即挺手中鎗，左五六，撒花蓋頂，四面八方一陣亂挑，把一羣醉貓殺的屎尿遍地，四散奔逃，不覺掩鼻皺眉道：「蠢材，蠢材！該死，該死！只顧亂殺，那知這羣醉貓酒喫多了，却從下面還席，被他這股臭氣把馬也薰跑了。」

望前走了數步，路旁一家門首飄出一個酒帘，那股酒香真是芬芳透腦。文萃嗅了這味，只覺喉膈發癢，信步走進酒肆，只見上面有一副對聯寫着：

盡是青州從事，那有平原督郵？

下面落的款是「歡伯偶嘗」。當中有紅友題的額，是「糟邱」兩個大字。旁邊還有魏秀才寫的一副對聯，是：

三杯軟飽後，一枕黑甜餘。

裏面坐着許多人，也有獨酌的，也有聚飲的，個個面上都帶三分春色，齊讚酒味之美。只得也檢一張桌兒坐了。

有個酒保上來陪笑道：「客官要飲那幾種名酒？」文萊道：「酒家，你姓甚麼？」酒

保道：「小人姓杜。」文萊道：「這姓姓的不好。杜者，乃杜絕之意，豈非不教我飲麼？」以

後必須另換好姓，不許姓杜了。」酒保道：「客官分付，小人怎敢再姓杜。但據小人愚見，

若做賣酒生意，這個杜姓卻不可少。」文萊道：「何以見得？」酒保因指肚腹道：「客官

若非「肚兄」想喫一杯，豈肯進我小店？小人若不虧「肚兄」會裝酒，何能消得多貨？

小人之所以諄諄要姓「杜」者，卻是爲此。」文萊道：「你是木旁之「杜」，怎麼要做肉

旁之「肚」豈不鬧出白字麼？」酒保道：「當日我們木旁之杜與肉旁之肚聯過宗的，算是本家，偶爾借用，也還不妨。」

文才道：「這話可謂杜撰了。——我且問你，我要飲天下美酒，可有麼？」酒保道：「有，有。」忙到櫃上檢了一塊粉牌，雙手捧來，彎着腰道：「客官請看，這就是各處所產名酒。如要那幾種，我家無不現成，比別家分外醇美，客官喫了，還要同我做主顧哩。」文才道：「你家可肯賒麼？」酒保道：「只要客官肯照顧，那怕立摺子三節結帳都使得。我們是老實生意，斷不開你老人家的虛帳。」

文才接過粉牌，只見上面寫着：

山西汾酒。	江南沛酒。	真定煮酒。	潮州瀕酒。	湖南衡酒。	饒州米酒。
徽州甲酒。	陝西灌酒。	湖州潯酒。	巴縣咋酒。	貴州苗酒。	廣西猿酒。
肅乾酒。	浙江紹興酒。	鎮江百花酒。	揚州木瓜酒。	無錫惠泉酒。	蘇州福
真酒。	杭州三白酒。	直隸東路酒。	衛輝明流酒。	和州苦露酒。	大名葡萄酒。

酒。濟寧金波酒。雲南包裹酒。四川潞江酒。湖南砂仁酒。冀州衡水酒。

海寧香雪酒。淮安延壽酒。乍浦鬱金酒。海州辣黃酒。藥城羊羔酒。河

南柿子酒。秦州枯陳酒。福建洗香酒。茂州鍋粑酒。山西潞安酒。蕪湖

五毒酒。成都薛濤酒。山陽陳罈酒。清河雙辣酒。高郵穉蒼酒。紹興女

兒酒。琉球白酎酒。楚雄府滴酒。貴筑縣夾酒。南通州雪酒。嘉興十月

白酒。鹽城草鬍漿酒。山東穀鞭子酒。廣東甕頭春酒。琉球密林酎酒。

長沙洞庭春色酒。太平府延壽益酒。

文不看了酒名，再加這股酒香直朝鼻內鑽去，只覺口涎直流道：『這酒我都要嘗嘗，你先把水牌前面十種各取一壺來。』

酒保答應，登時取了十壺放在面前，又取幾樣下酒之物，桌上放了十個酒碗，把酒斟了。文不付道：『莫非這酒下了毒藥麼？』嗅了一嗅，香不可當。拏起一椀酒，剛放嘴邊，忽然搖頭道：『不可，不可！使不得，使不得！』一面說着不可，已將十椀都嘗了半椀，道：『酒味雖

美，那知我生平最喜吃陳酒，他這酒都是新釀，如何喫得？趁酒保在那裏張羅賣酒，且到前面看看可有陳酒。此時只覺發渴，須用醇酒解解口渴纔好。」

暗暗提着鎗出了酒肆，走不多時，遠遠有個酒望子飄在那裏。連忙趨行，來到酒肆門首，只見路旁有個文士，一手提着酒壺，一手擎着衣服，同一老者講價，把衣服賣了，沽一壺酒去了。看那衣服，只覺金碧輝煌，華彩奪目，因上前請問老者。老者道：「此是鸞羅裘。剛纔那個文士覆姓司馬，是當今才子。因他生性好飲，一時無錢沽酒，所以把他賣了。」

文亦別了老者，走進酒肆，檢副座兒坐了。有個酒家，卻是女子，正要上來問話，又有一人擎着一頂金貂前來換酒，酒家把那人打發去了，這纔走到文亦面前。

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九十七回

仙姑山上指迷團

節度營中解妙旨

話說酒家走到文才面前道：「客官可喜陳酒。若要喫新酒，小店卻無此物，只好請向別家照顧。」文才道：「我不喜陳酒，何必又到你家。請教娘子尊姓。」在此開張幾年了。」酒家道：「小婢姓儀。此店自夏朝開設，至今將近三千年了。」文才付道：「原來是個老酒店，怪不得那人以貂冠換酒，可見其酒自然不同。」因問道：「你家共有幾種名酒？」酒家道：「我家名酒甚多，請問客人，還是要飲自古名人所造的陳酒呢？還是要飲古來各處所產的陳酒呢？」文才道：「古人名酒固佳，但恐其人前後或居一鄉，酒味難免雷同，我要各處所產名酒。」

酒家即從櫃上檢了一塊粉牌。文才接過，只見上面寫的盡是古來各處所產名酒，約



有一百餘種，前後看了一遍，道：『這酒每樣我都嘗一椀，如果可口，將來自然照顧。但今日

可肯除我幾椀？』酒家搖頭道：『近來飲酒的每每喫了都怕還錢，所以小店歷來概不除

欠，客官只看剛纔那位姓阮的，擎著貂冠還來換酒就明白了。』文木從身上把寶劍取下

道：『就把此劍權押你處，你就照着粉牌所開酒名每樣一椀先斟三十椀，解解口渴，隨後只

管慢慢照樣斟來。如果醇美，把這粉牌喫完，我自重重賞你。』酒家答應，擎着寶劍去了。

文木看那正面也有一副對聯，寫的是：

萬事不如杯在手。一生幾見月當頭。

下面落的款是『醴泉侯偶題』。正面有閨秀黃嬌寫的匾，是『般若湯』三個大字。各

座上人人暢飲，個個歡呼。

酒家剛把三十椀酒擺在面前，那股酒香直從椀內陣陣冒將出來。文木只覺喉內倒

像伸出一隻小手要來搶喫光景，那裏忍得住，只得發個狠道：『武四思，你就下了毒藥，我也

願不得了！』轉眼間三十椀早已告乾，把嘴一嘔道：『不意世間竟有如此美酒，無怪那

位司馬先生連鷓鴣裘也不要了！我也明知酒是害人的，無奈這張嘴不能由我做主，只怕將來竟要把命結識他哩！話雖如此，究竟不可多飲。要緊要緊！切記切記！

自己正在矚付，酒家道：『客官可要再飲幾碗？』文不思忖多時道：『索性放量飲幾

碗，明日再戒罷。』因向酒家道：『剛纔我已說過，你只照着粉牌名色斟來，何必又要來問？』酒家又擺了三十碗，文不仍舊一氣飲乾。一連幾次，登時把粉牌所開百十種酒都

已飲完，只覺天旋地轉，立起身來，拖着銀鎗，出了酒肆。走未數步，跌在地下，竟自昏迷不醒。

文芸同衆人在外面候了多時，總不見文不出陣，甚不放心。薛選道：『昨日我同文不

哥哥有約，待小弟前去探探。』文誦道：『我也同去。』文芸道：『你們此去務要小心。』

二人點頭，將馬一縱，闖進陣內，只覺四處酒氣薰人。薛選不會飲酒，被這酒氣一薰，早已醉

倒在地。文誦飲了幾杯，也就醉倒。文芸等之許久，見無消息，只得暫且收兵。

次日，武四思命兵丁將文不送到文芸營裏，教他看看文不身上可有傷痕，可曾服毒，這是他自己貪飲過度以致送命。若知此陣利害，及早收兵，如再執迷不醒，少不得都同文不

一樣。

那兵丁交代回去，文家弟兄並兼公子團圍圍着觀看，只見文木面色如生，口中宿酒仍向外流，酒氣薰人。文芸因他胸前尚濕，即請醫家設法解救，挨了半日，只聽他說了一句「後悔無及，」早已氣斷身亡。文家弟兄個個頓足慟哭，口口聲聲誓要殺了武四思方消此恨。隨即草草殮殮，寄在鄰近廟內。此信傳到錢玉英耳內，聞知丈夫被害，只哭的死去活來；章氏夫人也是慟哭不已。

次日，武四思又在戰場叫人去破陣。文芸痛恨，正要率領衆人出去，只見宋素、燕勇、唐小峯、洛承志道：「我四人願到陣中探探，二哥並辭家哥哥消息，看他究竟是何妖術。」文芸道：「千萬小心！」

四人來到陣前，也不同武四思答話，一直衝進陣中。到了裏面，被酒氣一薰，那不會飲酒的早已暈倒在地；那會喫酒的先有二分醉意，及至鬧到後來，弄的糊裏糊塗，不因不就想喫一杯了。因此凡入陣的莫不被他醉倒。

衆公子候了一日，杳無音信，次日都在營中計議。文芸道：『纔到第一關，就如此失利，

這卻怎好？』章荏道：『按這「西水」二字而論，無非是個「酒」字，何至如此利害？』

史述道：『偏偏我們弟兄所去之人，並無一人回來，如能略曉其中光景，也好設法破他。』

只見家將來報，宰燕二位才女要來求見，文芸分付請進。宰玉蟾、紫瓊進來，向衆人

垂淚道：『我們丈夫被武四思困在陣中，存亡未卜，特來面請諸位將軍將令，願到陣中探聽

虛實，再來繳令。』文芸道：『二位嫂嫂千萬仔細。』二人答應，出了營盤，玉蟾騎了銀鬃

馬，紫瓊騎了赤兔馬，一直衝進陣中去了。

文芸同衆弟兄等候多時，忽見從空落下一個人來，衆人一看，原來是燕紫瓊，只見他滿

面通紅，坐在地下，噓噓氣喘。史述忙取一杯茶放在面前，紫瓊把茶喝了兩口，精神略覺清

爽。

衆人問起陣中光景，紫瓊立起道：『剛纔我二人闖進陣去，裏面水秀山清，無窮美景，纔

走幾步，一股酒香直向鼻孔鑽來。玉蟾姊姊不善飲酒，受了這股酒氣，早已醉倒。我到各

處探了一遍，幸喜我們去的七人，雖都醉倒，尚屬無妨。原想把玉蟾姊妹，馱了回家，那知他陣中四面安設天羅地網，我費盡氣力，纔能逃出。小峯將軍，乃閩臣姊妹胞弟，今既困在陣中，妹子且到小蓬萊，求求閩臣姊妹。他如今業已成仙，不知可能見面？只好且去搗搗。說着，將身一縱，忽然無蹤。衆公子看了，略覺放心。

紫瓊來到小蓬萊，走到石碑跟前，看見唐敖所題詩句，正在嗟歎，只見有個道姑在那裏採藥。紫瓊上前合掌道：「仙姑請了！」道姑也還禮道：「女菩薩從何至此？來此有何貴幹？」紫瓊把要訪唐閩臣顏紫綃之意說了。道姑道：「我在此多年，並未見此二人，女菩薩訪他有何話說？」

紫瓊把起兵被困之話說了。道姑道：「他這四陣，雖有酉水巴刀……各名，其實總名「自誅陣」。此時雖有幾人困在其內，他斷不敢傷害；他若傷了一人，其陣登時自破。」

紫瓊道：「昨日文府五公子業已被害，爲何仙姑還說這話？」道姑道：「凡在陣中被害的，那都是自己操持不定，以致如此，何能怨人？所謂「自誅陣」者，就是這個取義。」

紫瓊道：「請教仙姑可有破他之法？」道姑笑道：「我們出家人只知修行養性，那知破陣之術。據我愚見，女菩薩何不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哩。」

紫瓊聽了，正要朝下追問，那個道姑忽然不見，知是仙家前來點化，只得望空拜謝。同到大營，對衆人說了，都摸不着是何寓意。

文芸道：「他那座陣團團把城圍住，他們出入毫無挂礙，何以我們一經進陣就被醉倒，必定另有趨避之法。」那仙姑所說「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一定是這個緣故。必須把他兵丁捉住一個，看他身上帶着何物就明白了。」隨卽派了卞璧史述去辦此事。紫瓊回後營去了。

不多時，卞璧史述捉住一個大漢，身上搜出一張黃紙，上寫「神禹之位」四個殊字。細拷那人，纔知武四思軍中凡有從陣內出入的，胸前都放這張黃紙，纔不爲酒所困。

文芸聽了，如獲至寶，卽將大漢打入囚籠，隨卽寫了數千紙條，每人胸前各放一張，點了三千精兵，每人也是一張。文芸道：「我們這三千兵須分三隊前進：第一隊卞璧顏崖二位

哥哥領一千步兵從正面正中進陣，第二隊林烈哥哥同章蕪兄弟領一千步兵從正面左首進陣，第三隊蔡崇哥哥同四弟文蕊領一千步兵從正面右首進陣。過了此陣，凡到關者俱先放號砲，小弟同史述哥哥帶領五千馬兵隨後接應。進關後毋許傷害良民。章紅兄弟同諸位緊守大營。衆人齊聲答應。

分派已畢，約有初更時候，各帶人馬一齊衝入陣內，誰知六位公子同三千雄兵倒像下了一個酒館，個個醉倒在內。

文芸同史述等了多時，毫無響動，甚覺驚慌，連忙回營把大漢提出細細拷問，纔知武關思每逢擺設此陣，手下兵將俱不准飲酒；至進陣之日，內中倘有一人在本日預先犯了酒戒，連隨去之兵無論多寡也都困在陣內，身上雖帶靈符也不中用；並且書符帶符之人，不獨本日不准飲酒，還要焚香叩祝，說個『戒』字，纔能保得入陣不爲所困。文芸命人把大漢仍舊打入囚籠，卽同衆兄弟沐浴焚香，一齊叩拜，虔誠書寫，並命各營一概不准飲酒。

次日書寫完畢，復又設了香案叩頭禱告，分給衆兵；衆兵也都磕頭受領，各說『戒』字。

當時分派廉亮章衛領了一枝人馬，陽衍章蓉領了一枝人馬，惟恐陣中正面有自己被困兵將，在內，都從兩旁進陣。四位公子領命，帶了衆兵從兩旁衝進陣去。

文芸史述在後面接應，忽聽連聲號砲，慌忙領兵奔到關前，望了望，城上盡是自己旗號。原來武四思因昨日纔陷了文家三千人馬，正自得意，做夢也不知今日來破陣，一切並未準備。

衆兵攻進城去，武四思被亂箭射死，家眷打入囚籠。城上供着一個女像，一個男像，卻是儀狄，杜康；還有幾十椀燈，被余承志擊的粉碎。這裏剛把牌位擊了，那西水陣還有未盡的妖氣，化一陣狂風也都散了。接着大隊人馬進城，陣內所困兵將俱已甦醒歸隊。宰玉蟾也回女營。惟文篩醉在地下，被衆兵把胸前誤踏幾腳，業已無救，文氏弟兄慟哭一場，當即盛殮。關上派了章莒，章若，章芬，章艾帶領四千兵把守。

歇兵一日，即向无火關進發。那日離關五里下寨，探子來報關前已擺无火陣，外面看



不見兵馬，惟見許多雲霧圍護。次日，林烈一馬當前，先去挑戰。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九十八回

逞雄心挑戰无火關

啓慾念被圍巴刀陣

話說林烈前去挑戰，同武七思鬪了幾合，武七思回馬便走。林烈道：『你不過引我進陣，我倒要進去看看！』來到陣前，武七思朝裏一閃，早已不見。

林烈衝進陣內，只見裏面輕雲冉冉，薄霧漫漫，遠峯忽隱忽現，疏林旋露旋藏，把神寧了。一寧，下馬緩步。前進，雲霧漸淡，日色微明，四面也有人烟來往，各處花香鳥語，頗可盤桓。迎面有座衝天白石牌樓，上寫『不周山境』四個大字。穿過牌樓，路旁遠遠一座高嶺，十分嵯峨。

遙見山下立着一條大漢，不知爲甚暴跳如雷，喊了一聲，把頭直朝山上觸去，只聽呱刺刺一聲響亮，倒像起了霹靂一般，把林烈振的只覺滿耳鐘兒響兒亂響，再看那山已被他觸

的缺陷了半邊。那缺陷處塵土飛空，煙霧迷漫，霎時天昏地暗，好不怕人。林烈慌忙跑開道：『嚇殺我了！從未見過這樣鐵頭！我想此人之頭即使純鋼鑄的，也不能把山觸通，大約總是這股怒氣所使。可見孟子「至大至剛」之語並非無因而發。』

前面又有一條大漢立在那裏，也是怒氣衝衝。忽見一隻猛虎比水牛還大，直向那漢奔去。林烈道：『此人手無寸鐵，這卻怎好？』只見那虎離此人不遠，正要迎頭撲去；忽聽

那人大喊一聲，圓睜二目，忽把眼角裂開，冒出幾點熱血，直朝虎面濺去。那虎着了此血，身

子幌了一幌，幾乎跌翻，只聽吼了一聲，逃竄而去。林烈道：『剛纔那人之頭把山觸通，業已

奇極；那知此人眼角之血竟會打虎，可謂奇而又奇！莫非他眼中會放彈麼——即使放彈

也不過替虎搔癢，虎又安能畏彈？可見此人眼角之血竟勝於彈，將來竟可叫做「鐵血」了。以此類推，原來氣之爲用，竟是無所不可。』

忽見那面有個婦人在那裏燃火煉石，林烈上前問道：『請教大娘煉這石塊有何用處？』婦人道：『只因有個大漢把不周山觸壞，天維被他振的也有微缺，我煉這石要去補

天。」林烈付道：「原來石可補天，無怪杞人要發愁了。」

又朝前進，道旁現出一座戰場，有個黑面大將在那裏殺的烟霧衝天。忽聽他喊了幾聲，就如霹靂一般，振的耳根嗡嗡亂響，內中只聽得一句：「力拔山兮氣蓋世。」林烈點頭道：「氣能蓋世，怪不得孟子有『塞於天地之間』那句話哩。」

遊了多時，甚覺腹飢。路旁有許多店面，進前看時，那賣飲饌的只得酒肆、茶坊、蒸餅、饅頭之類。信步走到一個蒸餅鋪，正要進去，只見裏面坐着一人，卻是周朝打扮，不知爲甚同人吵鬧，氣的頭髮根根直豎，把頭上戴的冠都衝起來，看罷吐舌道：「這人如此硬髮，若被他打上幾髮，如何受得住！離開他罷。」

走到間壁饅頭鋪，又有一個周朝人坐在那裏，倚着桌案，不知爲甚氣的鬚鬚根根直豎，把桌案都戳翻了，嚇的連忙走開道：「這人更惹不得！設或性子發起來，把鬚子朝你身上亂戳，還戳幾個洞哩！」

又走到一個肉包鋪，裏面蒸的肉包，熱氣騰騰，兩旁坐着無數罪犯，都是披枷帶鎖，鳩形

垢面，個個歎氣唉聲；上前拱手道：「諸位爲何犯此重罪？我看你們人人嗟嘆，莫非有甚冤枉，誤犯此罪麼？」衆人都歎口氣道：「這是自作自受，有何冤枉！」因手指蒸籠道：「我們的罪都是爲他而起，以致弄出人命事來；此時身不由己，後悔無及。但願將軍奉勸世人，把個「忍」字時時放在心頭，即使命運坎坷，只要有了忍字，無論何事總可逢凶化吉，不遭此禍了。」

林烈聽了，正要答話，忽覺一股棗香撲鼻，那廂有個棗糕店。行至跟前，把馬拴在外面，走進去檢張桌兒坐了。再看那些喫糕之人，個個面黃肌瘦，都帶病容，剛把糕喫了，忽又蹙額皺眉，嘔了出來，及至勉強重復喫進，少時仍舊嘔出。又有許多肚腹膨脹之人，也是骨瘦如柴，飲食費力，個個愁眉苦臉，極其可憐。因拱手道：「諸位爲何染此重恙？莫非命運不濟，患這孽病麼？」衆人都歎口氣道：「這病何關命運，總是自作孽！」因指蒸籠道：「無非因他而起，以至日積月累，弄的食不下咽，無藥可醫，如今後悔已晚。但願將軍奉勸世人，把個「耐」字時時放在心頭，即使命運不濟，只要有了耐字，無論何事總可轉禍爲福，不染

此患了。」

林烈把蒸籠望一望道：「怎麼此處蒸籠竟如此害人！那邊被他害的都身犯重罪，這裏又被他害的都不能飲食，如此可惡，等我喫了棗糕再同他算帳！」一片聲喊叫：「快拏糕來！」走堂雖然答應，卻把糕拏到別桌去。

林烈喊道：「你這囚徒！大約因我後到，不肯把糕拏在人前，難道我連露肘破肩的乞丐也不如麼！再不拏來，你且吃我幾拳！」走堂見他喉急，只得把別桌剩的冷糕湊了一盤送來。林烈一見，不由心頭火起，拏起盤子照着走堂臉上連糕一齊擲去，那盤子恰恰插在走堂面上，喊了一聲：「打死我了！」渾身是血，早已跌翻。

只見四處蒸籠熱氣直朝外冒。林烈道：「我正要同你算帳，你還朝我冒氣！索性給他一不做二不休！」雙手舉起大刀，照著那些蒸籠左五右六一陣亂砍，登時自己無名火引起陣內邪火，四面熱氣都向口鼻撲來，一交跌倒，昏迷過去。

次日，譚太葉洋進陣，也無消息。

文芸十分著急，暗暗命人把武七思兵丁捉了一個，細細搜檢，胸前有一張黃紙，寫着『皇唐婁師德之位』。大家甚喜，立時沐浴焚香，寫了許多分給衆兵，照前說個『戒』字，

帶在胸前。到晚，派魏武、尹玉、卞璧各帶兵馬一千進陣。余承志、洛承志帶領接應衆兵，只

等號砲一響，就衝殺過去。那知等之許久，竟似石沉大海。文芸又將那兵丁提出再三拷

問，受刑不過，纔說出實情，原來身上雖帶了黃紙，仍須寫個『忍』字焚化，跪吞腹內，方能進

陣，出入自如；但不許動怒生氣，一經誤犯，更有性命之憂。文芸命人把他打入囚籠，即如法

炮製，果然把陣破了。攻進城內，武七思久已逃竄。城上供着共工、霸王、蘭相如、朱亥諸人

牌位，當即焚毀。陣內所困譚太、葉洋、林烈三人均已無救，隨即盛殮。大兵陸續進關，宋素

安撫百姓，秋毫無犯。文芸把西水關章氏弟兄分了兩個來此鎮守。

歇宿一宵，正要起兵，只見女營來報文誦之妻邵紅英、林烈之妻林書香、譚太之妻譚蕙

芳、葉洋之妻葉瓊芳，俱投環殉節。章文兩府弟兄聽了，好不傷悲，只得裝殮題和，同衆人之

柩寄在一處，並派兵丁看守。

這日來到巴刀關安營下寨。次日陽衍出去挑戰，同武王思圖了兩合，卽引進陣去。

陽衍進了巴刀陣，但覺香風習習，花氣溶溶，林間鳴鳥宛轉，池內遊魚盤旋，各處盡是畫棟雕梁，珠簾綺戶，那派豔麗光景，竟是別有洞天。於是下馬，緩步前進，微聞環佩之聲，只見

有二女子遠遠而來，生得嬌妍絕世，美麗無雙。那路旁的鳥兒見了這兩個美人，早已高高飛了；池內遊魚，也都驚竄深入。又有一個美人不知爲甚忽然用手捧心，那種張目蹙額媚態，令人看着更覺生憐。轉到前面，順步看去，接連連盡是絕美婦女，也有手執柳絮的，也有手執椒花的，也有手執錦字的，也有手執團扇的，也有手執紅拂的，也有手執鮮花的，個個彬彬大雅，綽約絕倫。意欲上前同他談談，無奈這些婦女都是正顏厲色，那敢冒昧唐突，惟有空懷羨慕，徒自垂涎。看了多時，只得歎氣另向別處走去。

行未數步，兩旁俱是柳巷花街，其中美女無數，莫不俊俏風流。正要上前談談，忽聞一陣花香，原來路旁一片芍藥，開的甚覺爛漫。花間走出一個美女，懷抱琵琶，手執一枝芍藥，



笑道：『郎君到此，即是奇緣；果蒙垂青，願諧永好。』陽衍正在心蕩神迷，一聞此語，慌忙接過芍藥道：『承女郎見愛，何福能消？』但未識芳閨何處？』女子道：『儂家離此甚近。穿過這條花街，過了那條柳巷，前面一帶桑林便是。』婢子先去烹茶恭候，望郎君玉趾早臨。』即向桑林去了。陽衍藥不可支，剛要舉步，復又付道：『莫非他要害我麼？』思忖多時，忽又笑道：『痴子，痴子！天下豈有美人而能害人之理？况如此絕色，即使不測，亦有何妨？』於是急急趕去，歡歡喜喜，成其好事。

次日，章芹、文萼、文蕊也衝進陣去。

隔了一日，武五思命人把陽衍、章芹、文萼、文蕊四個屍首送到大營，並勸文芸、章紅『早收兵；若再執迷不醒，這四人就是前車之鑒。』文芸、章紅見兄弟被害，十分悲慟。登時傳到女營，陽墨香戴瓊英聞知此信，即到大營，撫着陽衍、文萼屍首慟哭一場，姑嫂兩個，旋即自刎。

田秀英、田舜英得了丈夫凶信，把文蕊寶劍每人各擊一把，暗暗騎了兩匹馬，來到陣前，

口口聲聲只要武五思出來答話。兵丁報進，武五思乘馬出來，遠遠望見秀英，不覺喜道：「孤家正在鍊居寂寞，那知天送兩個絕色女子與我。」一面思想，已到陣前，正要細細盤問，秀英、舜英早已右手執着寶劍，左手抖着絲韁，望前奔來。

武五思看見二人執劍放馬，全不在部位上，純是一團溫柔嫵娜樣子，看了又是好笑，又是可憐，意欲把兩個活捉過來，又萬萬不能，只得狠一狠道：「如今只好留個絕色，把那姿已略次的結果了罷。」即舉大斧，向着舜英迎頭砍去。舜英馬望旁邊一攛，一斧砍空，隨又一斧，纔把舜英砍下馬來。

秀英一見，那敢怠慢，雙手舉劍，用盡平生之力，趁勢一劍刺去，恰中肋上。武五思喊了一聲，坐不住雕鞍，跌倒在地。秀英慌忙也跳下馬去，一連又是兩劍，早已結果。衆兵見秀英如猛虎一般，誰敢上前，一齊放箭。秀英跨上馬去，身上業已中箭，仍催馬上前，又傷了幾人，登時死於亂箭之下。

及至文芸得信，帶兵前來接應，秀英、舜英已經被害，幸喜把屍首搶回，來到營盤。誰知

文慈因在陣內未受大傷，竟自甦醒過來，文芸喜出望外。把衆人殞殮，寄在廟內。

次日，宋素同下壁也困在陣內。這裏四處派人捉拿武氏兵丁，偏偏一個也捉不着。

衆公子正在發愁，恰好燕紫瓊從小蓬萊回來。

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九十九回

迷本性將軍遊幻境

發慈心仙子下凡塵

話說燕紫瓊來到營中道：『我因丈夫被困，卽至小蓬萊，一步一拜，叩求神仙垂救。適蒙仙人賜了靈符一道，靈藥一包。此符乃請柳下惠臨壇，臨期焚了，自有妙用。』文芸道：『這藥有何用處？』紫瓊道：『據說此藥是用狼獸之心配成。凡去破陣之人，必須腹內先喫了狼心藥，外面再以「柳下惠」三字放在胸前，到了陣內，隨他百般蠱惑，斷不爲其所害，再有靈符之力，其陣自然瓦解。』把符藥交代，回女營去了。

到了二更，文芸派了兵將，焚了靈符，把陣破了。攻進城去，裏面雖有張易之差來幾員將官，那裏禁得衆公子一齊并力，早已抱頭鼠竄而去。宋素十壁向日都不在色慾上留意，所以都好好回來。武五思家中一無所有，惟供着許多女像，當卽一一焚毀。文芸也領大

兵進城。宋素安撫百姓。歇宿一宵，次日派了蔡崇禧湖帥領二千兵在此鎮守，大隊人馬又朝前進。

這日來到才貝關。武六思早已把陣擺了，來到戰場喝道：「誰敢破我此陣！」章紅縱馬出來，同武六思略鬪兩合，卽衝進陣去。

到了裏面，只見四處青氣衝霄，銅香透腦，章紅不覺歎道：「世上腐儒只知妄說銅臭，那曉其香之妙？可惜未被這些臭夫聞此妙味。」遠遠望去，各處銀橋玉路，朱戶金門，光華燦爛，頗有富貴景象。慢慢提着絲韁，來到一坐衝天牌樓，上面寫着「家兄」兩個金字。穿過牌樓，人來人往，莫不喜笑顏開，手內持錢。錢有大小，其字亦多不同，有寫「天下太平」的，有寫「長命富貴」的。只見有個晉代衣冠之人，生得面黃肌瘦，肚腹鼓脹，倒像患了積痞一般，坐在那裏，四面許多錢把他團團圍住，他卻滿面歡容，一個一個擎着賞玩。

正朝前進，忽見一個大錢阻住去路。那錢豎在那裏，金光閃閃，其大無對。下面密密

層層，有億萬人來來往往，都想爭奪此物。細細看去，士農工商，三教九流無一不有。也有緋袍象簡在那裏伸手的；也有胥吏隸役在那裏勒索的；也有捏造詞訟在那裏訛詐的；也有設備賭具在那裏引誘的；也有怒目橫眉在那裏恐嚇的；也有花言巧語在那裏欺哄的；也有暗設牢籠在那裏圖謀的；也有描寫假字在那裏攪騙的；也有鑽穴踰垣在那裏偷竊的；也有殺人放火在那裏搶劫的；種種惡態，不一而足。大錢之下懸着無數長梯；梯旁屍骸遍地；白骨如山，都因妄求此物死於非命。章荏看了，暗暗點頭，嗟歎不已。遠遠見那錢孔之內，銅馨四射，金碧輝煌，宛如天堂一般。把馬拴在一旁，沿梯而上，走到錢眼跟前，輕輕鑽進，四處一望，裏面盡是瓊臺玉洞，金殿瑤池；地下碧玉爲階，兩旁翡翠爲牆；氣象之富，景致之精，迥非人世所有。遊玩多時，越看越愛，特道：「如此洞天福地，倘得幾間幽室，在此暫住幾時，也不枉人生一世。」

正在癡想，迎面忽現一所高堂大廈。走進看時，前後盡是瓊樓瑤室，畫棟朱欄，各種動用器皿，件件俱全。看罷，雖然歡喜，復又搖頭道：「這樣精室，若無錦衣美食，兩手空空，也是

空自好看。」再到各房張望，誰知那些錦繡綾羅，山珍海錯，金銀珠寶，但凡喫的，穿的，用的，無一不備，不覺恨道：「早知如此，爲何不將僕婢帶來？」只見有個老蒼頭手擎名單，帶着許多長隨小廝上來磕頭；又有一個老媽，帶着幾個丫環也來叩見。

章紅道：「那個蒼頭名叫甚麼？」蒼頭道：「小人姓王，因我年老人

都稱我王老。連老奴共有十六人來此伺候。現有衆家人執事名單，請恩主過目。」

章紅接過，只見上面寫着「管總帳家人二名：四柱，二柱。」看罷點頭道：「管理總帳

全要舊管，新收，開除，實在，算的明白，今派四柱，倒也湊巧，爲何又把二柱派在內呢？」二柱

道：「只因小人算盤不精，往往算錯，只能管得兩柱，故此王老把小人派了幫着四柱做個副

手。」章紅道：「他也是個人，你也是個人，爲何你只管得一半？以後必須好好學算盤，倘

把算盤學精，就是替人管管錢穀，也是好的。」二柱連道兩個「是」，閃在一旁。

章紅又朝下看，「管廚家人一名，對文。」把頭點點道：「廚子最愛開謊帳，全要替他

核對明白，今派對文管理，倒也罷了。但你不可因他開謊帳，就便也加上些，我主人就架不

住了。」對文道：「小人不敢，但只每日茶酒洗澡幾個零碎錢，還求主人見諒。」章荏道：「只是不要過於離奇，這都使得。天下那有分文不苟的。況且你又不圖廉潔牌坊。」對文道：「這是恩主明見。」

章荏又朝下看，「管銀家人一名五分。管錢家人一名四分。」章荏道：「管銀錢家人卻派五分四文，這是何意？」五分道：「小人向日做人最老實，凡有銀子出入，每兩只落五分，從不多取，所以王老特派小人管這執事。」四文道：「小人向日也最老實，每錢一千只扣四個底兒，不像那些下作人，每錢一千不但偷偷摸摸倒串短數，還攙許多小錢，小人斷不肯的。」章荏點頭道：「每兩五分，每千四文，也還不多，都算要好的，就只你們名字被外人聽了，未免不雅，必須另改纔好。」王老道：「不消改得，他們都有乳名，就叫乳名也好。」五分道：「小人乳名榆莢。」四文道：「小人乳名比輪。」章荏道：「將來再派比輪替我照應照應車輛。」怪不得五分生得又瘦又小，原來乳名卻叫榆莢；外面刮動風須要留神，設或被風吹去，我的銀帳少不得又要另換新手，那時再憑你五分，只怕不止了。」



又把單子看去，「管金珠家人一名寶貨。管綢緞家人一名豐貨。管藥品點心家人

一名藕心。管魚蝦海菜家人一名鮫文。管酒家人一名半兩。管廁家人一名赤仄。管

門家人一名厭勝。廚子二名契刀，錯刀。水夫一名貨泉。」章紅道：「那寶貨豐貨以及

藕心幾人派的執事都還相稱，但管酒家人爲何卻派半兩？」王老道：「老奴因他素日替

主人管酒，不敢過於弄說，每日只偷得半兩，不過略略殺殺饑蟲，所以小人派他管這執事。」

章紅道：「每日只偷半兩，並不爲多，此人派他管酒，也還不差，但派定之後，莫要認真放出量

來，那可使不得。」半兩道：「恩主只管放心，小人量窄，卽或放量，也不過幾杯兒。」章紅

道：「莫講每日只得半兩，就是再添幾兩，這個東道我老爺也做得起，就怕的久而久之，把

兩去了上了斤，或者纔開一罇，你倒先去了半罇，我可供應不上了。」這都慢慢再定章程。

我還要開蒼頭，你把茅廁派了赤仄，這是何意？」

王老道：「老奴因他名內仄字，原是廁的本字，難得這樣巧合；又因他姓赤，惟恐廁內偷

有赤痢血痔之類，也好教他觸目驚心，時常打掃，因此把他派了。」章紅點頭道：「這個也

還人地相宜。爲何你把管門家人卻派厭勝呢？」

王老道：「老奴派他，卻有深意。因他素日替人管門，最厭客人來拜，他這脾氣，恰恰與姓相合，並且勝字也可讀做平聲，所謂「厭勝」者，就如厭之不勝其厭之意，因其如此之厭，所以凡有客來總是一概回他不在家，且又能言善辯，憑着三寸不爛之舌，詭令客人不得進門。門上有了這樣能事家人，恩主於五倫之中，雖於朋友這倫有些欠缺，畢竟少了許多應酬之煩。人生在世，只要自己暢心適意，那裏管他五倫四倫，就缺幾倫也還是個人，難道人家就不把你當人麼？」

章紅道：「你這蠢材，莫非瘋了！怎麼同我「你」呀「我」的混鬧起來？」

王老道：「老奴只願亂說，那知說的倒忘形了。」

章紅道：「厭勝善於回客，可有什麼憑據麼？」

王老道：「雖無憑據，卻有一個笑話。當日他替人管門，一日，適值主人的表叔走來，正要進內，厭勝未曾留神，只當客人來拜，連忙上前攔住道：「我家主人不在家，請老爺改日再來罷。」這位表叔太爺聽了，上前狠狠踢了一脚道：「你這囚徒，也不仔細看看，我是你主人的表叔，怎麼也回我不在家！」」

一面

說笑，又將小廝名單呈上；上面寫着四人名姓，是沈郎，鵝眼，荇葉，菜子。章紅把四人望了一望，只見個個腰如弱柳，體態輕盈，真是風兒略大就可吹得倒的，卻是絕美的俊僕。

那老媽也把僕婦丫環帶來侍立一旁。章紅道：「你姓甚麼？他們都叫什麼名字？」老媽道：「老婢姓子，那些姐兒哥兒因我年老，都叫我子母；叫來叫去，無人不知，倒像變成名字了。這個名字內中有個母字，雖不喫虧，但仔細想來，到底過板，今日老爺何不替我起個風騷名字哩？倘能又嬌又嫩，不像這麼老腔老班，那就好。」

章紅忖道：「這個老狐狸頭上並無一根黑髮，還鬧這些花樣，倒是一個老來俏。我且騙他一騙。」因說道：「你要改名字，惟有「青蚨」二字可以用得。雖係蟲名，乃人人所愛之物，你若改了，將來必是人人喜愛。況這青字就有無窮好處，諸如「青春」、「青年」之類，都是返老還少之意。並且內中還有「青絲」，你目下髮雖如霜，叫來叫去，安知不變滿頭青絲呢？」子母道：「多謝老爺厚意。如今改了青蚨，日後設或有點好處，我一定繡個眼鏡套兒送你老人家。」

章紅道：『再過幾十年，我眼睛花了，少不得要託你做的。這六個僕婦都叫什麼名字？管什麼執事？』  
子母道：『一個是替奶奶管香粉的名叫白選；一個是替奶奶管胭脂的名叫紫紺；這個專管奶奶裹脚布，名叫貨布；那個專管奶奶挑鷄眼，名叫鷄目。還有兩個：一名誕環，專管奶奶釵環；一名傳形，專替奶奶畫小照。』

章紅道：『奶奶纏足要用多少布，卻要派人專管？倒是這個畫小照的卻不可少。並且連挑雞眼也都派人，難爲你想的到，將來告訴奶奶，一定要賞的。但那誕環爲何生的那樣瘦小？莫非有病麼？』  
子母道：『誕環雖瘦，還算好的；剛纔還有幾個僕婦，諸如水浮，風飄，裁皮，糊紙之類，都生的過於瘦弱，老婢惟恐不能做事，都回他們去了。』

章紅道：『那八個丫環都叫什麼名字？』  
子母手指四個年紀大的道：『那穿白的名叫二銖，專管奶奶銀帳；穿青的名叫三銖，專管奶奶錢帳；穿紅的名叫四銖，專管奶奶賭帳；穿黃的名叫五銖，專管奶奶喫帳；他們都以銖字爲名，就如「五分」「四文」之意，每日所落不過幾銖，斷不敢多取的。』  
又指四個年紀小的道：『一名幣兒，專管奶奶幣帛；二名泉兒，

專管奶奶茶水；三名布兒，專管奶奶洗脚布；四名刀兒，專管奶奶修脚刀。」章紅道：「奶奶洗脚布修脚刀也都派人，你這辦事可得上等考語，叫做『明白諳練，辦事精詳。』」

衆人領了執事退出。丫環烹茶，安設牀帳。章紅手執茶杯，復又忖道：「今日卻教那個丫環暫伴一宿呢？」正在凝思，忽有四個絕色美人前來陪伴，問其姓名，一名孔方，一名周郭，一名肉好，一名元寶。四人陪着用過宴，到晚就寢。次日起來，有這些美人陪伴，天天珠圍翠繞，美食錦衣，享盡人間之福。

過了幾時，四個美人都有孕，忙向三官跟前焚香叩禱，各佩男錢一枚，以爲得子佳兆。那知四美竟生五男。章紅因兒子過多，要想生個女兒，於是又找幾個女錢，給他們佩着，果然又生二女。這五男二女年紀略大，請了一位西席教他們念書。那位西席年紀雖老，却甚好學，每逢出入，總有文字隨身，就只爲人過於古板，人都稱他「老官板。」

又過幾年，陸陸續續把兒女都已婚配。真是日月如梭，剛把兒女大事辦畢，轉眼間孫兒孫女俱已長成，少不得也要操心陸續辦這嫁娶。不知不覺，曾孫繞膝，年已八旬。

這日擊鏡子照了一照，只知面色蒼老，鬢已如霜，猛然想起當年登梯鑽鏡之事，瞬息六十年如在目前，當日來時是何等樣精力強壯，那知如今老邁龍鍾，如同一場春夢，早知百歲光陰不過如此，向來所做的事頗有許多大，可看破，今說也無用，且尋舊路看看當年登梯之處。卽至鏡眼跟前，把頭鑽出，朝外一探，不意那個鏡眼漸漸收束起來，把英雄套住，竟自進退不能。

文營衆將見章紅進陣，到晚無信，次日，宋素燕勇又要進陣。文芸道：「宋家哥哥現在大營執掌兵權，豈可屢入重地？况前在酉水陣業已受困多日，營中人心頗爲惶惶，何必又要前去？」宋素道：「衆弟兄在此捨死忘生，不辭勞苦，原是爲着我家之事，今我反在營中養尊處優，置身局外，不獨難以對人，心中又何能安？况死生有命，兄長斷斷不要阻我。」卽同燕勇進陣，也是一去不返。

次日，燕紫環率玉嬪聞得丈夫又困在陣內，嚇的驚慌失色，坐立不寧。二人商議，惟有

且到陣中看看光景，再爲解救；如無指望，就同丈夫完名全節，死在陣內，到也罷了。當卽命人通知大營，各跨征駒，闖進陣去。武六思忽見兩個婦女進陣，惟恐遁逃，忙又作法焚符，密佈了幾層天羅地網。

文芸只當紫瓊必定回來，那知也是毫無影響，因向衆人道：「此時連宋家嫂嫂也不回來，其中邪術自必更甚。」據小弟愚見，我們只管同他對敵，切莫輕入陣內；候宋家嫂嫂回來，再作計較。」

顏崖聽了，正因連日未耍大斧，心中氣悶，當卽請令帶領精兵一千前去挑戰。恰好張易之張昌宗因折了三關，甚覺害怕，又差李孝逸統領大兵前來接應，早被顏崖把他偏將傷了兩個。次日，魏武也去討戰，一陣銀鎗，也傷他一員大將。

李孝逸因連傷三將，十分氣惱，卽親自出馬。文營衆公子也到陣前。余承志洛承志一見，想起當年父親被害之事，恨不能生食其肉，各催坐下馬，鎗鞭並舉，與李孝逸戰在一處。鬥多時，李孝逸被余承志一鎗刺在腿上，大敗而逃。衆公子帶領人馬一擁齊上，把各兵

殺的五零四散，各自逃生；及至再去討戰，並無一人應，只好暫且回營。

恰好把李孝逸兵丁捉了幾個，身上搜檢，一無所有，細細拷問，都說到關之日，武六思給了一碗符水喝在腹內。一連幾個，隔別訊問，都是如此。

次日，又去挑戰。武六思只在陣前立着，叫人去破陣，並不出馬；及至衆人趕到跟前，他卽跑進陣去；等你剛要收兵，他又百般叫罵。文芸氣的暴跳如雷，正要催馬進陣，只見余承志，洛承志，唐小峯，章蓉，章薌，史述，顏崖，尹玉一齊攔住道：『連日章葑宋素二位哥哥俱困陣內，此時營中惟仗哥哥調遣，今再進陣，設被圍困，豈不令諸將無主麼？我們八人情願領精兵八百，進陣看看虛實，再來繳令。』文芸只得應允回營。

八位公子帶着八百精兵，衝進陣去，裏面登時也變出八百八個幻境，都是各走一路，彼此不能見面。那有主意的，把錢不放在心上，任他煽惑，總不動心，還不至有害；最怕的是見錢眼紅，起了貪心，自然生出無窮事端，性命也就莫保了。

文芸見他八人一去不歸，更覺發慌，次日又去討戰。

武六思立在陣前，任你辱罵，總不



出馬。文芸看看手下雖有強兵猛將，無奈這陣圍在關前，不能攻打城池，徒自發急。

那女營之內司徒斌兒，宋良箴，洛紅蕖，鄴芳春，鄺錦春，宰銀蟾，秦小春，廉錦楓八位才女，聞得丈夫困在陣內，嚇的淚落不止，一連數次遣人到大營打聽，總無影響。看看又是一日，這八個才女走出走進，歎氣唉聲，不知怎樣纔好。那跟前有子的，還有三分壯膽；那無子身上有孕的，也有一分指望；就只那跟前一無所有的，到此地位，毫無想頭，只等凶信一到，相從於地下，這就是他收緣結果。一時想起碑記中薄命之話，再看看書香秀英諸人前車之鑒，不由不毛骨悚然，肝腸寸斷。洛紅蕖惟有焚香求閩臣來救小峯之命。衆人見他如此，也都沐浴焚香，叩求過往神靈垂救。

八人一連跪求三日，水米不曾沾牙，眼淚也不知流了多少，真是至誠可以感格，那青女兒玉女兒早已約了紅孩兒金童兒各駕風火輪來到女營。文芸聞知，即親自迎到大營。

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一百回

建奇勳節度還朝

傅大寶中宗復位

話說文芸同衆公子把紅孩兒……四仙邀進大營，問了備細，復又施禮道：『蒙四立天仙法駕光臨，現在武六思抗拒義兵，肆其邪術，困我多人，以致我主久禁東宮，不能下慰臣民之望，惟求早賜手援。』紅孩兒道：『我們當日原與羣芳有約，今因苦苦相招，不能不破殺戒，亦是天命，莫可如何。』事不宜遲，將軍就於今夜三更帶領人馬前去破陣，我們自當助你一臂之力。』

文芸再三稱謝道：『請教大仙，他這陣內是何邪術？』金童兒道：『此陣名喚「青錢陣」，錢爲世人養命之源，乃人人所愛之物，故凡進此陣內爲其蠱惑，若稍操持不定，利欲熏心，無不心蕩神迷，因而失據。』

文芸道：『請示大仙，晚間須由幾路進兵？』紅孩兒道：『只消三枝人馬。到了夜間，將軍命人預備香案，我等將王衍崔均二公靈魂請來，借其廉威，庶免阿堵銅臭之患。』少時百果仙姑就到。臨期金童大仙同了百果仙姑即先進陣，以核桃先救被困各兵。那時將軍領一枝人馬隨同小仙破他陣之正面，再發兩枝人馬，一隨青女仙姑破他左面，一隨玉女仙姑破他右面。好在武氏弟兄除擺自誅陣之外，一無所能，此陣一破，其關不消費力，唾手可得了。』

文芸道：『請教核桃有何用處？』青女兒道：『今夜凡去破陣之人，臨期每人必須或食核桃或葶藶十數枚，方能避得那股銅毒。』文芸道：『何以此二物就能解得銅毒？』玉女兒道：『凡小兒誤吞銅器，即多喫核桃，其銅即化為水，如無核桃，或葶藶也可。將軍如不信，即取銅錢同核桃或葶藶慢慢嚼之，其錢立時粉碎。』文芸隨即命人多備核桃葶藶以為破陣之用，誰知城外並無此物。

忽報有位仙姑手提花籃來至大營，原來是百果仙子到了，文芸慌忙迎接進內。青女

兒道：『仙姑爲何來遲？』百果仙子指着花籃道：『我恐此物不夠將軍之用，又去找了幾  
個，因此略爲耽擱。』將花籃給付文芸道：『將軍可將籃內核桃，凡進陣之兵，每人分給數  
枚，分散完畢，仍將此籃交還小仙，另有妙用。』

文芸接過一看，只得淺淺半籃，不覺暗笑。

玉女兒道：『將軍今晚要帶多少兵丁進

陣？』文芸道：『共分二處，必須三千人馬。』玉女兒笑道：『莫講三千，就是再添幾倍，他

這核桃也夠用的。』文芸卽託魏武薛選挑選精兵三千，每人十枚，按名分散。

薛選把花籃接了，走出營外，同魏武商議道：『剛纔那位玉女兒說再加幾倍，這核桃  
也夠用的，既如此，每人何不給他二十個，看他可夠。』况且多喫幾個，走進陣去，更覺放心。  
於是按着營頭分散。及至把三千兵丁散完，再看籃內，仍是淺淺半籃。

魏武道：『據我愚見，這樣不花錢的核桃，我們索性把那不進陣的衆兵也犒勞犒勞

罷。』薛選道：『設或用完，怎麼回去交令？』魏武道：『倘或不夠，我們給他剩幾個也好

交令了。』二人隨又按營分派，每名也是二十個。那些兵丁一個個也有盞筐的，也有擔

籬的，亂亂紛紛，費了許多工夫，纔把二十萬兵丁散完，再把籃內一看，不過面上去了薄薄一層。

薛選只管望着籃內發默。

魏武道：『你思忖甚麼？』

薛選道：『我想這位仙姑若把

這籃核桃送我，我去開個核桃店，豈不比別的生意好麼？』魏武笑道：『你若開了核桃店，我還弄些大扁杏仁來託銷哩。』說着，一同來到大營交令。

百果仙子把花籃看了，向文芸笑道：『今日營中有了小仙核桃，將軍可省衆兵一餐之費。』文芸道：『這卻爲何？』百果仙子道：『二十萬兵丁，每人都有二十個核桃，還算不得一頓飯麼？』魏武薛選一面笑着，把分散衆兵之話說了，文芸方纔明白。衆公子聽了，莫不吐舌稱奇，讚歎不已。

少時，擺了素齋，大家略爲喫些。到了三更，營中設了香案，文芸虔誠禮拜，紅孩兒焚了兩道符，百果仙子提着花籃同金童兒先進陣中去了。魏武章芝領了一千人馬隨在青女兒之後，薛選章衛領了一千人馬隨在玉女兒之後，文芸帶着一千人馬跟着紅孩兒，三路人

馬，一齊衝進陣去，霎時邪氣四散，紙人紙馬紛紛墜地。  
魏武薛選早已攻進關去，四處號砲衝天。

文芸方纔進城，後面接應人馬也都到了。武六思早已逃竄。他向無妻室，所有僕人也都四散。家內供着和嶠牌位，早被衆公子擊碎。再查所困陣內之人，章紅，燕勇，宰玉蟾，燕紫瓊在陣多日，均已無救，餘皆無恙。至宋素雖亦在陣多日，因他素於錢上甚爲冷淡，所以未曾被害。即將衆人殮殮。大隊人馬進關，衆百姓都是焚香迎接，歡聲載道。

文芸把武六思家內查過，正要前去拜謝衆仙，忽有軍校飛報：那五位大仙未曾進關，忽然不見，連宋素文菴二位公子也不知何處去了。文芸火速命人四處追尋，並無蹤影。

這日略爲安歇。次日，又報四處勤王之兵刻日可到。文芸又寫了書信，暗暗通知張東之等，於某日都在東宮會齊。

文芸查點人馬，並未損傷一兵。男營之中被害的是章紅，章芹，文蔚，文菁，文亦，林烈，陽衍，燕勇，譚太，葉洋，女營之中被害的是田秀英，田舜英，宰玉蟾，燕紫瓊，自盡的是鄒紅英，戴瓊。

英、林、書、香、陽、墨、香、譚、蕙、芳、葉、瓊、芳。

文芸想想當日起兵時原是好兄弟五個，今二三五弟

都沒於王事，已覺傷痛，及至大功垂成，四弟又復不見，只剩獨自一人，手足連心，真是慟不欲生；又恐章氏夫人悲傷成疾，只得勉強承歡，每聽半夜哀鴻，五更殘角，軍中警枕，淚痕何嘗得乾？

正要統大兵前進，張易之聞知各關攻破消息，因太后抱病在宮，即假傳勅旨，差了四員上將，帶領十萬大兵前來迎敵，被衆公子帶着精兵殺的四散逃生。諸軍齊集長安城下。

張柬之、桓彥範、李多祚、袁恕己、薛思行、崔元暉、李湛，敬暉得了此信，立即帥領羽林兵，同

文芸、余承志、洛承志等把中宗迎至朝堂，斬張易之、張昌宗於廡下，進至太后所寢長生殿。太后病中驚起，問誰作亂。李多祚道：『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令，已除二患，惟恐漏洩，

故未奏聞。但臣等稱兵宮禁，罪當萬死！』太后見光景不好，只得說道：『叛臣既除，可命

太子仍回東宮。』桓彥範道：『昔日天皇以愛子託陛下，今年齒已長，願陛下傳位太子，以

順天人之望。」當卽收張昌期等立斬於市。

次日，太后歸政。

中宗復位，上太后尊號爲則天大聖皇帝，大赦天下，諸臣序功進爵。

中宗因此事雖賴張柬之等翦除內患，但外面全是文芸一干衆將血戰之功，故將起兵三十  
四人盡封公爵，妻封一品夫人，追贈三代，賜第京師。其有被害以及盡節者，男入賢良祠，女  
入節孝祠，所有應得公爵，令其子孫承襲。並又派官換回鎮守四關各將。

衆公子謝恩退朝，暫歸私邸。地方官帶領夫役起造府第。卜濱見了卜璧，喜出望外。  
各家歡慶，自不必說。

過了幾時，太后病愈，又下一道懿旨，通行天下，來歲仍開女試，並命前科衆才女重赴紅  
文宴，預宴者另錫殊恩。此旨一下，早又轟動多少才女，這且按下慢慢交代。

卻說那個白猿本是百花仙子洞中多年得道的仙猿。他因百花仙子謫入紅塵，也跟  
着來到凡間，原想等候塵緣期滿一同回山，那知百花仙子忽然命他把那泣紅亭的碑記付



給文人墨士去做稗官野史。他捧了這碑記日日尋訪，何能湊巧？

轉眼唐朝三百年過去，到了五代晉朝，那時有一位姓劉的可以承當此事。仙猿把碑記交付他，並將來意說了。他道：「你這猴子好不曉事，也不看看外面光景，此時四處兵荒馬亂，朝秦暮楚，我勉強識了一部舊唐書，那裏還有閒情逸志弄這筆墨？」仙猿只得唯唯而退。

及至到了宋朝，訪着一位覆姓歐陽的，還有一位姓宋的，都是當時才子，也把碑記送給他們看了。二人道：「我們被這一部新唐書鬧了十七年，累的心血殆盡，手腕發酸，那裏還有精神弄這野史？」

這仙猿訪來訪去，一直訪到聖朝太平之世，有個老子的後裔，略略有點文名，那仙猿因訪的不耐煩了，沒奈何將碑記付給此人，逕自回山。

此人見上面事蹟紛紜，鋪敘不易，恰喜欣逢聖世，喜戴堯天，官無催科之擾，家無徭役之勞，玉燭長調，金甌永奠，讀了些四庫奇書，享了些半生清福，心有餘閒，涉筆成趣，每於長夏餘

冬燈前月夕，以文爲戲，年復一年，編出這鏡花緣一百回，而僅得其事之半。其友方抱幽憂之疾，讀之而解頤，而噴飯，宿疾頓愈。因說道：『子之性既懶而筆又遲，欲脫全稿，不卜何時，何不以此一百回先付梨棗，再撰續編，使四海知音，以先觀其半爲快耶？』

嗟乎！小說家言，何關輕重？消磨了十數多年層層心血，算不得大千世界小小文章。自家做來做去，原覺得口吻生花，他人看了又看，也必定拈在微笑。是亦緣也。正是：

鏡光能照真才子，花樣全翻舊稗官。

若要曉得這鏡中全影，且待終緣。

魏花緣第一百回

中華民國十二年五月出版  
中華民國十二年八月再版

# 鏡花緣（定價）

洋裝兩冊大洋二元二角  
平裝四冊大洋一元六角

句讀者

汪原放 章希呂

校對者

章希呂 余昌之

發行者

亞東圖書館

印刷者

亞東圖書館

不許  
照樣  
翻印

總發行所

上海

五馬路棋盤街西首

亞東圖書館

胡適著

新出

先秦名學史

THE DEVELOPMENT  
OF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

這部書是胡適之先生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論文，他自己說是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的英文稿本。中國學者用西洋文字發表中國哲學思想，沒有比此書更精采的了。讀者用此書與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參看，可以為讀西文哲學書的先導，可以明白古代的哲學在世界思想史上的位置。

(每冊實價一元二角)

上海亞東圖書館發行

胡適之著 嘗試集

曾經增訂，分爲三編，附去國集。有四版自序。

定價四角五分。

康白情著 草兒

有自序，有俞平伯先生序。

分三部：(1)從草兒在前一詩起，至九月廿七日起美止所作新詩；(2)附錄新詩詞數十首；(3)附錄新詩短論一文。

定價八角。

俞平伯著 冬夜

有自序，有朱自清先生序。俞先生三年來的詩，大部分彙在這個集子裏。全集分四輯。

定價六角。

上海亞東圖書館發行

# 先生研究新詩嗎？

一九一九年  
新詩年選

北社編

定價五角

(一)選擇精當，歷時年餘，選定四十二家詩八十二首，僅占備選全詩六分之一。(二)名家批評，適用科學方法，根據近代學理，一洗從前批評家酸腐之氣。(三)最邏輯的編次法，與從前籠統分類之舊弊完全絕緣。凡欲認識何者為好詩，欲知詩壇過去之成績，欲考察各地社會感情，欲徵時代精神，欲明民間之疾苦，不可不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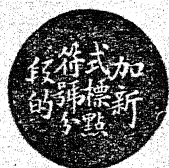
蕙  
的  
風

汪靜之著

定價五角

共分四輯，近一百首詩。有胡適之先生序，朱自清先生序，劉延陵先生序。

上海亞東圖書館發行



# 三國演義

三國演義序

胡適之先生

三國演義序

錢玄同先生

「五百年來，無數的失學國民從這部書裏得着了無數的常識與智慧，……學會了看書寫信作文的技能，……學得了做人與應世的本領。」

(胡序)

洋裝兩冊

兩元八角

平裝四冊

兩元二角

上海亞東圖書館發行



俞平伯 著 顧頡剛 序

# 紅樓夢辨

(定價壹元)

全書分三卷，文十七篇，共十餘萬字。

上卷 (1) 論續書底不可能 (2) 辨原本回目只有八十 (3) 高鶚續書底依據 (4) 後四十回底批評 (5) 高本感本大體的比較

中卷 (1) 作者底態度 (2) 紅樓夢底風格 (3) 紅樓夢底年表 (4) 紅樓夢底地點問題 (5) 八十回後的紅樓夢 (6) 論秦可卿之死

下卷 (1) 後三十回的紅樓夢 (2) 所謂『舊時真本紅樓夢』 (3) 『讀紅樓夢雜記』選粹 (4) 唐六如與林黛玉 (5) 記『紅樓復夢』 (6) 劄記十則

上海亞東圖書發行

高罕國文作法 定價八角  
先生編

(中等學校適用作文教本)

▲內容舉要

通論

- (一) 國文作法的意義
  - (二) 作文的初步
  - (三) 文字的要素
  - (四) 文字的戒律
  - (五) 文字的美質
  - (六) 文字的精神
  - (七) 文字的構造
- 文體

- (一) 敘述文及其作法
- (二) 描寫文
- (三) 解說文
- (四) 論辯文

附錄  
書信的寫法  
標點符號

上海亞東圖書館發行

孫工中國語法講義 定價三角五分  
先生編

(中等學校適用國語法教本)

▲內容舉要

- (一) 概論
- (二) 詞底專論
- (三) 句底專論

這部文法未出版之前，已經兩次實地試驗：(一)漳州第二師範(二)長沙第一師範。

邵力子先生序  
陳望道先生序

上海，亞東圖書館發行

## 信書話

罕編  
高語生  
先

中學一二年  
級及高小三  
年級適用

不但教授一般  
書信的知識，並  
且啓發青年文學  
的興趣，引導他  
們順應時代的思  
潮。

已有許多學校  
採用爲課本。

全書  
近三百頁  
~~~~~  
定價大洋八角

上海，亞東圖書館發行

## 三葉集

這本集子是田壽

昌，宗白華，郭沫

若三先生的通信。

裏面討論的問題是

：歌德文學，詩歌

問題，近代劇曲，

婚姻問題……等

等。

定價三角五分

亞東圖書館發行

## ■ 胡適文存

全書由胡先生親自編定，分爲四卷。

有的文章是發表過而修正的，有的是不曾發表過的。

▲卷一，論文學的文章  
▲卷二與卷三，帶點講學性質的文章。

▲卷四，雜文。

洋裝兩冊兩元八角  
平裝四冊兩元二角

## ■ 吳虞文錄

定價三角五分

## ■ 獨秀文存

全書近六百頁，由

陳先生親自編定，分爲三卷：

▲卷一，論文。  
▲卷二，隨感錄。  
▲卷三，通信。

洋裝兩冊

定價兩元七角  
平裝四冊  
定價兩元一角

先生知道孔子之道何以不合現代生活？先生對於孔教懷疑到什麼地步？不可不看吳先生這部集子

上海亞東圖書館發行

# 小 說 兩 種

## 短 篇 小 說

胡適之先生選譯

集中都是最精可爲短篇範本的小說。後附胡先生所作「論短篇小說」一文。

每冊定價三角。

## 名 家 小 說

章行嚴先生選定

分三卷 上卷：(一)雙杯記(二)西冷異簡記(三)孤雲傳 中卷：(一)說元室述聞(二)啾啾漫記(三)俠女記 下卷：(一)絳紗記(二)焚劍記(三)女賊記(四)白絲巾(五)孝感記

布匣一套，定價一元二角。

上海亞東圖書館發行

加新式標點符號分段的

# 紅樓夢

(百千近全)  
頁二一書

(價定)

洋裝三冊  
四元二角  
平裝六冊  
三元三角

打破從前種種  
穿鑿附會的「紅  
學」，創造科學  
方法的「紅樓夢」  
研究！

紅樓夢考證……胡適  
對於胡適之先生  
紅樓夢考證之商  
權……蔡子民  
跋紅樓夢考證……胡適  
答蔡子民先生之  
商榷……胡適  
紅樓夢新叙……陳獨秀

上海：亞東圖書館發行

加新式標點符號分段的

# 西遊記

(餘一千全)  
頁千書

(價定)

洋裝兩冊  
三元二角  
平裝四冊  
兩元五角

新叙  
胡適之先生  
新叙  
陳獨秀先生

現在市上通行的本子，  
不是完全的，是刪節的  
。這個本子依據乾隆古  
本翻印。全書比今本約  
多十分之二三。

上海：亞東圖書館發行

加新式標點符號分段的

# 水滸

胡適的水滸傳考證

水滸傳後考

「……這部新本水滸的好處就在把文法的結構與章法的分段來代替那八股家的批評

獨秀的水滸新叙

「……水滸傳的長處乃是描

上海，亞東圖書館發行

點符號分段的

# 儒林外史

◀國語的文學▶

▲洋裝一冊

全書近五百中頁

吳敬梓傳……胡適之先生

吳敬梓年譜……胡適之先生

儒林外史新叙……陳獨秀先生

儒林外史新叙……錢玄同先生

上海，亞東圖書館發行

